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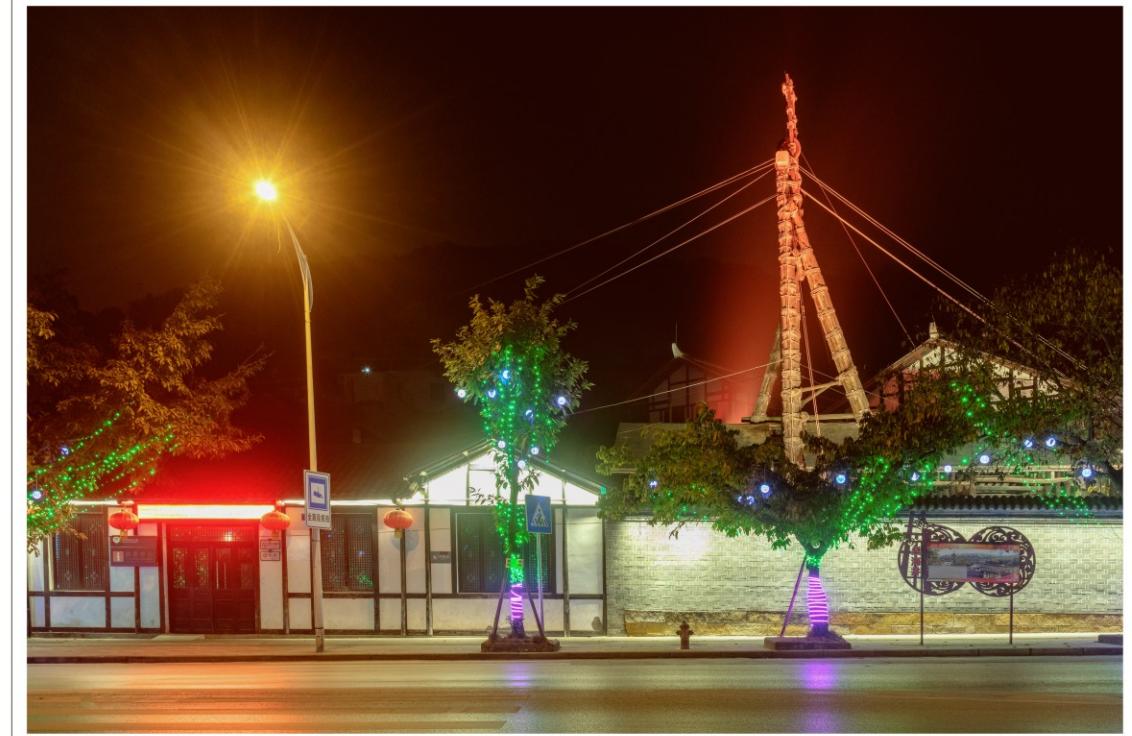
刊名题字：廖 奔
封面摄影：离坚白

龙乡文学 季刊 2020·春夏卷

龍鄉文學

LONG XIANG LITERATURE

◎寄语“春夏” ◎跑步，就是为了获得空白 ◎捐款 ◎触摸春天的人



2020春夏卷 总第66/67期

创新·融合·德修

《龙乡文学》·季刊
主管：自贡市大安区文化广播电视台和旅游局
主办：自贡市大安区作家协会
自贡市大安区文化馆
承办：自贡市大安区图书馆

自贡市大安区作家协会 自贡市大安区文化馆 主办

自新图资准印证号：（2020）第002号 内部资料·免费交流

时政要览

(一)



3月3日上午，大安区委书记张昭国深入文旅项目开展“三送”活动



4月21日，张昭国书记调研三多寨脱贫攻坚工作



4月30日，大安区召开誓师大会，全力创建天府旅游名县



5月22日，民革自贡市副主委、大安总支主委、大安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胡立为一等奖获得者颁奖



4月28日，我区召开区委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



4月24日四川日报一行考察我区文旅和乡村振兴建设情况

大安区作家协会第八届领导班子风采展示



常务副主席 袁继伟



主席 李飞鸣

李飞鸣，笔名：珠珠。自贡市作家协会会员，大安区作家协会主席。2013年开始发表作品，有诗歌、散文在《羲之书画报》《中华散文报》《企业家日报》《诗人文摘》《中国诗歌网》《中国散文网》以及其他网刊平台发表。部分作品辑入《中国当代作家书画家代表作文库》《我的父亲母亲》《故乡》等出版物。主要以诗歌、散文、随笔创作为主。

副主席 奉义陶



袁继伟，自贡市作家协会会员，大安区作协常务副主席。原民革自贡市委委员，机关支部主委。上世纪80年代起，在《星星诗刊》《大风诗刊》《四川诗歌》《蜀南文学》《中国诗歌网》《中国民间短诗》等发表诗歌，入选《中国当代抒情短诗精粹》《中国民间短诗精选》《中国百年新诗2017精品选读》《世界华语女子诗歌作品选集》等选本；入选《四川当代诗人名录》。已出版个人诗集《心执一盏灯》及合集《六弦琴》。



副主席 龚伟

龚伟，自贡市作家协会会员，大安区作协副主席。自由写作者，主要从事诗歌、散文、随笔写作。



副主席 胡林姝

胡林姝，笔名快乐鱼儿，1982年1月出生于自贡市，中共党员，本科学历，自贡市作家协会会员，现任职于大安区图书馆。在全国、省、市刊物上发表作品100余篇，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短篇小说集《触不到的天使恋人》。擅长小说、散文、诗歌创作，将文字作为心灵的寄托，并将一直热爱下去。



秘书长 王劼

王劼，1996年出生，笔名：阑夕，字汉胤。现任大安区作家协会秘书长，自贡市诗词学会副秘书长，文澜创作研究中心主席，《紫薇诗简》杂志编辑，《龙乡文学》副主编，中国辞赋家协会会员，鹤壁市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中华辞赋》《中国诗赋》《神州辞赋》《紫薇诗简》等。

时政要览

(二)



颁奖领导与全体获奖者合影



4月30日，我区召开创建天府旅游名县誓师大会

5月28日，大安区诗人、作家青龙湖采风活动



2020年春季书画培训交流会



4月1日，大安区高三年级开学复课有序进行

大安区“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征文评选结果名单

在自贡市全市上下共同“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之际，由中共大安区委宣传部、区文化广播电视台和旅游局、民革大安总支主办，大安区文化馆、区图书馆、区作协承办的 2020 年“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征文活动，共收到市内有效稿件 70 余篇，经初评、复评两个阶段的匿名认真评审，投票产生 19 篇获奖作品。现将获奖作品公布如下：

奖 次	作 品	作 者
一等奖	捐款（散文）	赵义华
二等奖	触摸春天的人（现代诗）	青 瓷
	想家（现代诗）	王郁林
	一个老兵的战“疫”（小小说）	曾丛莲
三等奖	大年三十情（戏剧小品）	华祥利
	战胜疫情，我们必胜（散文）	青 莲
	初春总是我们愿望的样子（现代诗）	王鹏飞
	国旗和太阳一同升起（散文）	钟惠芳
	妻子的生日（小小说）	吴定权
优秀奖	警徽闪耀的地方（现代诗）	龚 伟
	庚子战“疫”（现代诗）	袁继伟
	战疫赋（赋）	王 劍
	如果我有一部时光机（现代诗）	陈若溪
	我不能打扰她的宁静（现代诗）	魏家强
	武汉之歌（现代诗）	辜义陶
	沁园春·抗庚子疫情（古诗词）	韵 霞
	众志成城战硝烟（现代诗）	倪雪潇
	写在宅家的 2020 年春（现代诗）	周祖国
	摸鱼儿·依稼轩更能消几番风雨词韵有寄（古诗词）	王发庆

寄语“春夏”

◎裴建成

2020年的春夏来之不易，大安作协《龙乡文学》的2020年“春夏卷”也别开生面。春播夏长，秋收冬藏。新任大安作协主席李飞鸣女士再三邀请我在《龙乡文学》今年的春夏季里，也播撒几粒。

我认识李主席多年，深知她担纲此职更多只有付出，就觉得却之不恭。当然，更深层的原因是我与《龙乡文学》的确有不解之缘及绵绵情愫。推辞一番后，也没顾及自己是否具备登此“大雅之堂”的脚力，还是来到了这里。

上世纪90年代，我担任区委常委、宣传部长时就曾设想建一个大安的文学平台却没能如愿。至到2000年我从常务副区长位上都快卸任之际，听说文体局有几个“文艺青年”自发给建成了，不禁甚感欣慰。记得有一次搞庆典什么的，因公不能赴会还写了一封信给时任主编罗士成，一则表示歉意并请转达祝贺，二则托收集需要解决的问题，力所能及给予帮助，但没有回音。作为本刊挂名顾问平时确实少顾少问，但在关键场合却坚持了鼓之呼之，从罗士成到后来的陈学华、王典平、黄明鑫，我力求做到了有邀必顾，有呼必应。

说到这份上了，不妨就对大安作协冒昧坦言一句吧：这个刊物最大的特色和成功是坚守，20年漫漫路程少有鞭策和激励，全靠历届办刊人的自觉前行，这就真的不容易。但也觉得这个刊物最需的努力还是接地气，如何紧紧附着在“龙乡”这块土地，抒发出“龙乡”的“愁喜”，始终是《龙乡文学》的核心要义和根本出路。须知，叶茂全靠根基。

《龙乡文学》是大安宣传部领导下，由区作协承办的唯一区级文学刊物，这一定位和特性决定了刊物必须面向大安，守正创新。当前，大安区在成渝双城经济圈发展的背景下，正抢抓“一千多支”和“内自一体化”发展机遇，处于最好的发展时期。奋力创建天府旅游名县，全力打造自贡东北部新城，积极推进恐龙王国公园和彩灯大世界、青龙湖度假区等建设，火热的场面如火如荼；疫情防控常态化，脱贫攻坚决战决胜，污染防治驰而不息，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建设永远都在路上；浩瀚的大安文史给大安作者提供了自由驰骋的天地，以江姐为代表的红色宝藏激发起大安人勘探挖掘的不懈动力。这些，都为《龙乡文学》提供了最为广阔的耕耘之地，前提是大安作家们要自觉了解大安，热爱大安，反映大安。作为一名在大安工作40多年的退休老同志，对大安的来程既感凝重又自信，对大安的去向充满希望并期待，愿与作协的年轻人共勉。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有一个著名的讲话，已成为我国新时代文艺工作的灯塔，应该认真学习、领会，用讲话照亮大安作协和《龙乡文学》前进的路程。

就在那次讲话中，总书记说当前文艺最突出的问题是浮躁，我理解就是要解决急功近利的心态，优秀作品乃十年磨一剑，急于出彩是不行的。克服浮躁的关键是要有对文学艺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热爱，我以为这种情愫大安作者还是有一点的，否则如何能坚持20年之久？但光有兴趣和爱好仍不行，更重要还得有责任和情怀，有了责任和情怀才能紧贴时代和大众，走出“自娱自乐”的小圈。对大安作者而言，责任和情怀又不仅是“盐、龙、灯、食”的挖掘和展现，除了“盐和故纸”的历史书香，还有“诗和远方”的现实战场。

当然，反映现实的火热生活就有一个揭露和歌颂问题，文艺作品并非一味要求唱赞歌的，而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唱高调令人反感，一方面说问题又偏执肤浅。尤其不能单纯记述现状、原始展示丑恶，而没有对光明的歌颂、对理想的抒发、对道德的引导，这无疑是只让读者吃“泻药”。相信大安作家们只要怀抱一颗对大安的责任和情怀，坚持用“真善美”战胜“假恶丑”，就会让人们在问题中看到美好和希望，看到“开放、幸福、美丽、欣欣向荣的新大安”就在前方。

祝愿《龙乡文学》：永远植根龙乡沃土，处处散发大安花香。

龍鄉文學

LONG XIANG LITERATURE



◎ 走进“春暖” ◎ 跑步，就是为了获得空白 ◎ 捐款 ◎ 触摸春天的人

2020春夏卷 总第66、67期
创新·融合·德修

自新图库准印证号：(2020)第002号 内部资料·免费交流

2020年春夏卷

(总第66、67期)

主 管 自贡市大安区文化广播电视台和旅游局
主 办 自贡市大安区作家协会
承 办 自贡市大安区文化馆
承 办 自贡市大安区图书馆

《龙乡文学》编委会

顾 问 张昭国 黄如贝 钟淳
罗旭东 周永丰 胡立
裴建成
编务指导 李程煜

主 任 陈 平
副 主 任 杨富平 李飞鸣
委 员 黄明鑫 钟海涛 袁继伟
龚 伟 奉义陶 胡林妹
王 劍

《龙乡文学》编辑部

名誉主编 邵建国
主 编 李飞鸣
副 主 编 袁继伟 龚伟 奉义陶
胡林妹 王剑

本期责任编辑

李飞鸣 袁继伟 龚伟 奉义陶
胡林妹 王剑 钟惠芳 郑小林

目 录 /Contents

特约佳品

- 06 跑步，就是为了获得空白/蒋蓝
09 延安行/罗士成
13 踏遍南疆写春秋——欧之德的“铁笔”与文道/蒋涌

抗疫战歌

- 23 警徽闪耀的地方——致战斗在一线的勇士们/龚伟
24 庚子战“疫”（组诗）/袁继伟
26 武汉之歌（组诗）/奉义陶
29 逢春——写在病毒肆虐的日子/岩人
29 不惧/陈文邦
30 我的武汉/陈欲晓
31 逆行者之歌/卢伟
32 我不能打扰她的宁静
——给一对在抗疫灾难中艰难行走的母女/魏家强
33 写在宅家的2020年春（三首）/周祖国
35 想家/王郁林
36 触摸春天的人/青瓷
36 如果我有一部时光机/陈若溪
37 等你/陈立华
38 众志成城战硝烟（组诗节选）/倪雪潇
39 捐款/赵义华
41 妻子的生日/吴定权
44 国旗和太阳一同升起/钟惠芳
45 一个老兵的战“疫”/曾丛莲
47 大年三十情/华祥利
52 庚子鼠年春节赋/邓科
53 沁园春·面对疫情/刘蕴瑜
53 摸鱼儿·依稼轩更能消几番风雨词韵有寄/王发庆
54 巴雨词作四首/巴雨
55 战疫赋/王劼
56 沁园春·抗庚子疫情/韵霞
56 庚子立春防控新型病疫感事/赖志强

当代汉诗

- 57 在季节里，我找回一块根（外三首）/雷健
59 旅途诗签（组诗）/阙向东
61 无题——爱人赖雨十周年祭/李绍银
63 静守孔雀开屏（组诗）/小胭
65 冷峻诗人/印达
66 梦中的尘埃（组诗）/华伯清
68 致“大安作家协会”换届/岩人
69 我把夏日的太阳，寄给冬日的我（外一首）/陈壹
69 醉春/高原飞

小说天地

- 70 李三的泪滴/刘学能
72 理智/毛进

■ 散文原野

- 75 追寻那片深蓝色的海域——读《老人与海》/李飞鸣
77 刺槐/陈金华
79 邂逅一场生命的欢歌/陈立华
81 张家沱/苏文
84 天鹅堡之晨(随笔)/周玉良
86 白皮书/快刀手

■ 古风雅韵

- 89 蝶恋花/刘孟奇
89 十年/巫德生
89 南歌子·次韵东坡端午词/罗毕锟
89 山居茶中吟/熊轲
89 临江仙·游姑苏/黄祖金
90 沁园春·水墨金州/贺桂平
90 大安区作协换届有寄/白衣居士
90 三多寨登高/陈萱
90 桂枝香·中秋偶感/陈萱
90 七律·煮茶/李松哲
90 七律·思乡/肖云
90 迈陂塘/刘明宇
91 题纳兰/谢松林
91 踏莎行 四月雨/李秀芬
91 醉春/郭宏伟
91 茶赋/王劼
92 瑶琴赋/林世鑫

■ 作协快讯

- 93 协会信息一组/胡林妹 王劼

■ 文史纵横

- 97 光绪进士王开甲遗事(上)/王典平
100 牛佛镇民间传说一辑/巴骄
105 庙坝葛仙山与崇窠寺/陈述琪
108 盐场脊梁——烧盐匠/曾能怒
111 安怀堂风云录/龚伟

■ 少年初心

- 117 老家的记忆/余元皓
118 折多山之巅/陈怡静
119 又随爷爷去牧牛/刘旭燊
120 雨天的故事/陈乐希
121 秋声/余卓颖
122 我和我的表妹/陈泊言
123 他们的故事/刘曦月
124 我学种蔬菜/黄星铭
126 病毒无情人有情, 静候武汉传佳音! /
大安区广华山小学校五年级3班全体同学

合作单位

大安区政协学习文史联谊委员会
大安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刊名题字 廖奔(原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法律顾问 倪建勇(四川崇理律师事务所)
美术指导 黄晓锐
专页策划 王劼
专栏策划 袁继伟
编辑部地址 大安区文化馆
电 话 0813-5522546
邮 编 643010
邮 箱 lxwx2009@163.com
龙乡文学论坛QQ群 257429460
出刊时间 2020年5月31日
印刷数量 700册
设计印刷 自贡松梅印刷制版有限公司

跑步，就是为了获得空白

◎ 蒋 蓝



蒋蓝，诗人，散文家，思想随笔作家，田野考察者。人民文学奖、朱自清散文奖、四川文学奖、中国新闻奖副刊金奖、《黄河》文学奖、万松浦文学奖、中国西部文学奖、布老虎散文奖得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委员，四川省作协散文委员会主任，四川省诗歌学会常务副会长，成都市作协常务副主席。已出版《黄虎张献忠》《成都笔记》《蜀地笔记》《至情笔记》《梼杌之书》和《豹典》《极端动物笔记——动物美学卷》《极端动物笔记——动物哲学卷》《媚骨之书》《踪迹史》《梼杌之书》《倒读与反写》《爱与欲望》等专著多部。散文、随笔、诗歌、评论入选上百部当代选集。

1949年出生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是一位马拉松健将，跑步三十多年，据说他很多奇思妙想来自跑步。跑步成为了他的一门修行功课。其具有自传色彩的随笔文集《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很是热销，他的跑步言论，正在成为我们身边亦步亦趋者的“励志格言”。比如他说：

“痛楚难以避免，而磨难可以选择。积极地选择磨难，就是将人生的主动权握在自己手中。”又比如他说：“至少在跑步时不需要和任何人交谈，不必听任何人说话，只需眺望周围的风光，凝视自己便可。这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宝贵时刻。”

啧啧！余生也晚，但我跑步与村上的领头羊效应毫无关系。我开始跑步是在7岁，那是一个本不应该拼命锻炼的饥馑年月。依靠“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国家理想，父母要求我每天一早起来跑步。肚皮里油水少，睡眠时间就比较长，所以我总是在昏昏欲睡的状态下穿衣出门，分不清柏油地面上堆积的是白霜还是月光，是雨雪抑或夜露……一个冬天的黑暗中我在自流井区业余体校（位于自贡市人民公园灯光球场侧）参加晨跑训练，饿了，到了体能极限，感觉到脑袋里发出齿轮摩擦的干燥声响，还有铁锅炒河沙的

声音。我倒地，但疼痛又让我立即站起来，风一般向黑暗里冲去，伙伴们拼命喊，我毫无知觉，跑出去1公里才停步：咦，我怎么独自站在一堵墙壁跟前？感谢墙壁啊，头撞南墙才让我回到现实。

我跑步一直坚持到高中阶段。四十多岁又开始重操旧业，太忙，就只能夜跑。其实，我跑步，一来绝对不敢做哲人状，二来也不是为了延年益寿，跑步与活命并无任何关系。跑步就是跑步，跑步就是无聊、枯燥、乏味、重复，少想鸟事，以及终身制之类事情。常识告诉我，体能越接近透支，大脑就越接近一片空白，两者关系成正比。这是一片华丽的空白，乳白，有点儿像我童年时节跑步经常遭遇的白霜。平素，这种空白不属于诗人的想象空间，想象力也无力涉足于此，一旦冒险涉入，很容易在安步当车的中年趔趄连连，丧失立场。每想到此，我就有些庆幸：童年时节我昏沉地奔跑于街头，却从来没有滑到。我不过是在坚持，坚持重复，而今迈步重头越，坚持不倒下，坚持不出现幻觉，坚持到坚持。

如今，我与童年的跑步时间刚好颠倒过来，现在跑步均是在深夜，一个人在路灯下追逐自己的影子，怎么也追不上。就像我面对失去的一切，不应该去看，看多了伤心，更不要去追。为此，我就干脆陷入黑夜，像一滴回到黑暗的墨水。饱吸雾霾也罢，饱餐夜露也罢，我根本不在乎。跑着跑着，听得见自己的呼吸声，可以联想起一些“他者”，“他者”吹气如兰的往事、吹气如烂苹果的往事……可是发现自己的呼吸声越来越难听！逐渐地，

就听不到什么了。剩下来的，就是跑步。我偶尔会想起一起跑步圣经，比如哲人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近来有学者顺势而导之，提出“跑步进入后自由时代！”为什么不是乘坐火箭呢？我很不解……我一般跑四五公里，绝不停歇，就像一台发动机进入了稳定的急速运转，这种节律一旦找到了，我就减速，再加速，最后熄火。

很清楚，我还有足够的勇气坚定地奔跑下去。筋疲力尽的时候，抬头看看远处微弱的灯光，就像我的肺叶在兀自抖动。人是如此恐惧黑暗，但我分明就是在黑暗里奔向黑暗的。

大汗淋漓，一步三摇，一片空白，木头木脑。

多好啊。

美国古典学家玛莎说过：“律师们喜欢打网球和壁球；而哲学家喜欢跑步。”至于诗人、小说家喜欢什么，我其实一直不清楚。不清楚就不清楚吧，反正，作哲人状的跑步已经成为一种时髦。

从不跑步的卡夫卡步履稳健，头戴礼帽，一直匿身于厚厚的窗帘后窥视着奔跑的世界。他写过一个短章《跑着的过路人》：

“晚上，我沿着胡同散步，胡同是一个上坡，那晚又正是个圆月之夜，所以我很清楚地看见一个男人从远处向我跑来。即使他是衣着褴褛的，软弱的，即使他后面有人跑着叫喊着，我们不会抓住他，而是让他继续跑着。因为那是一个晚上，我们不能肯定，我们前面那段胡同一定也是一个上坡，再说，后面跑着的那个

人能说不是追赶者找他聊天吗？说不定这一前一后跑着的两个人还在追赶第三者呢！或许第一个跑着的人是无辜地被第二个追赶着呢！也有可能后面追赶的人是个凶手，我们要是抓住第一个人，岂不成了同案犯吗？也许这两个人还并不相识，他们只是各尽其职地跑回家去睡觉；还可能两者都是夜游神，说不定第一个还带有武器。终于，我们不再感到累了，我们不是喝了这么多酒吗？高兴的是，我们再看不见第二个人了。”

一句古话说了，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其实呢，跑步者迷，旁观者惑。他们彼此理解的世界也许不一定是非要向前的，也许他们倒退着跑向了往事。

所以，我说过，我的跑步既没有锤子和艳遇，也没有哲学。当然了，我绝对不会提供什么格言供人“励志”。

2017年夏季我到海南岛参加笔会，晚上出来小跑，路过海口市的一个拐角，与自己撞了一个满怀——

那是2017年4月，我到海南岛参加《天涯》杂志举办的笔会。当晚入住海口市内，宾馆距离骑楼老街不远。我在街头慢跑，由于街区灯火辉煌，我目迷五色，被灯光解除了武装，反而失去了跑步的道行——

我跑累了。在骑楼下吃地雷一般的椰子
月亮比地雷更圆

夜风把月亮的椰汁撒满街区
我看不见我，一个很像我的少年
比我更帅气地搂住了一把纤腰

他用手梳理乱麻

举起藏匿在掌中的落日
发出昏鸦的欢叫
他在风里转身讨好黑暗
把三十年光阴抱在怀里

他的卷发遮住了另外一个轶事
女脸像椰子上砍开的缺口
泻着月光和霜，也流淌椰汁
我从蒋蓝身边跑过
他们挪开身！他说，你好
我说——
兄弟：借个火！

因为有了这一次经历，我后来在黄昏或者夜跑时，就带上了发箍，外加战术头巾。一跑起来，很像阿富汗的战士……

跑步过程里的风景很奇特。夕光逐渐变红，由制式的刺眼比喻，回到了生活的暖意。鸟儿的身影反而像拒绝被渲染的绝缘体，停留在红光荡漾的边缘之外，可也不会太远。鸟儿是看客，不是主流的表演者。

我逐渐意识到，从天空回到水边的鸟，似乎才是时光轮转的把手开关。

那一根嘎嘎转动的发条呢？

突然几只惊飞起来，成都锦江就出现了一个骚动的缺口。既有红光溢出，也有天光下泻。而地上的黑夜，被鸟儿飞离的身影带动，地泉一般咕咕涌出来……红与黑，就这样达成了同盟。

人们称之为世界的东西，将从我们的头顶，笼罩下来。

鸟儿既无所谓府河荡漾的红光，证明了它们并非趋光动物。一般而言，趋光动物都有甲、有壳，很像劳动着、大口吃

延安行

◎ 罗士成



罗士成，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自贡市作家协会会员、大安区作家协会会员，原大安区作家协会主席，出版文学著作有诗集《飘动的云》、散文集《远山远水》《卧听涛声》，出版写作指导著作有《飞翔的翅膀》《蓝色港湾》；文学宣言是行走大地，执着人生，笔底波澜。

翻开中国现代史，翻开中国革命史，一个金子般的词语便会豁然于我们眼前，这便是伟大的革命圣地——延安。

二〇一五年初夏，微风轻拂，我踏上了延安这片光荣的土地。我非常自豪，因为我骨子里有红色情结，因为我平生就向往着延安，多少年了，那支悲壮的抗日歌曲《延安颂》让我百唱不厌，著名诗人贺敬之的无比豪迈深情的《回延安》今天依旧让我荡气回肠。

位于陕北大自然条件并不好的延安，古称延州，因为它是历来陕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的中心，依旧是兵家必争的“三秦锁钥”、“塞上咽喉”。

饭的人民。甲壳可以保护他们异常脆弱的身体与内在。可是更为脆弱的萤火虫逃得远远的，在纯黑的环境里酝酿幽暗的自足系统。鸟儿梳理羽毛，羽毛怕火。羽毛在暗中聚光而妖冶。

鸟儿也无所谓自大地萦萦而起的黑暗，证明了它们并非舞蹈的可怜虫。

鸟是天使。因为天使不需要希望，

也不需要惧怕。

鸟儿的高度既高于希望，鸟儿的谦逊与匿身，也低于恐惧的水平线。

游弋于希望与恐惧之间的这个世界，其实是无从打量鸟儿的起落与踪迹。鸟儿背对这个世界。当然，还有观察它们的我。跑步的我呢，不过是鸟翅下的爬虫。

1937年，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即将全面展开的悲壮氛围中，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延安，延安翻开它最为辉煌，彪炳千秋的一页！

我虔诚地伫立延河大桥，久久地遥望宝塔山，瞩目宝塔山。宝塔山上那挺立在蓝天白云之下的宝塔，它巍峨，凝重而无比的庄严。宝塔是延安的地标性建筑，因为了不起的延安现代革命史，宝塔山成为延安的象征。因为了不起的延安现代革命史，高举着宝塔的巍巍宝塔山从历史走到今天，从中国走向了全世界。



我虔诚地走进杨家岭。这延安城西北的杨家岭，是1938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及毛泽东等领导从凤凰山迁来此处的第二个驻扎之地。在这里，静静的杨家岭山麓，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的旧居窑洞

毗连排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三个伟人的窑洞分别都是办公窑洞、卧室窑洞和警卫员窑洞三孔一组。这里，瞻仰的人特别多，多得你要拍张纪念照都很不容易。这里是怎样的圣地啊，在窄窄的黄土山壁边，就十几口简简单单普普通通的陕北窑洞，并没有水池绿地，并没有亭台楼榭，更没有碑刻牌坊之类，它却经年累月吸引着普天之下、海内外千千万万人的眼球，让他们不辞千里万里而来，风尘仆仆而来，庄严着快乐着而来！在这里，我也满怀激动与兴奋，满怀景仰与深情，轻轻地举步，缓缓地举步，今天，我要好好聆听历史在这里留下的足音，我要好好缅怀伟大领袖们那气壮山河的音容笑貌，我要好好瞭望那片折射着民族光辉的永不泯灭的风云。我凝望窑洞，我走进窑洞，我一一在几位领袖的办公桌前的椅子上轻轻地坐了坐，我还轻轻地抚摸了他们的睡炕……我走出他们的窑洞，我在他们的窑洞前流连，流连，我的心在无比深情地说，好好感受，好好感受伟大的领袖们吧，好好感受他们挟雷携电的那个悲壮时代！

我虔诚地走进枣园。枣园，这是1944年至1947年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所在地。枣园，继杨家岭之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张闻天、彭德怀等革命领导人先后在这里驻足，运筹帷幄。这里除了窑洞，还有一个特别的建筑，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入住延安之后，修建的“中央大礼堂”。我再次瞻仰完领袖们所居窑洞之后，举步来到了“中央大礼堂”。中国共产党划时代意义的第七

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45年4月23日—6月11日在大礼堂召开。走进大礼堂，阅读大礼堂，我读到了一个成熟的了不起的政党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时，对国家命运和未来时代的科学的高瞻远瞩，与力拔乾坤般的胜利把握。枣园的历史内涵非常的丰富——从这里，毛泽东还于1945年8月飞赴重庆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在这里，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还部署和指挥了初期的解放战争；从这里，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还于1947年3月战略性地坦然撤出延安，以挽狂澜于既倒的英雄气概，稳操胜券地转战陕北……

二

我继续在延安这片沉淀着特别历史内涵的无比光荣的土地上行进着，可以说，我每前进一步都踩着一个后来者景仰延安的自豪、幸福、感慨与纷飞的思绪。

延安，这片自然条件贫瘠的并不宽阔的河谷之地，当年竟然成为全国积极抗战，充满期望抗战的中心，成为千千万万进步青年进步人士甚至外国友人向往的中心；而且，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在这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辉煌卓绝地领导了全国敌后抗战，并神奇般地发展壮大了自己，神奇般地为未来的人民共和国奠定了特别的根基！

这中国现代民族史特别的一章，让人惊讶，也让许多人纳闷，甚至让一些人百思不得其解。然而，伟大的现代中国革命史这样鲜明地诠释着——延安之所以成为“延安”，是因为它在那个民族的非常

时期迎来了一个天才的思想家、战略家、革命家毛泽东，迎来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军事家、革命家英雄的团队，迎来了以人民大众利益为根本利益、以解放人民为根本目标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当我在杨家岭轻轻举步，当我在枣园轻轻举步，当我在清凉山轻轻举步，当我在王家坪轻轻举步，我一次又一次被毛泽东的伟大震撼。毛泽东，这是怎样的一个领袖啊，他穿着粗布衣，他喝着小米粥，他却谈笑风生，指点江山，挥着一管毛笔撰写出一系列天才著作——《论持久战》《实践论》《矛盾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反对自由主义》《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与战略问题》《论联合政府》等，以之科学地武装自己的政党、自己的军队和人民。不仅如此，他身体力行地实事求是，以人民战争的伟大思想率领他的政治军事团队、军队和人民，在广大的敌占区神话般地开辟创建了18个抗日根据地，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胜利地打击了敌人，奇迹般地铸造了一支由弱到强的钢铁一般的人民军队。

当我在杨家岭轻轻举步，当我在枣园轻轻举步，当我在清凉山轻轻举步，当我在王家坪轻轻举步，我一次又一次地深深感慨，延安的共产党竟然汇萃了那么多的时代精英英勇无畏地奋斗在延安、奋斗在广大的抗日前线、奋斗在统一战线！这些叱咤风云的政治家们将军们，他们一个个都是一颗颗耀眼的大星星，他们是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吴玉章、任弼时、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叶挺、陈毅、粟裕、徐向前、聂荣臻、陈庚、左

权、习仲勋、王震、谭震林、罗炳辉、李先念、杨靖宇、关向应、罗荣桓、叶剑英、叶挺、陶铸……我不由如是而想——历史的延安在抗日战争中的辉煌以及后来以延安为血脉为奠基的人民新中国的伟大诞生，就领导者而言，既是毛泽东政治思想、军事思想的胜利，也是一个英雄集团的不朽传奇。由此，我继而想到了朱德、周恩来在中共“七大”上分别所作的著名报告《论解放区战场》、《论统一战线问题》；想到了受命危难之时的彭德怀将军在解放战争初期，以不足五万人之师，粉碎了胡宗南国民党二十几万大军的侵犯，神话般地取得了延安保卫战的胜利……

当我在杨家岭轻轻举步，当我在枣园轻轻举步，当我在清凉山轻轻举步，当我在王家坪轻轻举步，我一次又一次地久久思考感动于“延安精神”。延安，这片贫瘠而又神奇的土地，从1937年至1947年，在中华民族悲壮英雄的时代背景下不仅成熟了中国共产党，成熟了毛泽东思想，而且诞生了伟大的“延安精神”。

“延安精神”就是“实事求是”、“自力更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延安精神”的文字表述非常简洁，非常朴实，但它的内涵却掷地金声，丰富地闪烁着真理之光。毛泽东和他的英雄团队、中国共产党和它的军队与人民就是凭借它砥柱中流，力挽狂澜，英勇顽强，艰苦奋斗，走向抗日战争的胜利，走向人民新中国的诞生……我想，而今，伟大的延安精神已经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瑰宝，它一定会在我们民族更加健迈地奔向充满希望的未

来的征程中的得到发扬光大！

我继续在延安这片无比光荣的土地上行进。此刻，蓝天如洗，阳光灿烂。我瞩目清凉山，遥望宝塔山，回望欣欣向荣的延安市，心底回旋着一种接受了一番“洗礼”后的无比幸福，升腾起对延安，对我们伟大祖国与时代的美好祝福。

我继续在延安这片无比光荣的土地上行进。我的耳畔又响起悲壮的《延安颂》，又响起深情豪迈的《回延安》……





蒋涌，作家、评论家，已发表各类文学、评论、新闻作品近四百万言，作品多次获得全国、省级文学奖项。其中长篇小说《穿云鸟》（2011年由重庆出版社初版，2018年8月再版）获中国知青作家杯一等奖，入选中国知青作家杯“十佳散文”获奖作者专辑（收入15篇散文），另有散文、杂文个人专集《清流》等问世，长篇小说《荒墟与虹》（《穿云鸟》姊妹）篇待出版，众多作品被收入各类当代选集。

踏遍南疆写春秋

——欧之德的“铁笔”与文道

◎ 蒋 涌

作为一个穿过硝烟登上文坛的军旅作家，欧之德的文字底蕴是赤诚书写与才情灵韵，他的笔触犹如永不卷刃的剑锋，出手迅疾，意到笔到。他始终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前途紧系一起，出手皆重大题材和民生民意，拨响读者心弦，使自己的书写成为见证历史的纪念册和对现实生活的真情采撷。

欧之德曾在中缅（甸）、中老（挝）、中越（南）边境戎马倥偬23年，风雨边防、军营号角成就了他当代军人的宏阔襟抱，以及身裹烽烟、倚马作文的铁血记录，无论作人，作文，他怀抱俯仰无愧怍的精诚，勇于立言，善于成事，且淡泊名利，乐于助人，已是 he 一幅不经意间就留下的自画像。他遵循一个终身矢志不渝的

文道，置身于时代的敏锐感应与深刻洞察地捕捉之中，对民间疾苦的牵念莫忘与真切悲悯，对社会弊端的设防警觉与嫉恶如仇，从不推卸一份承担道义的在场责任，在创作实践中不断拿出有份量的著述奉献社会，奉献读者，这是他专属的带有鲜明的笔墨特征和情感烙印。迄今，他已结集出版了长篇小说《杨升庵》《罂粟血》《红蜻蛉》，中短篇小说集《孔雀湖迷彩》，长篇纪实文学《卢汉起义纪实》《百万川军在云南》《台海滇云》，长卷散文《丽江四方街》《云天之外的香格里拉》以及《欧之德文集》（5卷）等20余部沉甸甸的文学专著。凭借自己的著述，他把古代、近代、当代的“这一个”或“这一群”串接成不同时代人生命运的大

起大落或大喜大悲。他站在高处俯瞰史脉人生，穿梭于笔耕田垄的众多人物、事件，一切都有存在的价值，都曾异彩纷呈地亮相过，但在喧嚣尘世中往往似乎又都缺失价值，有如凋零花朵与飘散烟云。他认为，作家的记录就是在春秋轮回中让这些人和事呈现出长盛不衰的生命力，让往事今事构成一串入耳动心的和弦及一段掩卷难忘的故事。

毋容置疑，即令欧之德的著述篇幅长短有别，未必篇篇都是鸿篇巨制，未必卷卷都是满卷锦绣，乃至带有时断时续的间歇和着意省略的留白，但其热血滔滔的文心，挺脊直行的文道，飘逸留芳的文辞，都可以归结为不忘来路、不负此生、不辱使命的大书写。

从家门到国门

欧之德原藉四川富顺县，他对家乡既有梦寐不忘的深情又有百感交加的遗憾，一些黯淡而又鲜活的记忆，难以抹去一个家境贫困的“农村娃儿”那谋生不易的深刻印痕。他年幼丧父，母亲以柔弱的肩头拉扯着他兄妹2人煎熬着一个又一个艰辛的日子，母亲是他今生今世的“天”与“地”，母亲也言传身教，赐予他为人善良，吃苦和奋发的无价之宝。

忧患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往事不堪回首却情不自禁要回首，至今，他常常在夜深人静时回想起那些被饥饿折磨的日子，刻骨铭心，恶梦犹存。

在极度困难中，他在公社任秘书的姨妈关键时候伸出暖手，将他们孤儿寡母带在身边，拉扯着娘母3人度过重重难关……

不过，再苦难的少年时期也有“欢快”，富顺是文化底蕴深厚之地，即使贫困的乡村，不少人都能说“三国”侃水浒，甚至吼几段川剧解闷解累。小镇上茶馆里说书人的惊堂木声，春夏秋冬不断。地摊上一分钱看一本的“娃儿书”，又是另一种入迷的天地。欧之德记得，仅当地欧阳氏家族中的大姑娘小媳妇，春节期间在乡村戏台上演奏洞箫，能将人头涌动的场面吹得安安静静。这些从小耳濡目染的民间文化，无形中在欧之德心灵中生根发芽，催发了他后来的文学开放之花。

1965年秋，欧之德参了军，这是农村娃儿的最佳出路。在敲锣打鼓的欢送人群中，他心里只涌起一个念头：“我终于走出农村，可以不挨饿了！”

乘闷罐火车，坐敞篷汽车，连续行驶十几天，欧之德和他的战友们昏昏沉沉被拉到了远在天边的中缅边境，当上边防军。五星红旗在国境上飘扬，巍峨大山神秘庄重，军营前面是二战时期血雨腥风的滇缅大道，许许多多带有神秘色彩的故事在这里发生：国民党数十万远征军从这儿出国抗日；军营所在地曾是滇西抗日的主要战场；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党残军常在这一带入境骚扰；中缅两国领导人在这儿会晤谈判等等。欧之德从农家柴门来到了神圣威严的祖国大门，那是两种意义迥然不同的“门户”，机遇从此打开，见识从此拓展，崭新的军人生活开始给他一个崭新的视角和感受。他当过班用机枪副射手，和战友们在热带丛林中巡逻、执勤。参军的第二年就和入侵我边境的“蒋残匪”作战，戍边卫国的军人生活锻炼了他的坚韧和勇敢，特殊的边地风情又赋予了

他才情的原色涌动，他在后来的《战友，干杯》一诗中吟唱出了当初的那种激情：

我们曾是国境线上威严的大山，我们曾毫不犹豫奔向战场，伏击点的灌木丛记得我们指挥部的军用地图记得我们染血的钢枪更记得我们，我们曾是那么坚定的把军人的职责系在心上……

血火战事与沙场书写

军营，一个真正锤炼钢铁意志的地方，走入军营，便注定一个人今生今世再不是旧模样。一直处于边防前线的欧之德，多次出入生死战场，参加了一次次没有引号的真正战斗：1966年，他参加了中缅边境的“帮达战斗”，那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军与窜扰大陆的“蒋残匪”最后一战，从此结束了一段共产党与国民党在西南边境军事交锋与对峙的历史；1969年参加了长达3年的“援老抗美”；1979年参加了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并立了3等功。这些战斗中，与他朝夕相处的战友有的奋不顾身成为了英雄，有的中弹倒下化成了山脉，有的反应机敏当机立断却落个事与愿违的收局，而他则在战火中得到了淬炼。自卫还击作战时，他在昆明军区开设在开远的前线作战指挥部任文化干事，整个西线战场的大视野也就更加全面而开阔。此时，欧之德的“文学”就不仅仅是一种“爱好”，而是一种急切鼓舞前线作战士气的需要，一种及时宣传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需要。此时，他既是一名战斗员，又是一名军旅作家，他在前线创办了鼓舞士气的战地小报，每期铅印后通过直升飞机送到各部队；他和军队著名诗人李瑛、作家李荐葆、陆柱国等深入前

线，及时写出一篇篇带着硝烟的战地散文、诗歌、报告文学，在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和地方报刊发表，他手中的笔不再是汲于玻璃瓶的墨水，而是胸腔所喷冒的热血，那是兼具高纯度的忠诚、高强度的力量所激发出的铿锵文字。

历经军营和战地摸爬滚打与出生入死，欧之德可谓意志有嘉，历事有见，不吝付出，使日后的创作喷发期强劲而又绵长，壮观而又旖旎，是成就其可圈可点笔功的一个转折点。

欧之德的整个军旅生涯期间，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年代，国际大背景是“反帝”“反修”，国内是“文化革命”的大动乱，其时，军队在其中的地位特殊、肩负的任务特殊。欧之德在他的作品中真实地记录下了他亲身经历的各类事件和过程，他是一个时代的参与者与见证者。

在他的长篇报告文学《青春国境线》一书中，他如此写道：“一个人的经历如若属于历史天空中一片曾经带来腥风血雨、且影响一个时代或时期的浓云密雾，你又正好在那片云雾中穿行过，就应该有责任告诉后人一些有关那段云雾的真实过程，不是为个人树碑立传，实为值得告诉人们的那些真实的‘当初’”。

在后来的日子里，欧之德写出了既属于他、又属于一代军人的青春记忆，尤其是云南边防部队那些特殊的历史战事，既是一支英雄部队的光荣史诗，又是不少鲜为人知的“秘事”再现，衬托它的背景有沸腾的热血，也有黯淡的阴影与荒诞，不过那是反衬光明的底色，凸显追求的坎壈。

《青春国境线》文字不粉饰，叙事不失真，抒发不矫情，具有真诚无伪的笔

墨特色，它再现的不是一片片随风而逝的梦幻烟云，而是欧之德一段段刻骨铭心非常寻常的经历。为真实地再现那些由于各种原因已经隐没在时光尘埃中的战地故事，不仅仅需要准确客观地叙述，还需要大量的背景资料和实物的佐证，以弥补一些当时认知的局限，更需要一种闯入荒莽异域的勇敢与责任。他先后在边防军、野战军、军区大机关工作过，文学的爱好使他成为一个“有心人”，当年并非刻意留下的一本本笔记，为他的创作留下了真实的记录和生活的原型素材，他对那些空穴来风和猎奇式的“瞎编”之作，从来都嗤之以鼻。因此，凡重大事件他都用纪实体裁书写，将内容规范在真实的原则之中。

他的作品覆盖了大量当年才有的“知识面”，融通无数思考点。不仅是笔触伸延的广度、深度与精度，更有现实境界对历史过程中特殊片段的远瞻与反省。是的，假使他未曾经历过枕戈待旦的军旅生涯，未曾见识过匪夷所思的1966——1976的十年动荡，未曾体验过异国丛林的寂寞艰辛，未曾投身一场雷霆般震撼的边境战事，欧之德就不可能把那些场景和情节描写得那么真切，那么生动。否则，一双布满陌生困惑的眼光，是极难解读和理会作者书写的当年那些词语和所表达的思想体系，对于今天的读者或许是个高难系数甚至莫名其妙。

比如，欧之德在他的“国际支左纪念日”——1969年12月11日，开赴“援寮抗美”战场的第一天所写的日记：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有多少话儿要对您说，我们有多少决心要对您讲，我们千言万语、万语千言说不完，我们铿锵的钢铁誓言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解放全人类，头断血流无所惧，枪林弹雨迎头上。为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为实现无产阶级的远大理想——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誓死为‘五个伟大’（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党、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军队）争光！

宁愿前进一步死，不愿后退半步生。”

这是一段如今读起来似乎苍白无味、甚至是口号式的文字，而当时却是一种真挚而忠诚的普遍话语体系，几十年前的日记留下了真实记录，再加上奉命整装待发的雄壮之师在国境线上含着热泪面向北京举手宣誓的场面描写，即使没有经历过那场景的人今天读起来也无不令人热血贲张！从这些“豪言壮语”中，也看出几十年前这支部队面临生死战场的政治鼓舞方式。什么是“国际支左”？什么叫“援寮抗美”？这宣誓仅仅是“引言”，读完全章，你才可以理解这些词汇所包容的庞大内容，理解当年那些可爱、忠勇的指战员们单纯的豪言，这是红色年代一道边防军人的历史痕迹，是一串铺在特殊征程上的精神足印……

从军人到作家，欧之德是“幸运”的，他拥有一个难逢难遇的战火“育才场”，加上个人爱好和刻苦奋斗的动力，形成了劲道巨大的合力。战场的“被需要”和自己的“欲罢不能”，成就了他在军内外报刊发表的一篇篇作品，证明了他在实战中锻炼出来的才气与边关生活厚重的底气。

1976年，他被直接从边防团调到昆明军区文化部，这又是一个机遇的转折。在此之前，团里曾准备择优推荐他为“工农兵学员”到北京外国语大学深造，因他在外出差误过报到时间，团里只好另择人选。然而，这一阴差阳错却使他到了自己做梦都没想到的理想岗位。

昆明军区文化部管辖歌舞团、话剧团、杂技团、体工队、电影发行站等部门，相当于囊括了地方文化厅、文联、体委的综合职能。不过，令人肃然起敬的还是文化部辖属的创作组——一支专业的军旅作家队伍，这支享誉军内外的队伍中，先后有著名作家冯牧、柏桦、苏策、徐怀中、彭荆风、毛烽、公刘、公浦、周良沛等等。欧之德作为最年轻的一代作者能跻身于这一荣誉团队中，其“气场”的重要意义已无须赘语。这是一块“得天独厚”的文艺高地，他获得的熏陶和激励也非比寻常。

一个大军区的生活范围是开阔的，几年期间，他的足迹踏遍云贵高原、前沿阵地，创作了一批反映军人生活的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出版了《边塞的星座》《孔雀湖迷彩》，《小院无狼烟》等军旅题材著作，小说《野外的太阳日》获昆明军区军事题材创作一等奖，散文《在缤纷的红花中》获解放军总政治部自卫还击作战征文奖。

如果说，欧之德以上的“军事题材”作品都是写解放军，那么，他的另一部长篇作品《卢汉起义纪实》，则是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军事题材”。

卢汉为国民党云南省主席，1949年在解放军兵临城下时率部起义，昆明和平

解放。“文革”动乱期间，大部份起义人员却遭到残酷迫害。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办公厅和总政治部联合发文，将傅作义领导的“北平起义”、程潜、陈明仁领导的长沙起义、曾泽生领导的长春起义、陶峙岳领导的新疆起义、高树勋领导的平汉起义和卢汉领导的昆明起义等“十大起义”正式列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由起义所在地的省军区成立“史料办公室”，搜集、整理出完整的史料存入中央军委档案馆，并落实起义人员政策。于是，欧之德参与了这一工作。这是一个纷繁复杂的历史大事件，对云南的卢汉起义，各方各界众说纷纭。为还原历史真实，欧之德和同事们花费了长达4年的时间，采访了尚在的国民党云南军政要员，解放云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战军将领，云南地下党领导，以至住在北京的国民党军统滇站长沈醉等。

欧之德在采访中感慨良多，一个人、一支队伍面对“存亡之道”，选择了顺应民心投向正义和光明，却在某一天居然为这种选择的功与罪、对与错弄得自身有口莫辩而遭受厄难，这仅仅是一个人、一支队伍的站队选向问题？还是属于更大背景和层面出现的尴尬和悲剧？尊重历史、忠于事实，是欧之德责任在肩的起码良知。

耗时4年多的史料收集、遴选、甄别和编纂工作完毕后，为使更多人了解此段日渐淡化的历史，他接踵开始用文学的形式，撰写出比史料可读性更强、更广为人知的《卢汉起义纪实》，以正民间传说的各种视听。欧之德懂得：自己的严谨书写，不仅是对一段历史的还原，也是对卢

汉和他统领的将士们一番积德的回报，更是对云南百姓一卷文字春秋的立言。

动笔了，欧之德凭着对史料掌握的娴熟，既铺展开幅度阔大的背景场面，又像写小说一样重视细节描写，再现当年剑拔弩张的博弈场景，展示出那一场险象环生的各种政治派别、势力、人物竞相登场角逐的明争暗斗，把一系列人物角色和特定场面描述得真实可信，让读者如同身临其境又与史实记载契合，具有令人爱不释手的可读性和可信性。该书脱稿后，由中国华侨出版社报经中共中央统战部审批，获准的结论：情节符合历史事实，可以出版。《卢汉起义纪实》问世后，初版2万1千册很快销售告罄，出版社又再版上万册，它已成为一个具有史实价值的珍贵文本。

著文章留史章

1988年，欧之德转业到云南省作家协会，先后任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边疆文学》主编。他从战地的枪炮声、军号声构成的军旅文学中转向了关注多姿多彩的边地生活和民族声韵。云南26种少数民族和美好山河，尽可以淋漓尽致地书写。

纵观欧之德的作品，既是一种人生、人心的显现方式，又是一种个人天赋的展现和个人特色的发挥，好比涛声，既是属于奔腾的潮流本身，又被潮流合理地卷裹其中，是主体和客体的合二为一，是个人与时代步调一致的共振。

如果说，20万字的《卢汉起义纪实》仍然是“军旅文学”，那么，欧之德转业到地方后创作的26万字的长篇小说《杨升庵》，则是他到地方后自主选题迈向“历史文学”的一次大胆尝试。

杨升庵是四川新都人，因得罪嘉靖皇帝被充军到云南30多年，他一生留下400多部著述，是开化世风、在边疆传播中原文化的一代鸿儒，是云南地区几乎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云南人民出版社责任编辑方少忠在《杨升庵》后记中写道：

“本书作者欧之德是一位从解放军营房里成长起来的作家。在部队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曾在杨升庵浪迹过的滇西滇南服役。在那些地方，他从不同身份的人口中，听到不少杨状元的故事，参观游览过杨升庵居住过或留下墨宝的名山古刹。因此，写杨升庵的念头也十分自然地增长着。经过五年熟悉史料、搜集资料的准备，他终于实现了写杨升庵的愿望。”

杨升庵是为维护帝制礼仪开罪嘉靖皇帝的“忠臣”，在今天看来有些食古不化的迂腐可笑，但是从儒家“卫道”的角度来看，他的忠贞与节义的确值得后世仰视，他毕竟不是那类驯服于权杖、从狗洞子里爬出来的奴才，他经世济民的理想在朝廷落空却在云南大地上得到曲折实现。

杨升庵是500多年前的历史人物，要再现从繁华的京城到“蛮荒”的云南500年前的情节，要把《明史》对杨升庵只一千多字的记载演绎成20多万字的小说，谈何容易？好在，欧之德熟悉云南，云南民间遍留“杨状元”的故事和遗迹，

“杨状元”是云南人心目中的一座丰碑，欧之德进行了长期的素材搜集和准备，胸有成竹方才动笔。他以优美的文笔，生动地刻划出了一个流星般划空而逝却永垂不朽的历史人物，再现了杨升庵坎坷而辉煌的一生，实则是借助前人的书生意气表现一种人心呼唤的社会正义，文末那道“青

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苍凉况味，实际上是来自历史深处所蕴藏所讽喻的期冀与遗憾杂拌的啼笑皆非，是一个对儒家推崇的“达则兼济天下，贫则独善其身”高洁品格的苦涩注脚。

长篇小说《红蜻蛉》也是历史题材，写的是中共云南地下党创始人之一赵祚传的一生。赵祚传是云南大姚县一户富裕人家的儿子，他背叛家庭参加了地下党。为开展党的工作，他3次回家变卖家产，将经费交给当时极度贫困的党组织，使地下党得以星火燎原。不久，蒋介石对共产党进行了“4.12”大屠杀，27岁的赵祚传被时任云南省主席的龙云所杀害。

小说情节起伏跌宕，故事扣人心弦，是云南第一部写地下党的长篇作品。云南省委领导专程赴赵祚传的故乡，参加了该书的首发式。

护“底层”挺“同胞”

关注民生，关注底层人物的命运，是欧之德诸多作品中的一个重要落脚点。他为“小人物”鼓与呼，为“卑贱者”树碑立传，他说：“我本身就是穷苦人家出身，深知底层老百姓的艰难。”

欧之德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写的长篇纪实文学《百万川军在云南》，就是一部为艰难求生的打工者呼吁的力作。

1993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借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东风，策划出一套“域外的四川人”丛书，全面反映四川遍布全国各地的“打工仔”生活。云南是四川打工者最大的集聚地，出版社选定既是四川人、又在云南当兵和工作20多年的欧之德为《百万川军在云南》的作者。欧之德欣

然接招。因为在他的生活中，他接触和接待了不少来自家乡的打工者，了解他们在艰难时代出门求生的种种遭遇和辛酸。那时，社会将这些人视作“盲流”，并把他们和社会犯罪、影响城市人就业等负面因素连系起来而加以歧视、驱逐，不少打工者东躲西藏受尽屈辱。但他们凭着求生欲望奋力拼搏，不少人获得成功。其中的一个个鲜活故事无不可歌可泣。欧之德凭借在作协工作之便，跑了云南8个地州市，采访了大量来自四川的打工者，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情他们的遭遇，记录他们的命运，同时，也采访了不少云南的地方官员，他们几乎异口同声称赞四川人的勤劳，欢迎四川人的到来。

《百万川军在云南》一书，上溯写到历史上的诸葛亮、司马相如、杨升庵、朱德、艾芜等川军、川人、川文入滇，以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大批四川“知青”到云南，七十年代自卫还击作战四川籍的战斗英雄等，重头笔墨则是八十年代从四川蜂拥而入、号称百万大军的打工仔。该书是全国最早诞生的“打工文学”长篇作品之一，通篇是令社会各界心生恻隐、令打工者动情动容的“原生态”文笔，仅看部份目录即知大概：

第一章 彩云之南的诱惑

人口，天下第一省的困境

整烦就整烦，整烦了往云南搬

成昆线连着四川人的发财线……

撒泡尿都能冲着四川人

杨汝岱“借鸡下蛋。”

第二章 四川耗(号)子厉害哟

怕越，老子们和邓小平一个县

最正宗与三川半川味

艺术节，民工累吐血
打铁要靠本身硬
黄鳝集团的崛起
军营里的“猪倌”队伍
挣钱大世界
第三章 酸心酸肠的“盲流”们
15个男女住一屋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打工不如狗，没有老婆搂
一个鸡蛋的官司
父母在家好“遭孽”哟
只有屙屎不“上贡”
第四章 倾斜的暗流
“席棚子”对抗“基本国策”
列车上的眼泪与镣铐……
第五章 云南官民说“川军”
山潮水潮不如人潮
我们要多培养点包工头
希望四川人来参加建设……
“客”扰千万家
也有部门在担忧
尾声：艰难的队伍向太阳

《百万川军在云南》是一幅满纸悲情壮情的“盲流图”，又是一群勇于闯荡者的“众生相”，它及时、真实、沉重地再现了大变革时期“从混乱走向新秩序”的历史进程。作者面对成千上万早期打工者的命运，在作品中发出了大声呼吁：把打工者当人看，倾听他们的诉求，给予他们作人的尊严，开通他们的生路，给予他们的子女在打工当地受教育的权利……他的一枚枚文字叩开了打工者的心扉，让他们热泪盈眶与感激不已。在打工者最多的广东珠江三角洲，当地的《港粤日报》特辟专栏，用近半年的时间，予以全文连

载。后来，一批又一批打工者突破了底层窒息，成了“业界翘楚”与“成功人士”，他们不忘欧之德这位老乡当年采访他们，为他们呼吁的“滴水之恩”，至今过年过节时还不断有人上门言谢，或聘请欧之德担任他们的企业或商会的“顾问”。

欧之德奉献的另一部纪实文学《台海滇云》，其内容和《卢汉起义纪实》可谓姊妹篇。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后，大批云南藉残兵败将逃至“金三角”，后在联合国压力下又先后撤退到台湾。这是一群被人唾弃和遗忘的群体。由于两岸长期相互的政治丑化，台湾和大陆都把对方互称为“匪”。欧之德要还原这段历史，还原这群海外“孤军”的真实命运，他先后3次到台湾，最长的时间达一个月，走遍了台北、台中、台南，几乎见到了所有尚活着的云南藉老兵，搜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这是中国长篇纪实文学中的一个“拓荒题材”。他动笔时，颇费了一番思量：题材尚未“脱敏”，敢不敢写？能不能写？写出来能不能出版？出版后两岸不同观念的读者能否认可？这些，皆是不确定性的风险和挑战。欧之德没有回避，迎难而上。他有自己的定见，只写“这一群人”真实的命运，让“人”在“事件”中活动，“事件”又操纵“人”的命运，他们是“蒋残匪”还是“手足同胞”？让读者通过一个个故事自己去下结论。在写《卢汉起义纪实》时他已敏锐地注意到人物、事件的侧面与背面，那么多身世卑微的各民族兄弟姊妹，他们在时局变幻的巨浪中难以驾驭自身的命运之船，身不由己地被防不胜防、躲无处躲的波涛席卷，淹没，踏上了一条荆棘密布、险象环生的漂

泊之路，一路凄惶，一路血泪。

欧之德在台湾采访期间，不管是老兵一代还是二代，无不激动万分。大陆作家去写他们，说明大陆认可他们的历史和身份，他们不是“匪”，是“皇帝打仗百姓遭殃”的弃儿。欧之德此时的身份，在他们心中也不是作家，是大陆的“使者”。“我们活着的老兵已经寥寥无几了，这段历史如果没有人写，我们的悲惨经历将永远不明不白。”为此，欧之德在台湾受到这些老兵和他们后代的热情欢迎自不待言。他像接力棒一样，一站交接一站，一地送往另一地，一批人交给另一批人，所到之处一律热情有加。欧之德每天都处在老兵们一个个辛酸故事的感动之中，他记了满满两大本笔记，写坏了3支墨水笔，将这支没有祖国的“孤军”命运尽收其中。

《台海滇云》内容从1949写到2015年，共66年的时空。地理跨度从云南到缅甸、泰国、老挝、越南，再到台湾，人物跨度达上下3代人，牵涉到活生生的“国共内战”恩怨情仇……在台湾那边，这些老兵曾经被宣传成一支‘反攻大陆’的劲旅，东南亚战场“凯旋而归”的英雄。而在大陆的宣传中，他们又是双手血淋淋的军统特务、蒋军残匪、贩毒走私、杀人越货……

如此复杂的背景，欧之德有着思考者的冷峻与严肃，两岸民众曾经长达几十年的创伤记忆与敌视记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一群人在“金三角”、在台湾的种种故事，与时局交织在一起，与苦难交织在一起。这场极为特殊的战争，在世界的战争史上绝无仅有。作为战败方，逃亡途

中的苦难尚可承受，而无法言说不为人知的精神熬煎却是长期折磨。双方都在为国征战，双方认同的“国”却是同一片土地，同一个故乡。而对方逃亡栖身的“国”，又是他人的国土，被人家追杀得屁滚尿流。就为这一场有着滑稽性的战争，耻辱和思乡苦痛伴随战败方军人大半生……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欧之德至真至诚的笔墨，有沟通两岸民心的亲和力，有启迪困惑的说服力，有化解误解的打动力，有益于弥合一道道心灵上的伤痕，及早改观彼此“切齿抹黑，指鹿为马”，山河分割的家国憾事。

《台海滇云》是欧之德倾心倾情撰写的国殇之作，纸页上几代人的“故土情、思乡泪”荡气回肠。欧之德曾经是军人，而且是战胜方的军人，又在大陆边境与“蒋残匪”作过战，此时，不管胜者败者，声息相通的默契，执手无语的唏嘘，更使他感慨万端。这本书从开笔到杀青一直受到了中国作协和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的高度关注和重点扶持。2016年10月，《台海滇云》由北京九州出版社公开发行，受到中央对台办公室的高度重视，并由云南省台办组织作家、评论家、新闻媒体赴台举办《台海滇云》新书分享会，台湾当地的部份作家、学者、社会名士积极参加，现场气氛热烈活跃，彼此真诚恳切，情感交融。大陆新华社、中新社、中评社、以及中国作家网、中国新闻网、人民网、中国台湾网和台湾方面的媒体均予以宣传报道，“分享会”产生了远超预期的连锁效应。

《台海滇云》在台湾营造了深入人心

灵的成功：老兵后代鲁文印的母亲鲁妈妈，一生随丈夫颠沛流离饱尝战乱之苦，她先后赴泰国、大陆寻亲20多年，最后才盼来阖家团圆。就在欧之德一行赴台赠书之际，鲁妈妈在访问团到达的前一天不幸去世，鲁文印将记载着父母战乱生涯的新书《台海填云》放在灵前，告慰亡灵。祖籍云南腾冲的台湾桃园根深企业集团董事长王耕深，曾在台湾军统的情报部队服役，他特意赠送访问团每个成员一个由他女儿设计的具有云南特色的小围兜，他掏出自己的心窝话，动情地感谢访问团带来了“大陆第一本描写我们老兵的长篇著作”，唤醒了他心中的“精神故乡”，感受到“精神家园”的蓬勃活力。

彩笔描绘边地

云南是欧之德保卫过的地方，更是他生活的地方，云南的奇山异水、大好风光，毫无疑问亦在他的文学视野之中，他的一篇篇优美的散文，几乎都是他走遍云南各地的抒情之作。他的3部长卷散文《丽江四方街》、《经典云南》、《云天之外的香格里拉》，几乎囊括了云南东西南北的要点风光，尤其是那些人迹罕至尚未“开发”之地；那些边关远哨只有军人出入之地；那些奇风异俗鲜为人知之地，他走过游过，写过颂过。从边境巡逻小道到繁华的旅游胜地，八千里路云和月，欧之德留在边疆的足印里程岂止八千。

他创作的长卷散文《云天之外的香格里拉》，是一部全方位描写云南这个“泛香格里拉”的重磅之作，也是中央宣传部外宣局组织每个省市各出一本向海外宣传的图书之一，但唯有欧之德这一本是

抒情笔墨的大散文。中国外文出版社用中、英、法、俄等文字向世界发行，并在巴黎举办首发式，吸引了海内外不同地域、不同肤色、不同语系的读者。本书狭义的署名是作者本人，广义的署名无疑是屹立世界东方泱泱大国的“省名”。欧之德把自己亲身“验证”过、美不胜收的山水云南，塑成了一组组纸页上的汉白玉浮雕，推荐给海外读者。

总之，在欧之德的写作履历中，不管军事题材，历史题材，还是当代题材，20余部作品，如20余幅画卷，以其崎岖路途的艰苦跋涉，生死存亡的战地拼搏，民生疾苦的深情关注，在兹念兹的家国情结，贯穿于他笔底春秋的执意追求。任凭寒来暑往、风雨侵蚀，那类留取昨天、珍惜今天、憧憬明天的情怀，始终保持着挺得住岁月侵蚀的本色和断然拒绝“过期作废”的真诚。他一生低调，注重做一个平凡而大写的人，他的笔事、笔功亦忠于平凡的质朴、仰慕崇高的正义，这是一种“人”和“文”浑然一体的“正果”修炼。他笔下闪亮的剑气，恰巧是物欲横流的当下难寻难觅的纸墨珍稀，它定然有资格赢得读者的赞叹与钦敬。

警徽闪耀的地方

——致战斗在一线的勇士们

◎ 龚伟

从白天到黑夜
从黑夜到白天
时光流转在
冷雨飘飞的疫情防线
每一个路口
都有闪耀的警徽
每一个路口

都有你挥动手臂的身影
我知道！
那是你以血肉之躯
抵御夺命的幽灵
侵入这片安宁的土地

冬雨
从你瘦削的脸庞滴落下来
你无暇顾及
寒风中
你把血色指纹的请战书
化作猎猎飘扬的战旗

腿脚僵硬了
心中澎湃的热血
铸就你坚定的意志
饥饿折磨着你
磨灭不了你必胜的信心

像钉子一样坚守的你
因为清楚的知道
身后
是我们广袤大地上美丽的家园
是我们民族鲜活的生命

幽灵不可怕
不管你来自何处
毒魔不可惧
不管你是哪里的妖孽
共和国警徽闪耀的地方
春的天使已然苏醒



庚子战“疫”（组诗）

◎袁继伟

钟南山，英雄的山

黑夜如磐，黑色的毒霾弥漫
江城危急，扑朔迷离
南山，发出生命的箴言
敲响抗疫的钟声如洪，震颤大地
耄耋的身躯如木棉伟岸
挺立江汉前沿

钟南山，一座英雄的山
曾横亘非典肆虐的险途
今又冲锋陷阵，用仁心义胆
构筑一道阻挡瘟神的屏障
悬壶济世，拯救苍生
木棉花映红了他的名字

白衣天使振展大爱的翅膀

惊慌失措。鸟儿纷纷逃离
江城的上空
此刻，瘟神正大发淫威
掳掠芸芸众生
任凭谁也不敢轻视
一尘病毒，剧烈的杀伤力

寒风萧萧，生死一线
白衣天使逆行出征
没有退缩，没有犹豫
新娘，卸解白色的婚纱
母亲，分离幼稚的孩子
儿女，告别年迈的双亲
披挂白色的战袍
表白一枚枚血红的手印
铿锵一字字悲壮的誓言

白衣天使，振展大爱的翅膀
从上海、广州、四川、重庆
四面八方飞赴前沿
战瘟神，拯救生灵于苦难

一片片仁慈丹心，悬壶济世
一双双妙手回春，温暖人间

送别，长跪的叩谢

叩拜谢恩。男人长跪不起
止不住的泪水，送别
滚滚车轮带走的援鄂医疗队
天使冒着折翼的风险
日夜救护，把全家11口人的生命

从冠状病毒的悬崖边
硬拽回生的彼岸
此刻，膝下铺满道不完的恩情

疫魔有多么凶猛残忍
天使就有多么仁慈勇敢
青丝剪落一地，勒痕烙印脸庞
这是世间最美丽的写照
厚重的防护服护目镜蓝口罩
遮挡不住布满血丝的眼眸
看疲惫的身影一个个累趴，倒地卧憩
我心疼的泪滑然而下

四万多驰援的白衣战士
像迎风傲立的白玉兰，托举起
江城孱弱的春天
武大的樱花争先恐后，捧出
浓浓郁郁的谢意

庚子宅味年

铁笼囚禁。畸形的味蕾
发射罪恶的利箭
击穿民以食生存的底线
黑蝙蝠煽动黑色的翅膀
一场几何体阴风席卷
邪毒肺腑。人类终将承受
野兽派野性的报复
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无辜幸免

长江喟然长叹，拂袖而去
城池封闭内外，一场护卫生命
驱逐瘟神的攻坚战鼓角长鸣

正力挽狂澜，恭迎春回大地
己亥猪尾，被一群丑陋的饕餮客
撕扯一地猪毛
白色口罩笼罩的庚子宅味年
史无前例。过年静悄悄
适宜面壁反省
陋习，生命，敬畏，和谐
并非老生常谈

疫情大考

疫情日日更新
冰冷的数字后面
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沦陷，或消失
一部灾难大片真实地上演
触目惊心

有的人
拼命吹哨警醒
有的人
拼命沽名钓誉
有的人
拼命逆行出征
有的人
拼命谋利捞金

疫情是一场大考
天使与魔鬼，一目了然

疫，恶心果

贪婪与杀戮的土地上

武汉之歌(组诗)

◎ 嘉义陶

武汉，武汉
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
奔涌的长江波涛滚滚
诗意般的黄鹤楼
仿佛要拔地飞去
哦，一去不复还的黄鹤
留下太多空间
留下太多悬念
武汉，武汉
一座英雄辈出的城市
多少豪杰与无数英雄
谱写了慷慨激昂之歌
与千古流传的故事
可如今，
宽阔的大街却空无一人

灰色的铅云笼罩的天空
下着毛毛细雨
街边的梧桐树在抖颤
落叶翻飞，如人间纸钱
寒凉的风中，有
一个歌手弹着心爱吉他
他一边弹
一边独自低低歌吟
一个吹哨人离去
大地落满了雪花，覆盖
住一个洁白的魂灵
他哼唱着忧伤的歌谣
无人明白他内心苦楚
武汉，多么可爱的家园

血腥的恶之花繁茂，缔结
罪恶之果
非典，禽流感，新冠状病毒
迅疾地扩散
疫，冷峻地嘲笑
禁闭钢筋水泥笼子间的人类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那是倒毙血泊中，柔弱生命的

怨恨爆发
那是无辜受害的魂灵
愤怒的抗争
沉溺于嗜欲的刽子手
恣意破坏生态的刀斧手
切莫将自然的警告置若罔闻
报复，也许远远没有结束
一阵阵警钟长鸣，振聋发聩
回荡苍穹

却忍受着冠状病毒的欺凌
 亲人一个个不辞而别
 他的眼中蓄满了泪水
 却没有一滴肯流下来
 一场突如其来的病毒
 夺走了他的爱人，他的欢乐
 魔鬼一样的病毒
 肆意横行，多么狰狞
 他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这一切
 是真的
 这样一个局面令他心寒
 拨开乌云
 他想看到灿烂阳光
 拨开迷雾
 他想知道事件真相
 人们常说，生命重如泰山
 可为什么，往往有时候
 不及有人头上帽子重量
 他对着深邃的苍穹
 发出一串低低疑问
 谁错过最佳控制的时光
 才让人们必须
 承受失去亲人的悲伤
 承受生活的全部重量
 他必须强吞下一切痛苦
 他必须强忍住一切悲伤
 党中央引领着人们前进
 国务院送来了防护用品
 白衣天使的义无反顾
 一队一队的逆行者
 令他歌声莎哑，热泪盈眶
 武汉啊，武汉
 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保卫大武汉是每个人神圣责任

摘一朵流云
 擦干了眼泪
 他仰望长空，俯望长江
 长江，你到底有多长
 鹦鹉洲，一只
 鹦鹉在沉思
 我不知道彼岸你有多远
 我不清楚病毒好久消散
 一个人呆呆
 仰望苍穹呀，写下
 不尽思念，以及无穷的牵挂
 这是一个多么宁静的晚上
 江风撩拨冗长思绪
 天穹中有闪闪星辰
 不眠的武汉呀，今夜
 你可听到有人在江畔
 为你流泪的高歌，和
 含泪的微笑

风啊，把歌声带向远方
 天际，启明星闪烁光芒

聆听来自武汉的风

黄昏时分。天已黯然
 沿了釜溪河的林荫小道
 我走向下游
 朔吹的风
 可来自长江中段的武汉

我仔细聆听
 它带来了鹦鹉的凄啼
 它带来了黄鹤的悲鸣
 一起起武汉

心中就忐忑不安

风鞭挞着流云的残骸
泪水从云的深处流下
告诉我，我们怎么才能够
阻止戴着皇冠病毒的脚步
扼住死神肮脏的手

武大的樱花开了
一如往年的娇艳
去年樱花下的你今安在
重症监护室的亲人呀
假如，春天留不住你
我留你，亲人呀，永远
永远在我的心灵居住

写给春天的情笺

向晚时分。一个人关在屋里
他在给春天写着情书

他要写给天空的星星看
他要写给武大的樱花看
写着，写着，他
眼泪不由自主掉了下来

时间的钟摆滴答滴答
写着，写着，他
把亲人的面容写了出来
把春光的明媚写了出来
那些被病毒带走的亲人呀
再也见不到天上的星星
再也见不到春天的花朵

星星，花朵都到哪儿去了？
他用书信来理解春天
他把远去的亲人埋在记忆
他把美丽的春天装进信封
没有了收信人地址，但
2020的春天永驻心间



逢 春

——写在病毒肆虐的日子

◎ 岩 人

春天，不因病毒肆虐而迟到
万物，岂为疫情逞狂而不甦
生命，以敬畏而礼赞
忠诚，以信念而不凡

面对危难，逆行——赞
泪别眷恋，向前——叹
不惧魑魅，坚定——撼
涤荡魍魉，守诚——敢

“火神”重生于涅槃

“雷霆”震荡在春天
爱，神州无疆
战，瘟神畏颤

春天没有了隐忍
华夏只有一声呼喊
“借问瘟君欲何往
纸船明烛照天烧”
这，就是春天

不 惧

◎ 陈文邦

仁者亦勇者
不惧，是天使们最好的
防护服，穿上它
一队队向病毒冲去
仁心即爱心
不惧，是天使们心上
高扬的旗帜，跟随它
从一个病区，走向

又一个病区
不惧，自己对自己一声呼喊
好儿女，自有中华民族
特有的性格和意志
何所惧？不惧
我即他，他即你

我的武汉

◎ 陈欲晓

小时候在书本上知道武汉
和那座长长的桥
长大后了解武汉
是楚河汉街高高的楼和繁华的街
如今，我有一个梦想
到武大与樱花为伴
徜徉在武大的校园里

热干面的干香，藜蒿的脆爽
红菜花的清甜，周黑鸭的劲辣……
东湖的水轻轻地流淌
武汉三镇稻谷飘香
热情豪爽的武汉人像武汉的夏天一
样直白
灯火阑珊的江畔夜景更是让人流连
忘返……

武汉和我的家乡四川一样
是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

今年的春节格外揪心
大年三十还未过
武汉告急！湖北告急！
疫情肆虐牵动亿万国人的心……
武汉大地饱受疫情的煎熬
东湖的水依旧轻轻地流着

繁华的街道不再有拥挤的人群
武汉人民在奋斗
全国人民在接力
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我们和你们在一起！
疫情一定会战胜
武汉一定会赢
中国一定会胜利！！！

待到春花烂漫时
武汉的春天就会来临
武汉，一座坚强的城市
武汉，一座英雄的城市



逆行者之歌

◎ 卢 伟

你， 是谁的母亲	划破茫茫夜空
抛开了嗷嗷待哺的儿郎	
毅然前行	把无尽的黑暗照亮
奔向疫情肆虐的战场	你是天使， 为生命垂危的人们
你， 是谁的儿子	带去生的希望
撇下卧床的双亲	你是春的使者， 给这个寒冷的隆冬
步履铿锵	披上绿色的盛装
迈向感染者的病床	有你， 华夏的沃土鸟语花香
你， 是谁家的姑娘	有你， 人们就有美好的向往
剪断了留给恋人的青丝	有你， 我们定将战胜那黑夜里
怀揣着大爱	的魔王
冲向与瘟神搏击的沙场	迎来东方黎明的朝阳
你们， 是一群美丽天使	
奔向吹响的集结号	
你们， 是一群逆行者	
用生命做代价	
从四面八方奔向汉阳	
重重隔离	
驱不散亲人的牵挂	
厚厚的防化服	
看不清你稚嫩的面庞	
可你全身焕发出耀眼的光芒	
宛如冬日里久别的阳光	

我不能打扰她的宁静

——给一对在抗疫灾难中艰难行走的母女

◎ 魏家强

看了她妈妈朋友圈的文字
文字在一声一声地发出悲鸣
我怎么能忍心
打扰她的宁静
可怜的小生命
在她在牙牙学语之前
就得了一种怪病

疫情来临
对必须输送丙球蛋白
才能活下去的小小生命
妈妈选择擦干眼泪，逆行
风，送不走那离别的悲声
战斗的号角在催行

孤独的身影
在家与病魔之间
穿行，我找不到理由去描写
灾难，在肆意横行
除了真诚祈祷
我真的不能打扰
她的宁静

在每一个迷茫的黄昏
推开窗户还能，呼吸

我庆幸
那漫川的碧草茵茵，依然
展示着春天的温存，时光
驻留在这个被禁封了的城

我真的不能打扰她的宁静
虽然，我极力想探知她的病情
缺乏补充营养的小小躯体
怎样看待她溃烂了的肌肤的狰狞
天知道，我也一样坐卧不宁

问春天，可否愿意
留一罅温馨
给一个孤独的孩子
让她的生命
也发出常人一样的光晕
我想，但我真的不能
打扰她的宁静

远空的鸽子
吹着响亮的哨音
那孩子，在孤独的探寻
妈妈也一样孤独的背影
哨音里，我无奈的聆听
但我不敢打扰



写在家的2020年春（三首）

◎周祖国

遥望逆行者

没想到我们会是这样面对了
计划赶不上变化的窘况
感叹过世上没有不散宴席的我们
又这样经历了盛宴还没开始已散去

那一天知道你将逆行奔赴黄鹤飞走
的远方
我们多么为你担心，好想为你饯行
而不能
那一天我站在窗前看一群飞散的鸟儿
想象那条人流不息的路上，你回眸

转眼间，唯闻几只小鸟
与路边枝叶间阳光嬉戏

你是我们这一群朋友中最青春
最阳光亮丽的移动风景
在你远去的背影里
我仿佛看到了飞翔的鹤，穿越时空

有感久闭的门

走到我紧闭的门后，又折回
我想起曾经渴望进入的门紧闭着
而有扇门有人出不去苦恼又后悔

有扇门有人出去了多想回却再回不来

某一刻我想门里木，“闲”字的含义
我匆忙了大半生，闭门一月两月该
咋过

想那时夺门而出我是多么年轻鲁莽
想那在门里度日如年的人如何变老

再想那有家难回生死茫茫的人
那冒着生命危险为家国守门的人
悠闲的我是多么幸运
紧闭的门是多么安详

我又踱步到门后，老婆说别想出门
我折转身，依门一笑
请她给我拍个照留个影

等疫情过后我们去赏花

疫情如寒冬和倒春寒必将过去
天使与英雄回到天堂人间。花开锦
绣
大自然在被感动的泪洗过的眸子里
格外亲近
我们约定，等疫情过后去赏花
我们的青山绿水依然
久违的春光、鸟儿、花朵、杨柳岸
淡淡的雾和馨风，或恍若隔世

我们还去西山植物园赏红梅南湖赏
樱花
看那尖山湖的桃花映红了湖水与白云
卧龙湖、花海、以及远方梦中的花香

游人簇拥。触目惊心的花朵前我们

想起一些人

谁，挥动着纱巾和花香？我们不要
再走散
我们牵挂着家乡河连绵不绝的旋律
一路赏花

这个必将浓墨重彩进入史册的

2020年春天

多少含苞的花朵在枝头跃跃欲试
想那此起彼伏的花潮里
那些等不及我们的到来就开了谢了的
那些青春和笑容定格在过后的春天
和花朵上的
青山绿水安在，岁月更新
三月年年有，花谢花还开



想 家

◎ 王郁林

夜已深了，
捧起手机，就像捧着小火炉
捧起远方的家
捧起亲人的嘱托与牵挂
爸爸 妈妈 老公 女儿
心中默默地呼唤你们
看，你们的笑容
一个个在屏幕闪现

爸爸，今夜的武汉下着雪
连日奋战，身心疲惫的同事们
和着衣服东倒西歪睡去
在地上 电脑旁 椅子上……
睡梦中，还在与病毒
开展新一轮的恶战

妈妈，今夜的窗外很冷
武汉，还在发烧 咳嗽
冠状病毒还吞噬着城市的健康
我和战友们依然坚守岗位
片刻歇息，我多么想看存储手机里
的家乡
家乡的紫薇花朵与河流
老公 女儿，打开窗户吧
大地已春暖花开
武汉的樱花开始吐艳

相信那一天
那一天病毒彻底消亡
我会登上高高黄鹤楼
向你们报告
武汉的春天已经来临



触摸春天的人

◎青 瓷

没有那个时候
比此时更渴望一场暖春的来临
庚子寒冬
山水沦陷于一个冰冷的名字
病毒，让太多生命体验长夜的孤寂
他们来了，一群触摸春天的人
迎风逆行
不畏长夜，以爱之名

用生命守护生命
凭着一颗悲悯的心
坚硬的骨头为证
蓝天在，热血在，爱在
阴霾怎敌人间芳菲
他们带来的春天
必将盎然生机

如果我有一部时光机

◎陈若溪

如果有一部时光机
我会回到凶恶的病毒入侵之前
对那些残杀野生动物的人
大喝一声：放下你残忍的刀
对那些把野味填进嘴里的人
大喝一声：闭上你贪婪的嘴
如果有一部时光机

我会去往那充满希望的未来
我要劝告那些贪婪的人
不要再把潘多拉魔盒打开
我还要提醒所有人
如果魔鬼逃出，我们谁都躲不开伤害
啊！到那个时候
世界多么友好，我们多么幸福

等 你

◎ 陈立华

听，出征的号角
已经再次吹响
我看不见你了
站立在出征的队伍里
凛冽的风中
眼睛闪着坚毅的目光

你就要走了
紧紧握住你的手
怎么也不愿松开
你柔软的双手
传达着温暖
让我心海此起彼伏
心潮澎湃

你就要去了
到武汉
到抗击病毒前线
用你的青春火焰
把武汉夜空点燃
去温暖
另一颗心

在逆吹的风中
你渐行渐远的背影
决不孤单

盐都三百二十八万人民
就在你的后面
一双双期盼的眼

此时此刻，
我的心插上翅膀
像一只春燕
像一只黄鹤
随你千里万里
日日夜夜陪伴

我久久渴望你
像一朵报春花
捎来了春天的消息
枝头上颤放的红梅
那就是你动人笑颜
我的白衣天使
所有的话都凝作一句
等你归来
归来在釜溪河畔
归来在紫薇树下

花儿已经开放
春天必将来临

众志成城战硝烟（组诗节选）

◎ 倪雪潇

1. 狼烟起

新冠病毒偷逍遥
大年无端变味道
中华大地狼烟起
火红春晚寒风萧

2. 狂飙

消息
插上恐惧的翅膀
突破愚蠢的樊篱
宣告
武汉病了

消息

突如其来不分好歹
铺天盖地世上狂飙
封堵，无聊
坦荡，王道
中国
健康重要！

3. 亮剑

武汉
病毒侵袭的苦笑
恐慌胆怯的狂逃
白衣将士昼夜操劳
重负难消

都是因为你——

病毒新冠
我们亮剑向你开炮

4. 封城

中国迎大考
为了遏制春运浪潮
为了斩断病毒魔爪
听从党的领导
封城
大无畏的决断
注定载入史册的思考
注定震撼世界的妙招

5. 进行

党员践行誓言
勇士响应号召
总理亲临
院士上阵
军人开道
白衣天使
警徽闪耀
……
你也逆行
我也逆行
用生命换取生命
请战书誓与死神赛跑
泪眼盼你凯旋的微笑

捐 款

◎ 赵义华

汽车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颠簸，终于要到达老家的村头，因为“新冠肺炎”病毒的入侵，整个春节都宅在家里，这还是节后第一次回家看望父母。路上，正碰上要去村委会捐款的父亲。出于对这种特殊时期的好奇，我赶紧从包里拿出一个崭新的口罩，替换了父亲那已经变了色的口罩，和他一起前往村部。

一路上行人稀少，一扫记忆中过年的那种热闹和喜庆。村道两边微微睁开了眼的油菜花，突然给人一种凄楚无助的感觉……远处偶见田里躬身撒种的农民那娴熟的动作，仿佛告诉我即使疫情未解，毕竟生活还得继续。

走进村部广场，但见坝子里已经站了很多人，村里的第一书记已经开始动员了：“党员同志们，今天把大家召集过来，主要是想跟大家说一说向武汉人民捐款的事……”没等年轻的书记把话说完，大家议论开来。

“该捐，该捐！”

“那些得病的人好造孽哦，能帮一把是一把。”

“国家遇到了困难，我们作为党员咋子都要出点力，为国家做点贡献噻……”

就这样，第一书记的话还没说完，捐款的队伍已经排起。

突然队伍中的一个老人引起了我的注意，他牵着一个小女孩排在队伍的后面。由于离开老家久许的原因，老人的名字我已经记不起来了，但他黑黢黢布满皱纹的脸上还是尽显慈祥，约么七十多岁的样子，在人群里，他没有附和着其他人的议论，一手牵着小姑娘，一手伸进衣服的内口袋摸了又摸，然后紧跟着捐款的队伍挪动脚步。

我驻足留心着老人的举动，当轮到他捐款的时候，只见他松开了小女孩儿的手，一手牵着外衣的领子，一手伸进内衣口袋，哆嗦着掏出一个裹紧了的塑料袋子，里里外外裹了好几层，然后用颤抖的右手将口罩往下拉了拉，用食指蘸了一下口水，小心翼翼地从塑料袋里摸出了最大票面是二十、其余尽是十元、五元和一元的一沓零钱……

现场的氛围顿时有些凝固，我踮起脚尖注视着老人那双长满老茧的双手，就在他自己开始数钱的时候，年轻的第一书记接着老人的手说：“王大伯，您才脱贫，生活还属于困难，所以这次捐款你就不用捐了，你的那一份我们大伙帮你

捐……”

老人没说话，只管数着手中的零钱，脸上显现那种窘迫的恼怒，这个时候小女孩扯着老人的衣角、仰着头望着爷爷问“爷爷，我们也捐吗？”

只见老人满脸的窘红，回了女孩一句“为啥子不捐啊？”

这时旁边一个年轻的女同志红着眼睛跟老人说：“王大爷，不是说你不捐，而是你要捐的那一份，我们大伙儿帮你代捐，因为你的生活也不富裕，没有其它的意思。”

只见老人的脸一下子僵硬了许多，不自然地反问道：“怎么了嘛？嫌我不是百元大钞麻烦啊？是的，我是拿不出好多钱来捐，但作为一名老党员，该有的党性我还是有的，武汉那边所遇到的困难，我在收音机里每天都听着的，这个时候可惜我年纪大了，不然的话我都愿意亲自去武汉帮助那里的市民，还有那些被困在武汉、不能回家的人，他们急需要我们的帮助啊！我嘛，虽然不富裕，但起码每天还吃得饱饭嘛……”

现场的气氛顷刻间被凝固，而我，也被老人的那份坚定的党性所折服！禁不住揉了一下模糊的双眼。

无论人家怎样的劝说，老人都给予了坚定的回绝，没有一丝一毫商量的余地。

只见他把手中的一摞零钱放在了负责登记的工作人员面前，撂下了一句“这是一百元，请你写上王家强的名字！”说完就牵着孙女离开了现场。

我动情地凝望着老人渐行渐远的佝

偻身影，想象着他年轻时曾经的挺拔！从他轻松的脚步间体会到了他为党解忧后那种出自内心的宽慰。

这不经意的一次遇见，让我这趟回家探望父母的旅程收获了意外的能量，这能量就是——

只要我们众志成城，就一定能够战胜疫情，我们是一个百折不挠的国家和民族，在灾难面前，我们一定战无不胜！



妻子的生日

◎ 吴定权

抢救还在进行。

武汉的冬天真冷，窗面飘起了雪花。阎成估计还有十分钟手术就会结束。但现，在正是最紧张的时刻。他感到了手术室很热。阎成知道怎么浑身发热，他知道，这会儿他千万不能分心。

但他又必须分点心。因为，再过二十分钟就是他妻子雅洁的生日。

6: 10。

阎成是传染科临床主治医生，雅洁是病理分析室医生。

来武汉后各自都争分夺秒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忙乎，见面相处机会基本没有。人命关天啦！何况疫情正是在“关键”的14天中的爆发期。虽然不能见面，但今天阎成觉得一定要给雅洁一个电话。这是他结婚以来多年的承诺。今天的六点半，也就是在今天的“辰”时，6: 30，是雅洁二十八岁生日。

阎成是在读研时追上大四的校花雅洁的。论颜值和家境，阎成比雅洁那是相差甚远。但雅洁没拒绝他，仅有一个要求，就是男方必须在每年她出生日时的“辰”时，紫薇星上升时给她一束鲜花或亲吻。阎成承诺了。结婚六年来，阎成每年都坚守“承诺”，但今年——

阎成为难了。但一定得去个电话，专心手术吧！阎成告诉自己，心里的热与外面的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嘟——，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六点十分”。阎成在手术台前看了一下手机的闹钟，确认是6: 10。心里又是一阵热浪袭来。

阎成继续手术——

“嘀铃铃——”过后，手机里传出了“致爱丽斯”的音乐，这是老公阎成为她专门设计的。时间时00: 00表示时间时，不加“分”，这音乐一完，他一定会从房间的哪个角落里钻出来，神秘兮兮地到她身边，把预备好的鲜花献给她，然后抱紧她。每年她的生日那酒鬼都会这样。但是，今年可能不行。

两人支援武汉来到医院后还没能见上一面。阎成是传染科主任医生，那边重症患者多，肯定脱不开身。雅洁这边是病理分析，取样也多，真是忙不开。也罢，今年的生日就原谅那小子，忙完再说吧。想到此，雅洁又开始了她的工作。

医生小静过来说，雅姐，你休息会儿吧！剩下的几个样我来做。为赶做样品分析，他们是轮换做样，即：人歇工作不停。样品太多，要从样品中找出“病

源”，只有加班加点，用大数据来找出瘟源。

雅洁也有些累了，笑着说，天快亮了，好吧，辛苦你。

武汉的冬天真冷。但雅洁心里还是热乎着，她想阎成此时在干什么？想着想着，他在分析室的沙发上斜躺着小憩了。一闭眼，眼前就像电影一样上演着他们过去的故事。她蕙心地笑了。

往年清晨的这个时候，闹钟一响，家里的那只金毛就会摇着尾巴欢快地扑进屋里来，把睡梦中的雅洁弄醒。接着就是阎成嬉皮笑脸地来到跟前献花，嘴里还是那句老掉牙的话：亲爱的，生日快乐！——

——房门开了，今天进来的阎成是身穿太空服，戴着口罩墨镜进来的，手上根本没有鲜花，只见他一下扑进她的怀里，狂乱地亲吻着她，亲吻中，那嘴唇还带着几丝酒味儿——真酒鬼！

许是工作太忙，他没来得及去准备鲜花。这是在家里还是哪里？雅洁自己都懵圈了。屋子里好像全是鲜花，那芳香格外袭人。雅洁斜趟着进入了梦乡，嘴角露出了微笑——

手术紧张地进行着，这是位70多岁的重症患者，不能有半点马虎。阎成还是聚精会神地手术。

又过去了五分钟。

手术终于在6:15完结，剩下的是助手们的工作，阎成摘下眼镜，在手术室外的沙发上坐了下来。

刚坐下，眼皮就开始打架，他闭上了双眼一下就睡着了。他想着出征的情

景。——我们是逆行者，为了大武汉，我们冲锋向前。飞机在天空盘旋，云啦海的——阎成抱着行前医院同事们给他献的鲜花。这花真香啊。不对，这花应该献给谁？他反复自问，献给谁？突然，老婆雅洁的调皮笑脸展现在他面前。

这是校花呀，我追到的女神。但她今天怎么穿着太空服，那一头长发也没了？但脸颊还是那么美。又在我面前装神弄鬼了吧！肯定是要鲜花了吧？

武汉的冬天真冷，小憩一会儿，阎成打了个寒噤。他突然醒了，对，今天什么日子？老婆大人的生日。我的天啦，差点耽误大事，辰时六点半。

6: 20了。

武汉的冬天确实很冷，窗外还飘着雪花。看着雅洁坐在沙发上满嘴的微笑，医生小静真怕她感冒，立即冒失地叫了一声，雅姐，捡钱了？睡了还在笑。听小静一问，雅洁立即从梦中惊醒。笑着说，没捡钱，是梦见那酒鬼了。

小静知道她说的酒鬼是谁。阎主任没啥爱好，就是下班后爱喝两口，这在医院都众所周知。小静说，哎呀，梦见男人不好哈！

是吗？雅洁懵圈似的问。怎么了？

说是梦见谁就要和谁分开。小静诡秘地说。

他敢！不信，他十分钟之内就会来电话！

小静张着大嘴，说，真的？你就那么神？我不信！

不信我们打赌！

赌就赌！十分钟后他来电话，回去

后，我请你一顿火锅？——但你不能给他去电话！

好，一言为定！

好，驷马难追！

两个女人就这样下“赌”了。

年前冬天一日，阎成下班回家，一进屋那金毛就摇头摆尾地迎了上来。顷刻，一阵芳香传来。进到餐厅，只见雅洁身着围裙，站在桌前微笑，像日本女人一样对他躬身：酒鬼，生日快乐！

我的天啦，雅洁破天荒地为我做了一大桌菜。听她说我生日快乐我才恍然大悟，今天是我生日。我是冬月，她是正月。这几天随市政府扶贫团队送医下乡，我还真忘了自己的生日。还是老婆好，她记住了我的生日。

我的生日？我真记不起来。我突然感到，能记住你生日的除了父母，那就是真心爱你的老婆。谢谢！我赶快上前，一把搂住了雅洁。问，你怎么记住的？

你六年来都能记住我的生日，每年在6:30都能送我鲜花和吻，我怎么能忘记你的生日。来，喝酒吧，酒鬼，祝你生日快乐！

一句很平常的“生日快乐”，真的让我很感动。一股暖流，甜甜地流进了我的心底——

打那以后，我更加坚定，必须兑现我对雅洁一生的承诺。但今天，已经是6:25了，我该怎么办？身处疫情一线的手术室，我该怎么办？阎成仿佛听到了时钟的嘀嗒声。

她说过，阎成的谐音是盐城，我是雅洁。盐是洁白的，无私无瑕的，你阎成

和我雅洁命里相和，你这辈子是跑不掉的。

是，我是阎成，盐城是无私无瑕的。我不会跑的。

6:28。

两个女人僵持了一会儿，时间指向6:28。小静看着试管盒，不时回头看看雅洁。那幸灾乐祸的眼神是在对雅洁说，姐，盐都火锅哈，你请定了。

雅洁稳坐沙发上，抿笑不语。我坚信，火锅你请客！

6:30。

《致爱丽斯》音乐过后刚好6:30。阎成拨通了雅洁的电话，要求视频——

小静：真的是他？

你来看，有假包换。

雅洁打开视频——

老婆生日快乐！——

老公多加保重！——

你的太空服好帅！

我爱的天空不败！

小静对着视频：你们两个让我也爱，你们两个好“嗨嗨嗨”。

国旗和太阳一同升起

◎ 钟惠芳

今天是2020年2月17日星期一，按照校历安排，今天应该是春季开学第一天。

往年的这个时候，校门口早已经是人头攒动，成百上千的学生家长聚集在广华小学大门口，踮着脚尖，交头接耳，情绪激昂。因为这一天也是孩子们开学典礼的日子，是孩子们翘首以盼的庄严神圣的时刻。校园里鼓乐喧天，鼓号队员穿着整齐亮丽的仪仗队员服装，阵容严整，大鼓小鼓小号恰恰手踏着矫健的步伐护送国旗缓缓行至升旗台，一千多名少先队员用稚嫩的小手敬着队礼，目光灼灼地注视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沐浴着春风伴随着明媚的阳光冉冉升起。优秀的少先队员代表要在开学典礼上代表所有的少先队员宣誓：

“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为中华民族之崛起而读书！”稚嫩的童音响彻云霄。

然而，今天的校园却异常的宁静。因为冠状病毒疫情防控形式依然严峻，孩子们都被社区和家长们禁锢在家里，只能从窗口探出小脑袋来，焦灼的目光中噙着泪，个子矮一点的弟弟，搬来小凳子，踮着脚、探着头、注视着学校操场的方向，看着安静而肃穆的教学楼，崭新闪着光芒的绿色塑胶跑道，缀着露珠的草坪和飞舞着彩蝶的花蕊：“妈妈，我想同学们

了！”“奶奶，我想老师了！”“外婆，我想上学了！”孩子们从来没有如此地渴望上学。

妈妈鼻子酸酸地注视着安静的教学楼，空气中弥漫着新桌凳的松木清香，讲桌上的绿萝像绿色的瀑布倾斜而下，校园上空洁白的鸽子在太阳的七色光芒中展翅飞翔。两颗小脑袋在窗口攒动，像两只饥饿的乳燕：

“妈妈，什么时候开学呀？”

“妈妈，落下的课程怎么办呀？”

“快了，离开学的时间不远了！”

妈妈俯视着一天一天热闹起来的大街，戴着口罩的行人，匆匆的背影在泪光中有些朦胧。

正在这个时候，校园的广播里突然传来了《义勇军进行曲》嘹亮的旋律：“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妈妈，快看，是校长！”旗绳在校长的手中像两束炫目的光，校长昂着头，目光炯炯地注视着五星红旗，伴随着太阳冉冉升起，窗口的小哥哥说：“妈妈，国旗好美呀，像朝霞一样灿烂！”弟弟说：“妈妈，妈妈，国旗像不像一轮红红的朝阳？”

“妈妈，您说，我和哥哥谁的比喻

一个老兵的战“疫”

◎ 曾丛莲

从正月初一开始，永和村的“村村响”广播就每天12个小时轮流播放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疫知识宣传，响亮的播放声从安装在三个点位上的六个大喇叭里，传进全村村民耳中。

宋正明的家刚好位于其中一个喇叭点位的下面，几天下来，刺耳的喇叭声让他家里人无不叫苦不迭。老父亲有心脏病，最怕喧嚣吵闹；妻子抱怨不能出门，在屋里看电视又听不清楚；读高中的女儿更是愁眉苦脸，说无法静下心来学习。

身为退伍军人的宋正明，六年的部队生活练就了一身铮铮铁骨，性格刚脾气直，当妻子提出让他去向村民委员会主任高杰反映，能不能把广播播放时间缩短或者把声音调小时，当即黑了脸，指着电视上的疫情新闻报道说：“对比武汉疫区里随时处在感染病毒风险中的同胞，咱们这点

噪声算什么困难？村里许多老人不识字，发宣传单看不懂，只有利用广播反复宣传，才能引起大家对抗疫战争的高度重视。国事大，家事小，决不能给村里添乱。”

为了解决喇叭声的问题，宋正明左思右想，终于想到一个办法，做了几个棉花球，让父亲，妻子和女儿都把耳朵堵上。

“爸，你咋不堵耳朵？你不怕吵吗？”女儿看父亲只做了六个棉花球，奇怪地问道。

宋正明告诉女儿，他已经报名加入了村里的防控工作志愿队，明天就开始上班，不待在家里自然不需要堵耳朵。

妻子一听丈夫要去当志愿者，顿时急哭了：“我不许你去，出门工作就要接触各式各样的人，病毒看不见摸不着，万一被传染，我们家就完了。”

“穿过军装的人一辈子都是兵。现

更好？”妈妈笑了，是的，就是朝阳，她挣脱薄暮冥冥的地平线，驱散重重的阴霾，冲破厚厚的云层，从东方升起来了。春泥开始解冻，春蕾开始绽放，黄莺开始歌唱，万物复苏，整个世界都绽放着光芒。

“孩子们，咱们继续复习古诗吧！”妈妈用手指擦擦眼角。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妈妈带着孩子们，把小书桌搬到阳台上，整个屋子便沐浴在一片霞光中。

在村里已经打响了这场没有硝烟的防控战争，急需人支援，我不上谁上。”宋正明挺起胸膛，坚定的答复妻子道。

次日一早，宋金明到村委会报道后，立即接受了工作任务，配合值守民兵在村口设置的交通管制点位为进出人员测量体温。

戴上口罩和印有“志愿服务者”三个字的红袖套，手拿体温枪走上工作岗位的那一刻，宋正明觉得自己又成了“持枪”战斗的战士，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打赢这场仗。

随着全国各地确诊的新冠肺炎病例越来越多，疫情发展形势也越来越严峻。永和村从初十开始正式封村，每户人家发放一张标明出入时限的通行证，只准许一周两次到镇上采购生活必需品。

宋金明打起十二分精神，对量体温的工作半点也不敢马虎大意。因为他深知身后守护的是全村人的生命安全，一个疏忽就可能会导致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

一天中午，民兵回家吃饭了，只剩下宋正明在岗位上。这时村里的陈大虎开着摩托车来到点位上，嬉皮笑脸地说通行证忘带了，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熟人，恳求宋正明放他出去。宋正明板起脸摇头拒接，表示只认证不认人。陈大虎顿时恼了，驾驶着摩托车就要强行闯关，宋正明双臂抱在胸前，一夫当关的站立在公路中央，毫不惧怕。唬得陈大虎只得乖乖的退了回去。

正月十三，村里八十六岁的老人张长贵因摔跤导致脑淤血突然去世。按照本地以往的风俗，去世的高龄老人都得请道士来做道场，念祭文，把丧事办得热热闹闹。张长贵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加上媳

妇女婿孙子外孙，光灵堂前跪了一地。

得知消息的高杰赶紧到张家对众人进行说服劝散，政府一再宣传，疫情防控非常时期禁止举办人员群体性聚集的寿席、丧事等，所有排场必须取消。然而任凭高杰口水都说干了，张家子女却半点不听劝，纷纷表示要尽最后一份孝心，即使冒着传染上病毒的风险，也要把父亲风风光光送上山。

“你们口口声声说尽孝心，也不怕打自己的脸。张大爷生前一个人独居，你们五兄妹互相推诿，谁都不肯接到家里照顾，去世了却来假惺惺扮孝子，我都替你们害臊。”住在张家隔壁的宋正明，刚好下班回家，见此情形忍不住挺身而出，把张家子女痛骂了一番后，又站到棺材前，命令大家站起来立即散开，宣布自张大开始五兄妹每天轮流来为张大爷守灵，五天过后出殡。

宋正明威风凛凛的气势和义正词严的训斥，让本就心亏的张家五兄妹个个脸红耳赤，只得表示愿意听从安排。

一场风波就此消弭，高杰忍不住暗里对宋正明竖起了大拇指。

宋正明每天都在手机上关注着疫情更新信息，还第一个主动给村委会捐款，用于防控工作经费。在他的影响下，村里累计收到村民的爱心捐款上万元，促进了防控阻击战的有力开展。

在春风轻拂中，笔直站立在岗位上的宋正明，工作空余，总会抬头凝视正前方村党群服务中心广场中央那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心里默默祝祷：中国加油！武汉加油！他以一个老兵的刚强意念，坚守在阵地一线，充满信心地迎接着胜利的到来。

大年三十情

◎ 华祥利

人物：老张——□51岁，妻，退休在家；

老范——50多岁，夫，医生；

小范——20多岁，儿子，□武警警官；

孙女——珊珊，七八岁，小学生□；

社区志愿者甲和乙——□一男一女，20来岁。

时间：大年三十的傍晚

场景：张大姐家客厅（布景：桌子、茶几、电视、沙发，茶几上摆放着水果，桌上菜肴丰富）□

幕启：（孙女坐在桌前，电视上直播着疫情）

珊：一、二、三、四、五、六、七……奶奶，已经十样菜了。

张：宝贝，那就是十全十美的意思。（穿着围裙从厨房里出来）

珊：那我可不可以先品尝品尝，享受享受？

张：那宝贝先对我表示表示、答谢答谢？

珊：好！（唱《一二三四歌》）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像首歌，绿色军营，绿色军营，教会我，唱得山摇地也动，唱

得花开水欢乐，一呀么，一呀么，一呀么一，一杆钢枪交给我，二呀么，二呀么，二呀么二，二话没说为祖国……）

（老范回家，戴着口罩）

范：珊珊唱得真好。

珊：爷爷！

张：老范，要不要我把眼睛闭上。

范：闭眼？你又来了！（唱《我的眼里只有你没有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只有你才是我梦想，只有你才叫我牵挂……

张：（抢唱）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我的眼睛为了你看，我的眉毛为了你画，从来不是为了他……

珊：真好听、真好听。

张：向老范伸出手（要礼物的意思）

范：拉起张的手（俩人用舞蹈姿势转一圈）

张：没感觉。

范：哈哈，你拉我的手，就像我左手握右手，老夫老妻没感觉正常不过。

张：哼，我是说没感觉手中有礼物。

范：礼物？哎呀，我没去买。

张：你第一次许愿就送空头支票？

珊：羞、羞，爷爷说话不算数！

张：（唱起《今天是我的生日》）今天是我的生日，没人会想起，今天是我的生日，没人会想起……

珊：爷爷，今天是奶奶生日。

范：对，奶奶五十一岁大寿。

张：礼物影子都没有一个。

范：老伴，对不起，这几天太忙了。

张：去换衣服，今天就罚你炒菜洗碗连同抹地板。

（小区的广播声响起：各位业主，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不聚会不聚餐，疫病传播不认人；不串门少出门，宅在家里做贡献；多通风勤洗手，讲究卫生保健康；若发热上医院……）

张：知道了，知道了。

（门外有匆忙的脚步声，珊蹑手蹑脚地去听）

珊：奶奶，今年春节不串门，来串门的是敌人，敌人来了不开门。

张：还是要看是什么人。

（手机响，老张接电话：姐，我已下高速了，但我左想右想，还是准备倒回去，今年就不上门给你过年和庆生了。）

张：为什么？我望你眼睛都忘穿了。

（姐，现在疫情严重，少吃一顿饭，亲情不会淡；不聚餐是为了以后还能吃饭，不串门是为了以后还有亲人。）

张：你们进来，我们不怕。

（姐，要想天天喝鸡汤，紧密跟着党中央，我们回家。再见！）

（儿子小范穿着武警服，打着电话从里间屋里出来）

儿：老婆，那就辛苦你了。

张：儿子，你舅舅都下高速了，可又说不来了，你快劝劝他。

儿：妈，现在请吃的饭都是鸿门宴。

张：什么鸿门宴，你舅舅不是外人，我们每年都一起吃饭看春晚。

（老范从房间出来，悄悄藏旅行包）

范：老实在家防感染，丈人来了也得撵，人与人隔离是最有效最简单的办法。

张：丈人来了也得撵？六亲都不认？

儿：妈，今年过年不串门，串门只串自家门！

张：客厅门、卧室门、厨房门、厕所门？

范：对头，至爱亲朋网上聊，公园商场不用逛，预防感染最重要！

张：我都快一年没见到我兄弟了。

儿：妈，安心居家，利我利他。

范：待到春花烂漫时，我开车送你去相会。

珊：舅公不来，明明也不来，不好玩。

儿：珊珊，来，我给你压岁红包。

珊：不要，我要和明明哥哥玩！

范：珊珊，等着吧，病毒一定会消灭。

张：这个挨千刀的新型冠……军病。

珊：奶奶，叫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范：你看，我们珊珊都清楚。
 珊：我还知道，只要还有一粒米，不往人多地方挤；只要还有一根葱，不往菜场里面冲；只要还有一块肉，不往超市里面凑；只要还有一口气，待在家里守阵地。
 范：对，奶奶就要有这个精神。
 儿：珊珊真棒，还知道这些。
 （老张的手机响，接电话：妈，今晚我不能回家吃饭了，我们社区要挨家挨户调查外来人员情况。）
 张：不能请假？
 （妈，这个时候我不能请假，不能离岗。）
 儿（凑到电话前）：老婆，你就安安心心地工作，我们都支持你。
 张：好嘛，你去忙，家里有我。
 范（点赞）：老伴！
 儿：妈，有件事，我给你说一下……
 张：一会儿说，我的九大碗该出笼啰。（进厨房）
 （儿子在客厅里徘徊，老范拿出旅行包）
 珊：过年啰！
 张（端着菜）：咦，你俩爷子今天姓站？
 儿：妈！
 范：老伴！
 张：这么隆重？准备对我来一番深情表白？
 儿：妈，我要赶回部队，我们大队要驰援湖北，今晚就要出发。

范：儿子，好样的，雄起！
 张（指着旅行包）：你，你也要出差？
 范：老伴，还没来得及给你汇报……
 张：不听，你一汇报就是加班就是工作。
 范：老伴，我得回医院，我是支援湖北医疗队的一员……今晚也要出发。
 儿：爸，好样的，雄起！
 张：你们口口声声喊不出门要隔离，那先从你们做起，今天大年三十又是我的生日，我看今天哪个敢出门？
 儿：妈，你一直通情达理。
 范：老伴，你一直是我的贤内助。
 张：不要拍马屁，我从不涂脂抹粉。
 儿：妈，亲爱的妈妈！
 范：亲爱的老伴。
 珊：奶奶，我亲爱的奶奶。
 范：老伴，等战胜了疫情，你想隔离我多久就隔离多久。
 儿：妈，军令如山，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张：还是那句话，你们先隔离好自己。
 儿：妈！
 范：老伴！
 （咚咚，敲门声，甲乙俩人各自穿着社区志愿者背心）（儿子忙着打电话）
 珊：（让大人不出声：嘘）今年春节不串门，来串门的是敌人，敌人来了不开门。
 甲（拿着记录本）：小朋友，我不

是敌人，家里有大人吗？

珊：今年过年不串门，要串只串自家门。

甲：小朋友，我是社区入户调查志愿者张利。

范：入户调查的人，我们要好好配合。

张：大人全部在，什么事？

（珊把门打开）

乙（拿着倡议书）：小朋友，请退后保持距离。

张（对乙）：哎呀，小王是你，快进来坐。

乙：你是……张阿姨？（张欲拉乙）

范：暂停，你拉她她紧张，她拉你心慌。

乙：对、对，保持距离。

甲：你们有从武汉和外地来的亲戚与朋友吗？

范、张：没有、没有。

甲：家里有人发热干咳吗？

范：没有。

乙：那这段时间原则上，不聚会不聚餐不串门，多通风勤消毒勤洗手，戴口罩防火防盗。

张：我坚决不串门，要串只串自家厨房房、客厅门、卧室门。

范：在家来来回回、安安稳稳、从容容。

乙：请看倡议书。

张：小王你们辛苦了，快回家过年。

甲乙：谢谢阿姨，我们今天要加班

调查。

儿：妈，我走了。

张：哎哟，我头痛。

珊：奶奶，你怎么了？

范：今天的降压药吃了吗？

儿：还有降糖药？

张：都吃了。

范：我测一下温度。（从包里拿出测量仪）

儿：正常吗？

范：36度，正常。（又摸脉又听心跳）

张：哎哟、哎哟……

珊：奶奶，你不要吓我……

儿：爸，怎么样？

张：哎哟，我胸口痛，全身都痛。

范：这病来得突然，珊珊，你快回房间里去。

珊：我要与奶奶在一起。

范：听话，你要马上与奶奶隔离。

儿：珊珊，回房间。

张：老范，我走你前面，你出去就不用担心我了。儿子，你走嘛，我是小病。

范：（对儿子）打电话给你岳母，让她马上把珊珊接走。

范：老伴，来，我背你上医院。

（儿拨电话，传来拨通的声音）

张：我看哪个敢把我的珊珊送走？
电话关了。

儿：妈！

范：你需要上医院，你病因不明，珊珊小，先与你隔开再说。（背老张）

张：（挣脱）我……我好了。

儿：妈，你？
 （老范暗示小范，小范明白了）
 张：我……我心痛。
 范：心痛也要上医院。
 张：我……心不痛了。
 范：好了？
 张：好了，也没好，还隐隐作痛。
 范：老伴，你的心情我理解。
 儿：妈，军人的职责是保家卫国，我理应去。
 范：老伴，医生的天职是救死扶伤，我得上。
 张：可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老伴。你们去了，我吃不下饭，我睡不着觉，我心慌、我心痛、我害怕！
 儿：妈，我从小就百毒不侵。
 范：我与非典较量过。
 张：可你们也是人，又不是特殊材料做成的。
 儿：妈妈，我穿上这身军装，就不是您一个人的儿子了，我就是所有老百姓的儿子，我的命就是老百姓的。妈妈，今天就对不起您了。
 范：老伴，医生的使命就是一切为了病人，与患者一起战胜疾患和痛苦。老伴，我对不起您了。
 张：我知道我拦不住你们。
 儿：妈，那我得走了。
 张：你……你们快去吧！
 儿：（敬军礼）妈！祝您生日快乐，健康平安！
 范：老伴，祝您年年有今朝！
 张：我只有一个要求。
 老范和儿子（一同回身）：什么要

求？
 张：一定要给我平平安安地回来。
 珊：爸爸妈妈，你们一定要平平安安地回来。
 儿：一定。
 范：一定！
 珊和张：我们等你们胜利回来。
 （响起《为了谁》的歌声）你是谁，为了谁，我的战友你何时回，你是谁，为了谁，我的兄弟姐妹不流泪，谁最美，谁最累，我的乡亲，我的战友，我的兄弟姐妹……）
 （演员在歌声中一起向观众敬礼）

幕落



庚子鼠年春节赋

◎ 邓科

庚子鼠年春节，武汉冠壮肺炎流行。为避免扩散泛滥，武汉已毅然封城。中枢有令：全国严防死守，公民宅家防御；白衣天使、三军将士，组队出征江城。此乃2003年“非典”之后，中华大地又一次生死存亡地全国抗毒拼争。

春节大假七天，我等众生严守纪律，闭门在家自行隔离防守。余翻看手机，关注疫情变化，与亲友交流，共克时艰；恶补旧课，细读圣贤之书，好充电提档，与时俱进。今已正月初七，奉命大假延长；上班上课之人，一律推迟日期。全国防控疫情，千城万乡众志成城。

余生也孤陋寡闻，悠悠七十余载，首次面临封城延假，上下同心举国抗争。十亿人民十亿兵，特事特办斗妖氛。君可见：火神山，雷神山，钟南山，三山镇魔怪；谁知：武汉强，湖北强，中国强，百强灭瘟神。紫薇我无力江城参战，有心写诗记事与众分享：

(一)

庚子迎新正举行，
江城告急降灾星。
中枢有令严防守，
不许肺炎肆虐行。

(二)

冠壮妖魔武汉横，
中华十亿斗灾星。
千家万户闭门守，
征战英雄逆向行。

(三)

南山院士入孤城，
率领万千义勇军。
抛舍小家为大众，
白衣天使显豪情。

(四)

岂容疫情任横行，
华夏城乡十亿兵。
举国同心战病毒，
春回大地定升平。

沁园春·面对疫情

◎ 刘蕴瑜

庚子年关，万众震惊，武汉疫难。
眺长城内外，爱心无限，云山聚力，仰仗高山。
患者无穷，华佗有限，有万千声音不安。
高声唤，逆行奔前线，勇士欣然。

高层决断超前，赞豪杰无私闻巨澜。
有仁心护佑，驰援武汉，告知世界，必过重关。
众志成城，千帆齐发，魔鬼何堪称
瘴顽。
神州愿，望阳光子岁，华夏平安。

摸鱼儿·依襟轩更能消几番风雨词韵有寄

◎ 王发庆

喜春阳，新临窗牖，光波穿叶和煦。居家已过双旬日，难得乐邀翁妪。曾记否，年节后，青蕃到处闻莺语。诗朋酒侣，任安步当车，访梅寻柳，飘渺纸鸢舞。

荧屏里，仍是江城瘴雾。万千生命伤蠹。耆衿抱憾非医者，空有爱心如故。君莫沮，荆楚地，驰援天使将身阻。驱魔最苦！正寒条新芽，轻磨歙砚，遥盼鄂山曙。

巴雨词作四首

◎巴 雨

[青玉案] 庚子贺元宵

神州又是花千树，皓月伴，过三五。
雷火神山不畏苦①。情牵汉楚，病痛中华，家国经风雨。

武昌三镇嫦娥舞②。那就是，英雄好风度。众志成城豪迈路。腊梅迎雪，恭送瘟神，恰到风光处。

(词林正韵第四部) 和李弥逊四仄韵。

注：①指新建的雷神山，火神山医院。②指武昌，汉阳，汉口三镇，统称武汉。

[梅花引] 临窗西山晓雾

西山处，寒风露，云窗窈窕只见雾。

小河叉，钓鱼虾，犬吠篱笆，流水农人家。

枝头衔月霞光照，峻岭晨曦竹笛早。

白云欢，雾云欢，香雾萦鬟，紫虚梦中仙。

[一叶落] 银鼠拜年

喜鼠闹，新年到，扎西德勒拜年了！俏梅瑞雪俏，人勤春来早。春来早，好运福来报。

[汉宫春] 庚子立春时

鼠笑春来，看武昌三镇，袅袅春幡。火雷神圣，谁敢冲地拼寒？中华劲旅，战疫瘟，斗志更坚。我们信心百倍，亲情漫漫人间。

听党一声号令，医生战士，奋赴前沿。心不断情不断，休戚相关。同舟共济，彼并肩，共渡难关。春不晚，蓝天红日，声声祖国平安。

战 疫 赋

◎ 王 骁

越以己亥之年，辛丑之日，流毒蔓延，疫疬骤起。余乃巢身蜗室，潜藏不出。既叹江城之疫情，复慨神州之不易，顿时悲从中来，不可断绝，故作《战疫赋》，其辞曰：

若夫病毒之因，本饕客口腹之妄；泛滥其源，实愚民无知之殇。山野精灵，远匿尘嚣之动荡。楩楠豫章，何踏俗世之肮脏？未侵黎民之秋毫，竟引贪夫之欲望！况乃古之蝙蝠，皆奉为吉鸿之瑞象；今之蝙蝠，尽弃为瘟祸之宿丧。其为谁之过欤？当今之世，偷盗贩猎，既屡见之不可谓鲜；滥砍乱伐，复常视之不能称奇。此天灾也？人祸也！呜呼！人不罪已而咎造物之主，其为可也？

若乃疫毒之炽盛，非祭祀之可弑。当遵政府之法令，循医者之禁止。扼谣传之流播，拒蜚语之不实。斩瘟神虐肆之于门庭，虏冠魔跋扈之于蔽膝。况闻此病也，轻则畏寒乏力，重则索命塞室。于此时也，缩身其室，非危急而不出。谢客闭门，非紧事而不晤。更乃冠魔猖獗，横暴于酒垆之喧邑。病毒傲睨，偏闻于闔閨之闹市。疫疬潜藏，候耄耋而遂噬；流毒隐匿，伺孱弱以欲栖；猖獗无隐于獠口，奸诈尽显于狼心。

至于江城武汉，始于汉制。风光旖旎，天下四聚之地。交通便利，九省通衢之市。更有兵甲盈营，何惧其冠魔之流

溢？白衣满院，岂畏乎疫妖之窜逸。既无草木皆兵之要，亦无风声鹤唳之须。但凡勤盥消毒，流疫不敢逾屋。佩罩杜防，疬病不敢沾附。况乎前有文亮，警危难之将覆。后有南山，降冠毒之既驻。四海同胞，众志成城捐储物。九州兄弟，紧急驰援踏征途。安心居家，风波当去。万众一心，疫情可祛。至其雨后初霁，劫波终有渡尽之日。否极泰来，灾祸亦有期满之时。残魔若灭，当有防微杜渐之思。余妖但去，也防卷土重来之势。居安可以思危，殷忧亦能启圣。千古印鉴，不无道理耳。

且夫吾泱泱之华夏，俊采星驰之邦。赓轩辕之智慧，胤炎汉之辉煌。医者仁人，岂止于百万可计；物资储备，何啻于千亿能数。更不乏扁鹊、华佗之仕，张良、诸葛之才。区区病毒，焉敢犯华夏之浩荡？况吾兵甲百万，叱地则可以裂川，咤海则可以分浪。同胞千兆，和衷则可以共济，众志又可以成城。区区病毒，岂能撼神州之構梁？

于是转轴拨弦，复为抗击疫情之歌，歌曰：

岁惟庚子，神州煌煌。俯四海之繁华，瞰五岳之浩荡。疫疬忽降兮，荼毒于八荒；武汉战疫兮，共击于魔王。幸政府之勠力，复同胞之慷慨。唯其同力且协契，合战疫妖之猖狂。

沁园春·抗庚子疫情

◎ 韵 霞

冠毒腾空，百里癫狂，万里竟驰。
望寒街竹巷，流莺渐远，开窗闭户，美酒
逢诗。众志成城，群情激浪，欲扫妖魔八
面威。看回春大地，草木多姿。

丹麾映暖良医，引迷彩清颜展剑眉。
赞逆行勇士，义无反顾，赴援天使，心有
灵犀。天佑中华，神通武汉，世界凝眸回
首时。长空雁，正欢闻凯乐，俯瞰班师。

庚子立春防控新型病疫感事

◎ 赖志强

楚荆凶病毒，举世瞬时惊。
三镇任狂虐，九州随逞横。
龟蛇悲戚戚，鹦鹉泪盈盈。
颁发中枢令，降冠大事情。
街衢无出入，里巷不逢迎。
闭户防传染，关门绝远行。

白衣扶博爱，赤子护苍生。
慷慨奔封域，英雄战沃瀛。
群思亡却敌，众志铸长城。
风雨立春冷，江山啼晓明。
霜开栖旧客，雾散看新晴。
万邑同驱疫，人心向北京。

在季节里，我找回一块根（外三首）

◎雷 健

春天，属于花，属于花雨
夏天是女人的季节，是阳光
和水波浪的骄傲
秋天，是希望和失望的武校场
冬天里，我归隐于回忆

在回忆中，我找回一块根
在这块根下，我种植了花前种植了
月 下
种植了鸟语、镰刀和收割
泥泞、雨靴、锄头和花香
用皮肤遮挡日晒和雨淋
把五谷杂粮也种下

数不尽的童年，数不尽的快乐
看日月怎样轮回，沧海如何变桑田
手握残雪，对天空仰头咏叹
我很庆幸，用四十年的劳作
坚实了一个多梦少年的梦想

在一个深秋的雨夜里 想入非非

深秋的夜晚，雨下个不停
这已经是连续十九个下雨的夜晚了

分明是对这个炎热夏天报复式的宣泄
秋雨梧桐，秋雨绵绵，秋风化雨
正是勾起文人过往的良辰美景
与五十年来堆积的失眠不期而遇
于是，我开始想入非非

此时，最容易联想的是荷尔蒙
曾经的波涛汹涌变成窗外雨丝下的湖面
渐渐的波澜不惊
妻子在徐娘和健康之间
果断地选择了后者
眼睁睁看着现在的道骨仙风
逐渐偏离了当年的永葆青春
此刻，不知还有多少人在谈论一种
与荷尔蒙有关的病毒
一种让人叹为观止的罪恶之花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父母健在，尚有来路
真不敢想象，哪天就只剩下归途
至于儿孙辈，想必是青出于蓝
工作和生活，是一对亲密仇人
忙时有高朋
闲时有诗书

我曾经和友人黄先生讨论余生
 大家都对善终期而不待
 两个中年男人不约而同释放忧郁
 都不想用抽烟喝酒来麻醉
 本已经麻醉的神经
 最后，击掌一笑
 从零开始练书法
 从壹开始读历史
 保护好视力，便于洞悉人生

钓河人的凡此种种

一叶扁舟，一杆渔具
 一片珍藏十年的楠木摇浆
 一件戴帽旧式冲锋衣
 取缔了农人的蓑衣和斗笠
 花白胡须在秋波反射下
 若隐若现，就这样
 钓河人把自己置于釜溪河中心
 真正的风口浪尖之上

也许是走进封神榜迷了路
 想探究姜太公的钓钩是直是弯
 也许看过佛祖释迦牟尼
 一苇飞渡的故事
 也许是哪种希望不慎滑入水中
 要用比鱼竿更直白的方式找回来
 也许是中了韩愈老先生的诗毒
 装扮成欲诗欲仙的样子

我就想成为那个钓河人
 成为大同桥上看风景人的风景

尽情展现人和鱼和水的抒情

一株狗尾草的生存状态

这是一株来自本草的草
 同杜鹃挤拥在窗台上
 每天最智慧的观察，就是
 这两类不能相提并论的植物
 怎样和谐共生

狗尾草敢用狗尾来命名
 是一种勇气，灵动与乖巧
 结籽随飞鸟和风远播
 随土冬眠
 在来年的春天里发芽
 夏天里繁茂
 冬天里枯黄
 当杜鹃仍在伤感落英
 狗尾草已悄悄潜入梦里

旅途诗签（组诗）

◎ 阙向东

鲁迅故居

那一支香烟一直在你嘴边
你不断地吞吐世态烟云
你不停地燃烧着肺腑
撕肝裂肺地呐喊
激扬文字 笔底波澜

你犀利的笔戳向民族的痛
将大众的意志唤醒
挽救华夏于崩溃的边缘

穷尽周家大户的资产
你将祖宅枯竭成一枚木刻雕塑
深刻出民族脊梁不屈的腰杆

你就是匕首投枪
刺向愚昧懦夫黑暗
你还是一捆干柴
助燃滔天大火
让中国人文明之星星火燎原

学先生燃一支烟
学不会紧锁眉间的深邃
学不到“横眉冷对千夫指，

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肝胆！

普陀山南海观音

一股浓郁的香火味
弥漫着膜拜人的虔诚
随大流走向南海观音

面向大海问苍茫海域
似硝烟四起浮现海浪呼啸
折腾不尽信佛的先民

朗朗乾坤已走向阳光明媚
蜂踊而入的游客
有多少真正信徒的子孙？

还是别装模作样地烧香叩拜
我等俗人六根不纯
可别亵渎佛的神圣清净！

灵山大佛

佛也奢华 金碧辉煌
走向你的石级都泛着银色光芒
山野肃穆 圣洁芬芳

灵魂在走向你的途中
回归于向善的向往

梵宫一尘不染
艺术簇拥着宫殿
羞愧于内心杂念繁多
不敢将丑陋的身躯
披上富丽华贵的外装

躲躲在大厅一角仰天长躺
穹顶的冷色光栅映照我
越来越清晰的迷惘
走不出人间的人情世故
就别有奢侈的净身妄想

佛光普照天下苍生
苍生的苦痛天知道
求佛不如求己
这也许是佛给我的
一柱明亮烛光

黄山漫步

低头看路
看见黄山的骨
不阿的脊梁挺拔于迷漫的雾

左右看松
在贫瘠的岩缝中吮吸思想
苍翠于云天之外
笑看乱云飞渡

抬头看雾

迷迷茫茫 恍若仙境
游客恰似仙人出没

千里迢迢到黄山
何须拐杖
轻盈仙履云中漫步

看野生动物

活动范围广一些的野外
蒙在鼓里豢养的野性
习惯了束缚也就失去本性的抗争
天上地下言论虽自由
若隐若无着懒洋洋的叫唤

动物们省去了觅食的艰辛
为防止力爪退化
导演的扑食依然血肉飞溅
演绎短暂残忍 残喘野性尊严

走进园区深处被囚禁的是人
动物在铁栏外将我们游览
野兽世界的弱肉强食退化
也在我的身上体现
居安不再思危何以个性伸展？

无 题

——爱人赖雨十周年祭

◎ 李绍银

一

我在梦里时
你醒了
我醒来时
你 与世长辞
我恨透了死亡
把你从微笑中从我怀里夺走
剩下长发和温婉
与我同归于尽

二

你的长发
怎能承载我的秘密
无论 夜
多么伤感
白昼的耳朵
只能怀想
痛与不痛的牵念

三

我
醉在自己的酒中
衣裤宽松

我窃取

哀婉的勇力和走动
爱人 熄灭了火把
双脚留在 空空的
墓穴

四

以及 田亩
植下自己
以及 溪山
破碎诗句
把林间骨缝
浮尸在 盛满
疫情和血肉的滑倒

五

我在红尘深处
逐渐死亡
而今
那些眼裂的你
或者
隐瞒真情
一个个地 永不再有

然后的剥落

六

你可知
负我一世柔情
疯长的大海和陆地
越过孤兀的天堂
与很多次波幅
引力在
光线和浪花的沉寂

七

随着失踪者的队列
天空 冰冷而颤抖
诸神偎着失踪者的火堆
众玄之门 开合不一
只有锁
徘徊在
锈与不锈之间

八

我喜欢写诗
尤其是短诗
我所失去的生命
不够组建幽灵和鬼魂
我不想写诗
特别是长诗
我所拥有的生命
完成不了真正的苏醒

九

终于
回到了身边
我总是属于自己
也许 横陈的门
从未开启
或许
窗外
不够艳丽
抑或
关不住的 能关住的
是沉寂中
那一野鹿群

十

今夜 酒中
我安静于一种痛苦
远征的爱人
切莫辜负了 太阳
月亮的泥土
即是血肉双寒 也晃动
一面形体
具有魂灵的役场
失踪者
自掘其心

静守孔雀开屏（组诗）

◎小 胳

二月烟花

一尾毒蛇
从我出世时就跟随
慢慢缠紧我
母亲和我相依为命
水晶灯光温暖屋子
蛇就狡猾地溜走

现在您是
一堆灰烬雕刻的像
火光中慈祥的笑着
蛇窜上我的脖颈
恶狠狠地咬我

毒液迅猛扩散
肌体已经溃烂
无边黑夜吞噬撕扯
寒气夹杂雨星钻进内衣
我患上孤凉的绝症
叠在您身影上落泪
您明明活着

二月的烟花很凉
春天关在灰濛的窗外
外面正在流行疲瘦
人们都恐慌蜷缩在房内

我离不开母亲的爱

猎豹 猛禽 白兔
一只狈子狸 一只蝙蝠
曾恩重我 我枉杀你
曾深爱你 你仇恨我
你是我和我的影子

今天 我们共复一形
自己和各自的影子
在孔雀美丽开屏的森林
泪水涕零 忏悔洗礼
然后骑着觉者的宝车宝马
飞天看见虚空的心
重新认识母亲
拥抱母亲

我们在水上写字
在空中彩画刻镂
创作重重无尽的世界
宏观微观万物生长和谐

我们一起
在水球上垒出高原珠峰
白玉兰花中红十字耀眼

让吉祥的鸽子飞翔

带我归家

发光的种子
落座在莲台
风驰家园
百千万亿光明中
我的故乡
百鸟和鸣流水芬香

光网交织金色大地
清雅音中花雨天降
众生都是草垫云朵
宝树河流月亮太阳
人人都有仁者之心
来七幅轮足下承欢歌唱

这里绝无掠夺残杀疾苦
相爱撕去了黑暗画面
莲花灿烂金光闪闪
到处都是明净好看的脸笑

带我飞翔 我的母亲
回到故乡
在孤独寂寥中
我看见母亲的身影
无尽的光芒

余生

清词 煮沸黄昏
大光明宫殿 盛开
诗意的禅花
驱尽孤独的 魔

自斟自醉 一壶雪水
花间文字 擂响云鼓
独舞独歌 芬芳自美
向太阳举杯烈酒
梵唱的灵魂
歌舞在莲花的戏台

来与不来
你的日历 都已撕下
月下相思飘坠下界冥河
轮回记忆丢失忘川河畔
炽燃的曼珠沙华
归去归去 影子的风
隐没浩瀚的夜空

从遥远的地方 醒来
眼里的光芒 照射天地
光中穿行 虚空遨游
只见 光明
一切万物 都在梦中
天降 曼陀罗花雨……

禅夜翻心

回来 趁夜离开喧嚣
踩进前世的足印
步入夜中央

静谧 清河流进汪洋
无色无相 暗自花香
天空 燃亮了春光

大音唏嘘 无此无彼
无魔无佛 自然安详
本来 我就是这样

冷峻诗人

◎印达

无须用冷峻的文字 像你那样 记录我的内心	扑向雄姿勃勃的松枝 摇响了一阵又一阵地 摇响了——你的风铃
无须再添上带血的泪 像你那样歌吟	我从赤道线上走来 听见了你冷色的歌声 打着寒噤
冷绝的声音 像寒冬里的雪 凝成了你凛冽的那一支笔	呵！冷峻诗人 在这寒沁入骨的地方 我终于读懂了你
那支凛冽的笔 像松树、系着一个风铃 被你摇响了	见到了你冰冷的燃烧着的火炬 你就是这样在举着它 冰冷的燃烧着自己人生！
你向它吹去 一股股冷冷的风	

重返春天

循 摄魂的一束蓝光
皈投 灵妙邸所
徒手攀登 惊骇连连
夜黑陡峭没顶的岩壁
唯一的净蔓 带我
剥开青竹层层蚀骨的疼痛

褪掉尘埃 削尽肤肌
消散在空中 无边
飞融进
迎来的满树燎原的光焰
凌波盛开 一朵红莲
恒定在空巢春天里
仙气氤氲

梦中的尘埃(组诗)

◎华伯清

我是一粒尘埃
无法以毫米量身
秋风扫落叶时
乘风进入旋转的太空

将尘埃落定
回到原处

旁观

我去过东方
感受到时光的温暖
而开出细碎的花来

走进观湖亭
倚栏看湖面
一波又一波涟漪不断
是起风了吧
不是
有船航行吗
没有

我去过南方
经受了灼热的炙烤
浪漫了我所有的草帽

鱼儿跃水吗
也没有
哦 也许
是湖心在激情燃烧
心脉涌动而流畅的呈现

我去过西方
风雨折断了
我所有湿透的雨伞
曲折磨砺炼就了胆识

也许
涟漪出水
是湖心 在遥望
天边

我去过北方
冰山雪地冰葬了
附着在灵魂深处的
纷乱思绪与焦虑
理清了思想的头绪
轻松心地

醒

始于东终于北
循环往复地轮回

一个夜晚

穿越了三百五十六个梦境
最后 是一阵风
把我带到了大海的另一边

偌大的沙滩上散落着
我尘封的往事
被风干的泪珠
我亲切地捧起它们贴着脸
眼里干了 再也流不出泪
流淌着的是心的泪

拾缀这些风干的泪珠
做成链挂在胸前
拾缀那些尘封的往事
用力撒在大海中沉寂

穿越 如此简单
醒来 却无比沉重

梧桐树

题记：忆往昔

你说我们都老了
那就穿越一次吧
我们手牵着手 踩着
林荫道上梧桐树的遗迹
踩进欢乐的时光里
悠闲漫步在梧桐树下
绿荫浓郁茂密的梧桐
一直镌刻在我们心里
遮盖阳光的灼热 阻挡
风霜雨雪之无情
我们爱戴梧桐树
梧桐树愉悦着我们的心情

梧桐树是爱情的象征

忆

烧壶开水泡杯热茶
静坐阳台自沏自饮

面对蓝天白云阳光的暖意
脑海缓慢地开闸回忆
草地树林峡谷深山
蓝色海洋金色沙滩
海里浪花唯美船帆
逐一掠过 这时
慢镜头般走来一个身影
我想起了你 却
一时又喊不出你的名字
只记得 有你曾记挂的九月
秋风爽袭的日子多么舒心
秋雨在房檐瓦上弹拨
让我倾听欣赏天然的和声
丰硕的深秋果实让我开心得意
只是秋风吹落黄叶时
除了叹息 还是叹息

慢慢的慢慢的 我
想起了 你的名字
名字里的 你

那

那次极寒 来得及时
冻僵了 想飞的幻想
恰好躲避雾霾 遮蔽视觉
阻塞呼吸

致“大安作家协会”换届

◎岩人

坚守沉甸的史册
忠诚旅程的耕耘
致敬！大安作协的老兵和新人

曾记否
20世纪换代的钟声
凝聚起大安的一代文学人
守诚、执着、使命和担当
可赞
没有图谋聚，但有心坦诚
可叹
龙的故土怀揣龙的魂魄
可仰
家的情怀捧出盐的结晶
可歌

汗与情浇筑出文学与艺术的作品
难得剔透晶莹，炽烈血性
主旋弹奏《龙乡文学》
弘扬故土“大安精神”

今天椽梁更替，传承出新
远望乾坤朗朗，不变魂灵
望明天星辰
记踏实脚印
走，大安文学
留，不忘初心

即兴写于：2020年3月28日“大安作
协.第八届第一次理事会”【桑海公园】

那场雨 下得痛快
旋律 哗啦啦
穿越天宇 洗涤
尘埃 人和大地
那个春温馨 蜜蜂悦采

大地上所有的花
唯独那树花 开在天际
祈望 飞来的它
酿 纯真的蜜
醉美
海角天涯

我把夏日的太阳，寄给冬日的我（外一首）

◎陈 萱

当白雪，收到阳光
暖，收割了冷
于是，季节便清透了

我听见冰凉
有了念念不忘
此刻时光，就是 绝响

胸中袭来一片寂静

不着一字的

我读穿了那片海
所有的浪潮与激流，不复存在
不着一音的
我空灵了那片海
春夏秋冬，天空已覆盖

不拈一滴的
我保留了那片海
时光之美，必是有残缺的存在

醉 春

◎高原飞

纤纤细柳，迟疑了风的脚步
灼灼桃花，迷乱了蝶的翅膀
萋萋青草，湿润了鹰的眼眸
蓝天，白云，暖阳

泉水叮咚

布谷声声

这一个长冬的酝酿
刚刚启封

看一看，春色盛满酒窝
听一听，春声藏进耳朵

嗅一嗅，春香沁入梦里
端一杯，春影乱了诗里的平仄
饮一口，这别样的春味
却化成了我内心的沉默

这一坛老酒啊

醉了一个世界的眼波
可别醉了阅读红尘的心

可别让

庚子年的酿酒人
成了遥远的传说



李三的泪滴

◎ 刘学能

李三是个老实，肯干的人，就是做事考虑问题头脑简单，总要出点纰漏。

今天是李三的岳母去逝后满五七，按地方风俗，岳母娘五七，女和女婿是要烧灵房子和纸钱给她。清早，李三就到镇上去把早已订做的灵房子拿了回来，买好了香、蜡烛、纸币，待上午九时就烧给他地府安眠的岳母大人。

李三的老婆忙完了家务，也急匆匆地赶来。刚好时辰已到，李三一把火点燃了灵房子，火势正旺，李三暗喜：岳母娘

在地下正高兴呢！不料，灵房子是用纸糊在竹片上成形的，刚燃了一半，竹片从中折断，灵房子倒下惹燃了坟坝边有半人高的山草，眼见火势借着风漫延，越燃越大，看热闹的儿童惊吓地撒腿就跑。李三心慌意乱忙中无计，急把身上穿的羽绒服脱下来扑火，雨点似的拍打熊熊燃烧的大火，谁知越拍火越燃得猛。正在这时，他的老婆喘着粗气拿来了水桶，不断地从坎下塘里打水，一桶一桶的泼向大火，才帮助把火扑灭。这时，李三满脸被火燎地通

红，全身被汗水湿透，真像从火中飞出的鸡儿一样，眉毛也烧没了，头发也烧黄了许多，羽绒服也烧成了破絮条。相邻土地中的青苗也烤得焉儿巴几的。眼见此，他老婆不仅没同情他，还怪李三“你怎不弄四根竹竿撑着灵房子！”李三心里鬼火起，瞪着两眼：“现在才说有球用！”

李三祭坟发生了火灾，这消息不胫而走。很快，村民把此事反应到村里分管安全的治保主任，主任立马到了现场。听说主任到了现场，坟地邻界乡亲，立即跑来找到主任嚷道：“你看我们种的豌豆、胡豆和菜籽苗都被火烤死了好多，一定要李三赔偿损失！”主任也没急着表态，只说：“这事我还要再找乡政府的安全领导看后再说。”

两天后，乡、村分管安全的领导到了现场看了情况，召集了坟地邻界乡亲，因李三感染了风寒，就通知了他老婆参加，会上听取了大家意见，结合实际量算，决定李三要赔偿二仟伍佰元的青苗损失。有的村民还嚷道：李三破坏了环境，要给李三行政处罚……

李三的老婆回到家，把情况给李三一说，李三立即感到问题大了，又急又气，一下卧床起不来了。

李三一家为此正在犯愁。说来也有些巧，在这节骨眼上，李三的舅子，他老婆的二弟从部队探亲回来了，听到此事后，立马找到他姐到村上，刚好遇上治保主任外事回来，俩人一阵寒暄问候后，主任说到了正事：“你姐哥这次是不幸中的万幸，好在坟地三边连土，有土沟隔开，一边和池塘相接，没引起大火漫延，不然

山林大火遍燃，问题就大了。经研究：行政处罚就免了，叫李三今后干什么一定要全面考虑，注重安全！当然二千伍佰元乡亲的青苗损失费还是要赔。”他舅子连说：“好！好！我一定给姐哥转达！”并直接从口袋里掏出钱替他姐哥垫付了。

付款后，他二舅子来到姐家，当他到李三床前，眼见他半睁着眼，还以为李三睡着了没打搅他。但李三仿佛看见有个穿着黄制服的人站在他面前，竟认为是乡政府执罚的人来催款了，迷迷糊糊中说：

“钱我筹好后就交，钱我筹好后就交……”李三的老婆闻听后从堂屋急步进到内室：“什么钱筹好后就交，兄弟都跟你垫付了！这是二弟探亲回来看你了！”听到此，李三从床上唬的坐起来，紧紧地握着他舅子的手，痛苦地不断摇头：“教训啊！教训……”李三嗫嚅着还想说什么，他舅子忙阻止他，并说：“此次我探亲，在家要待一个来月，不急，待你病好了，我做东，请你家到我家来做客，再说说工作中的教训……”李三当下心里仍感到十分的懊悔，同时对舅子的关爱也很受感动，在懊悔和感动中，充满了痛苦的自责。想着，想着……禁不住泪珠从他眼中滚落了出来。



理智

◎毛进

卢芸驾驶着公交车进站，待乘客上下完后，将前后车门关闭，驶离站牌。

卢芸缓缓踩下油门，提速。旋转的车轮向前滚动着。车窗外的行道树、电杆、房子，向车后一闪而过。

“喂，小师傅，刹一脚，我还没下斗车哒！”一中年男乘客睡眼惺忪，“我眯了会儿瞌睡，睡着了。”

“抱歉！我现在不能停车。乱停车，乱开门，随意下人不安全。”卢芸说。

“你也别解释恁多，把车停下开门吧！我下快点就是。”中年乘客说。

“对不起叔叔！我不能违章”卢芸

说。

“这是公交车，你以为可以乱来？车站外下人，多危险呀！”

“就是！咋子斗风扯气的哦，该下车时没下车，不该下车时要下车。”

“车不到站不开门，这是规矩，你懂吗？”

……

众乘客发声了。

“停一下车嘛？”

见还不停车，中年乘客悻悻然，走到驾驶室旁，豹眼一瞪，“停车，快停车……”急得张牙舞爪。

卢芸从驾驶室反光镜上，瞥见有乘

客离座，手抓住扶手吊环，冲中年人走来。

卢芸已预感到，站在自己跟前的这个中年人，有过激行为的兆头。

“车马上到站！”卢芸为了稳住对方，说，“叔叔！消消火吧，冲动是魔鬼。你的亲人，盼着你平安回家呢！”她边说，边踩刹车减速，车缓缓靠边停下了，拉起手刹，将车熄火。

“达州市，一辆公交车坠江，死亡十三人，是司机不理智，乘客抓方向盘造成的。”卢芸说。

“你找死，要是敢抓一下方向盘，我就把你扭送去派出所。”

“你是吃了乌鸦屎咋的，活腻了，还想抓方向盘？我们不想陪葬。”

……

车上，谴责声四起。

不想，中年乘客，一咧嘴，笑道：“多谢大家！今天，我专门到车上来，扮演了个不光彩的角色，目的是想测试一下，自从达州公交车坠江事件发生后，若遇到类似情况，我们自贡公交司机和乘客该咋办？测试结果告诉我，你们个个都ok，安全意识不麻木。尤其是我们这位年轻的女司机，遇事冷静，处变不惊，临危处理得当。试想，达州坠江的那辆公交车，当初司机，若能理智的处理好当时的情况，不去吵，不还手，并立即靠边停车，那么，公交车坠江特大车祸，也就不会发生。现在我宣布，演练到此结束。”说完，抱歉一笑，一拱手，一鞠躬。末了，掏出了证件，稳开示人。眼尖的人，看清楚了上面的字迹，原来此人，是公交

公司从乘客中聘请来的义务安全监督员。

和平年代最危险的职业是警察。全国平均每年有好几千警察因公殉职。谨以最深的敬意，向我们的人民警察致敬！

——文外絮语

隐含在梦呓里的故事原创

农历己亥年的一个深夜，从公安局宿舍楼，传出三级警督王明辉那惊悚的哀求声：“小偷行凶啦，你们快来帮我呀！……”

这梦呓声，扰人清梦，打破了夜的寂静，让全楼的人都听见了，都在为这个瘫痪已有数月的小王扼腕叹息，心里鸣不平。

半年前，王明辉礼拜日接女儿小艳艳从少年宫出来，当父女俩沿着繁华的商业街往回家走时，突然，王明辉看见一个体壮卷毛两眼贼溜溜的青年，正对一个眼镜小伙下手，忍不住一声断吼：

“住手！”当即扑向小偷，“快把钱包还给人家！”

小偷一愣，但瞬间恢复了常态，撒开脚丫子就跑……

王明辉拔腿追赶。当他伸手抓住小偷衣领时，那小偷求饶道：

“大哥饶了我吧！？”

“只要你交出钱包，认罪态度好，警方自会从宽处理你。”王明辉好言相劝。

“我凭啥相信你？你赶紧给老子闪

开，不然……”小偷突然狗急跳墙，瞪大着一双血红的眼睛逼视着王明辉，“嗖”一下竟拔出了水果刀，锋利的刀刃闪着寒光，威吓着王明辉。见王明辉脸上毫无惧色，知道遇上了爱管“闲事”的“拼命三郎”了，就挥舞着水果刀，发疯般地嗷嗷叫着扑向王明辉。

“你这小偷别乱来哈！？不要错上加错成杀人凶犯！”王明辉对小偷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小偷哪里听得进去，举刀便砍，王明辉顺手抓住小偷握刀柄的手，向围观的群众求助：“小偷行凶啦，你们快来帮我呀！……”连喊数声，竟没一人敢站出来……

小艳艳见爸爸有危险，她眼泪稀哩哗啦流了出来：“叔叔、大伯，我求你们！帮一帮我爸吧！？我爸是好人！他是好警察！是专抓坏人的！”小艳艳一边哭喊着，一边求救。她扑通一声给大家跪下了，身子趴在冰冷坚硬的路面上，磕头哭喊道，“快帮我爸爸捉坏人呀！快救我的爸爸呀！”

“那位眼镜叔叔，快站出来救我爸爸呀！”小艳艳不停地呜呜哭着，哭得很伤心。可那位戴眼镜的叔叔，却一直龟缩在人丛，不敢吱声。

小艳艳哀求无助，她见爸爸势单力薄，这才从荷包里摸出儿童手机，拨打了1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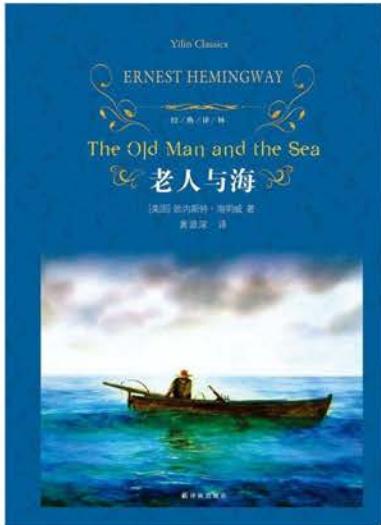
小偷力气大，手臂用力一摆动，刀尖“卟哧”一声，刺进了王明辉的胸膛。好个王明辉，忍着剧痛死死抱住小偷不放……这时，刹车声“嘎——”骤响，从警车上，忽然跳下五个警察，呈品字形将

行凶小偷团团围住，包围圈一点一点在缩小……其中一大个子警察，上前使出徒手夺刀功夫，夺下了小偷刀，随即一个锁喉招式，制服了小偷。

……

三天后，王明辉在医院苏醒了过来。一想起那场孤独无援的搏斗，他就感到心寒，忍不住流泪。尽管肉体的伤痛，王明辉可以忍受，可心灵的伤痛他却无法忍受，而是在滴血，在呼喊：“为什么群众有难，我能义不容辞，挺身而出。可一旦我有危险，需要群众帮助时，却得不到他们的援助。”

许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吧。经常在夜深人静时，王明辉都要在睡梦中，大脑一次次回放着那场流血的搏斗，因而，才有了那惊悚的梦呓声。



追寻那片深蓝色的海域

——读《老人与海》

◎ 李飞鸣

照例是要对欧内斯特·海明威和黄源深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崇拜，我一向对写出不菲书籍的作者和译者都充满了敬畏，如果在这些敬畏当中每个字的重量都有我的崇拜之心的一百磅，那么这些发自肺腑的真诚的每一个字加起来有好几千磅了，圣地亚哥钓到的那条大鳍金枪鱼才一千多磅呢。

这本书在我的书柜里躺了半年了，记得刚买的时候只为着是名著而去，买回来后翻了前几页，便搁置了，因为它单调

得仿佛是一个人的世界，倘或就是一个人的世界。书里前几页至今还有符号记载着。书里还妥妥的，很文艺的，很少女的夹了一瓣玫瑰花瓣，是院子里的那株红得幽怨的玫瑰花被风吹落掉在地上的。当时想着小时候的闺蜜小伙伴们说玫瑰花瓣夹在书里，过一段时间后拿出来，会变成漂亮的凝露般的绸缎，也更想念着母亲，想念着她最喜欢的玫瑰花。所以就拾起夹在了这本书里。

今天重又拿起书，花瓣轻轻地掉在

桌上，像是一片片的思念涌来，若不是这花，若不是这思念我都忘记了有一瓣玫瑰花瓣奇妙的在《老人与海》这本书里，它虽已干枯，但是我的惊喜是新鲜的湿润的，并合着我对母亲的想念慢慢揉绘出了一幅彩盈之画。

短短74页的中篇，我不是愉快的读完的，也不是哀伤的读完的，而是不舍离去。如果说小说是充满想象的和流泻的，那么电影无疑是充满凝聚的和梦幻的，为了追寻那片深蓝色的海域，为了使圣地亚哥这位老人的形象在心里立体起来，我去《爱奇艺》搜1958年由斯宾塞·特罗丝主演的电影《老人与海》，却万分的失望。但那片深蓝色的海域是我做梦的温床。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可逆转的年龄、孤独、疾病和死亡的皈依，只是有的人不愿去想而已，而老渔民圣地亚哥还有一层贫穷裹胁着，但他却是洒脱的，他幽默、机智、技术，甚至有些智慧。他与大海的感情，应该说是与海上的所有生命的感情，都是在和谐共处，也包括他捕到的那条大鲭金枪鱼以及袭击他的鲨鱼群，为了聚集能量，他也吃小金枪鱼。生命在此刻已经不是生命本身了，它已经是一个美丽的轮回。而海上的日出、日落、月亮、粼粼发光的海水、海的蓝色、海藻、海鸥、飞鸟无一不是幻想家的天堂、轻奢主义的乐园、诗人的王国，其实这些是圣地亚哥生命的光辉，也是他生命的味道，更是他作为一个胜利者的凯歌。

我无法体会圣地亚哥在第八十五天又开始出海的那一刻，太阳连续三次从海上升起，他所经历的来自身体的疼痛，除

了痛感，他好像没有人所共有的年龄、孤独、疾病、死亡以及贫穷，这些都是读者们给他加上去的，他可不这么认为。坚毅、勇敢、果断、技术、硬汉、幽默，这些才是他的。听听他的语言吧，语言才是他的试金石，虽然都是一个人在说，但分明是在对话。

“来呀”，“再转身回来，闻一闻。鱼饵不是很香吗？趁新鲜吃吧，还有金枪鱼呢。又硬、又凉、又好吃。别害羞，鱼儿，吃吧”。



刺槐

◎陈金华

我家门前立着一棵刺槐，斑驳的树影，沧桑的枝条，扭曲的身体。在我的记忆里，它曾经是最美丽的树，春天到了，风一吹过，槐花洒满一地，我和弟弟将他们捡起来，奶奶给我们烙槐花饼，夏天槐树长出肥硕的叶子，爷爷和奶奶坐在树荫下面乘凉。它陪伴我度过了我愉快而短暂的童年，它是我记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棵刺槐树是爷爷栽种的，爷爷年轻的时候，家里十分贫困，所以经常在农闲的时候背一些瓦罐去卖以补贴家用，一般是要去很远的地方，一次爷爷带着父亲两个人背着五个瓦罐天不亮就出发了，这次他们的目的地是云南的一个小镇，他们白天走，夜晚休息，走了两天多才到了那里，他们花了一天才卖掉五个瓦罐，他们又用卖瓦罐的钱买了两百斤玉米。由于担心奶奶刚生完孩子，一个人在家不放心，爷爷决定回去走小路，这样就能早点回家，他们在小镇的面馆里做了简短的休整，背着两百斤玉米出发了。

没走多久，爷爷和父亲的身上已经湿透了，他们找了路旁的一块石头，将背上的玉米放在上面，用手中的毛巾拭去脸上的汗珠。他们抬起头，太阳开始西沉，

在暗黄色的照耀下，眼前的大山显得更加狰狞与可怖，他们父子两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一边看着渐渐下落的太阳，一边摆弄着手里的毛巾。歇了一会，父子俩又背着玉米起程了，黑夜弥漫开来，向他们逼近，一点点的把他们吞噬。

天完全黑下来了，爷爷和父亲走在曲折的山道上，爷爷一路上都在给父亲讲他小时候的故事，说得很起劲，但父亲却没有心思听，他背着五十斤的玉米，这重量让他尝到生活的艰辛与不易，他现在只想早点回家，他一心只想往前走。突然，之前延伸的路没有了，前面出现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悬崖，悬崖下面浓雾弥漫，不时传来一两声不知名的鸟叫，这条小路他们是第一次来，他们也不知道具体情况，父亲将背上的玉米放在地上，回头无奈的看着爷爷，爷爷也放下背上的东西，他安慰父亲，叫他别怕，会有路的！爷爷用手里微弱的电筒光向悬崖走去，过了十多分钟，他回来了，他说这悬崖边上有一条小路，我们可以过去，过了这道悬崖，离家就不远了，父亲一听离家不远了，又兴奋起来。爷爷叫父亲先过去，给玉米留下，玉米由爷爷背过去。

经过一番细致的“布置”之后，他

们踏上了悬崖上的小路，父亲走在前面，爷爷背着父亲背的玉米跟在后面，一前一后，他们嘴里含着手电筒，双手紧紧抓住沿壁的树木和凸出的岩石，气都不敢出。秋夜的月光带着几丝凉气，给深不见底的悬崖注入了些许神秘与不安。他们不敢有丝毫的差池，他们把身子死死地贴在峭壁上，一步一步的移动着早已僵直的双腿。十多分钟之后，他们成功通过了这条小路，爷爷放下背上的玉米，然后又回到原地背上自己背的那一百五十斤玉米。由于刚刚的体力透支加上这次背上的重量比上次重了很多，爷爷这次明显有点力不从心了，他的双腿在颤抖，头上的汗珠越聚越多，忽然，爷爷脚下一滑，连人带背上的玉米都倾下悬崖去了，一百五十斤玉米全部洒向悬崖底部，好久才传来一阵回声。父亲看到眼前的一幕，放声大哭起来，爷爷一手抓着石壁，一只手紧紧握着峭壁旁的一棵刺槐，他此时神情严峻，口里喘着粗气，他叫父亲别哭，他不敢有丝毫的放松，他的左手被刺槐拉破了许多口子，他双脚用力的抵住石壁，整个悬在半空中的身子终于有了一点依靠。爷爷尝试爬上去，好几次都没成功，此时他身上没有一处干的地方。他抬起头看着手中抓着的那棵刺槐树，他想这棵刺槐树也许是他的最后的希望了，爷爷将另一只手也移到刺槐树上，只见刺槐树弯得更加厉害了，父亲闭上了眼不敢出声，只听到爷爷一声大吼，一阵落石坠入崖底的声音传来，爷爷上来了，他重新站在了小道上，只见他在刚刚出事的地方慢慢的蹲下来，好像在找什么似的，他摸索了一会儿后，拿着一根木棍

在那棵刺槐旁边撬，父亲不解，问他在干什么，爷爷回答，他要将这棵救过他命的树挖回去栽在家里，过了一会儿了，爷爷连根将这根刺槐挖起来了，父子两又起程了，父亲拿着那棵刺槐，爷爷背着父亲之前背的玉米，这时他们变得很轻松，好像洁白的月光也在为他们的幸运而高兴。

爷爷他们回家后就将这棵刺槐栽在了门前的空地上，爷爷每天浇水管，经过悉心的照料，这棵刺槐也茁壮成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随着时光的推移，爷爷由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位头发斑白的老爷爷，父亲也由当初的小孩子变成了青年了，我家的房子也由当初的茅草屋变成了现在的白瓦房，这棵刺槐经历了太多，它见证了我家的悲欢离合，他和爷爷一起从那个特殊的时刻相遇，和他们从那个特殊的年代走来，现在它将和我们继续走下去，很多时候它已经不是一棵树，它承载了太多的东西……

邂逅一场生命的欢歌

◎陈立华

2020庚子鼠年的春节，一场突发的新冠病毒疫情，以疯狂的姿态，肆虐神州大地。封城、管控乡镇与小区，处处戒严，户户闭门，导致已经过了元宵节，我还宅在农村老家。

往年，呆在老家那几天，正是中国最盛大的节日——春节。家家户户都是喜气洋洋的：贴春联，走亲戚，吃年饭……处处洋溢着节日的欢乐气氛，人人脸上都挂着灿烂幸福的微笑。

可是，今年这个春节，镇上的街道都显得异常空旷寂寞，往日的繁华与热闹消失了。偶尔不得不外出购物的人们，戴着花花绿绿，形状各异的口罩，露出木然的双眼，步履匆忙；家里亲人间都表情凝重，祝福语都尽量避开“快乐”二字，只祝愿健康平安。即使在大年初一早上，空气中也只有零星的几声鞭炮，有气无力的哽咽着，使整个山村显得异常寂寥。

日子就在新冠疫情的慌乱与忧虑中，缓缓地流淌着……

一天清晨，我还沉睡在梦乡中。突然，窗外一声清脆的鸟鸣划破了山村的宁静，清晰传入我的耳膜。接着是两声、三声，慢慢的是七声、八声，此起彼伏，最后连成了一大片鸟声的海洋。难道它们正

在举行一场盛大的演唱会吗？我惊异极了：有几百只鸟呢？以前怎么没注意到呢？

这声音来自屋前场坝边，一片十米来长的茂密的翠竹林。鸟儿们躲在绿色的竹叶间，在这晨曦微露的清晨，不管不顾地，不知疲倦地鸣唱着：密密咂咂，长长短短，平平仄仄，高高低低，悠悠扬扬，如海上的波涛般漫涌而来。还有一些活泼好动的四只六只八只，相互追逐嬉戏，从这丛竹林，箭一般地飞到那丛竹林，或是从这边的竹林刷地飞到屋后那棵光秃秃的老树上，追逐、嬉戏、鸣叫。我慢慢走近那棵老树，仰起头，仔细地凝望这些大自然的精灵。它们似乎并不太怕人，从容优雅地站在光秃秃的树枝上，好奇地偏着头，快乐地东瞧瞧西看看。在蓝天的衬托下，留下自己小巧玲珑的可爱剪影，把清脆悦耳的鸣声，撒遍田野、山岗！乡村在鸟鸣中醒来，田野有了生机，山岗有了神采，我的心情也敞亮起来。我猜想：它们是在比赛飞行技能，还是在讲述昨夜的好梦，又或者是在晨光里追逐着谈情说爱呢！我情不自禁地笑了：好一群活泼可爱、无忧无虑的精灵啊！

我开始羡慕起这群自由自在，无忧

无虑的鸟儿。它们沉浸在美好的晨光中，全然不知人间的灾难。山村接纳了它们，村民包容了它们，它们能生活在这里，是多么幸运啊！

记忆之河慢慢被打开，将我载回那年那月的山村。那时的我，大约七八岁。眼前也是这么一大片翠竹林，时常也有几只麻雀在竹叶间蹦来跳去。特别是八月份晒稻谷的时候，那几只麻雀就会从树枝上飞下来，东看西看，左瞧右瞧，发现四处无人的时候，就开始低头啄晒场上金色的谷粒，一边啄还一边警惕地左右看看。我那时正站在窗前，就大喊：“麻雀又飞来了。”父亲闻声就跑出去，使劲舞动双手，大声地驱赶着麻雀。那几个小家伙非常灵敏地“嗖、嗖”几声，飞上了枝头。过一会儿，又偷偷地飞下来啄食。后来，哥哥就想了一个办法要“收拾”它们。他找来一截中指长的小木棍儿，在它中间紧紧系上一根长长的白色细线，再把木棍支在一个大拇指深的圆形大竹筛的边缘。等鸟儿来吃食，好奇地钻在竹筛下面时，便指挥我用力的一拉，竹筛当即“啪”的一声盖了下来。

用这种方法，吓唬鸟儿是可以的，但是要捕到鸟就很难了。也许是因为他们太机灵，或者是我太笨拙了。总之，一只鸟也没有抓到。这样，它们照样每天都悄悄来偷食谷粒。后来，我们也习以为常，就不再认真地驱赶它们。反而，把吓唬它们，把它们赶得满天飞，当成一种好玩的游戏，为我们平淡的生活增添了些许乐趣。

后来，随着年岁的增长，我懂得了要保护大自然，要爱护人类的朋友——鸟

儿。就不再做这种幼稚的欺负小鸟的事，还努力阻止那些无所事事，就去掏鸟窝的男孩子。可让我心痛的是，邻家一个满脸横肉的大叔，是个杀猪匠，他的心似乎天生异常坚硬。上午杀猪，卖猪肉；下午，时常提一只火药枪，在这片竹林下慢慢转悠。他是要打那些可爱的鸟儿啊！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可那些鸟儿们，一点也不知危险就要降临，依然在竹叶间欢快地鸣叫。我故意发出一些声响，想提醒它们。突然，一处火光，一声枪响，一只鸟儿从高高的竹叶间，直直地掉下来。我看那可怜的鸟儿，在地上惊惶地扑闪着翅膀。那人，满脸得意地弯腰从地上捡起它，迅捷地放进他身后的竹篓。我鼻子发酸，眼泪很快滑出了眼眶。我心痛着，惭愧着，因为，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种暴行发生，却无力阻止！我求助于母亲，她无奈地说：“这片竹林是他们家的，人家打自家林中的鸟，我们也没权干涉呀！”我开始悄悄憎恨这个人了。几年来，在这片或者那片翠竹林里，不知有多少鸟儿，遭遇了他的毒手。渐渐地，竹林里的鸟儿越来越少，能偶尔听到一两声鸟鸣，那也算是幸运的了。

后来，这个屠户四十多岁时，突然得了胃癌，一个月后就死了。这引发了村民们背地里的猜测：是邪气太重，还是因果报应呢？当然，谁也不得而知了。

青山依旧，阻不住，光阴的脚步。而今，逝者已逝，生者自当好好珍重。让我们乘着阳光，走近大自然，把一颗红尘中变得浮躁的心，慢慢安顿下来；用心聆去听原野上的天籁，那一片生命的欢歌

张家沱

◎ 苏文

古老的地名或能反映出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变化，城市中，一些老地名正在消失，或者已让后人无法知其来历和含义。探寻城市中的老地名，漫步于过去的时光，倾听传说中的故事，记述地名中的历史和文化痕迹，挖掘正在流失的瑰宝，是一个神秘的过程。因为，有些地名已“存活”了数百年，已远远超出了一个人的生命。

沿光大街下行，至新桥桥头，右转进入一弯河岸和一片山脚，便到张家沱了。沱指可以停船的水湾，因昔日岸边张姓居民居多，此地故名张家沱。自贡老地名中，许多是由百姓之家和地形特点构成。如毛家坝、李家湾、代家沟、黄家山、杨家冲、郭家坳、蓝家坪……张家沱，实在是一个很普通的地名。

然而，谈及自贡盐业，张家沱就不是寻常之地了。尽管这里早已没了千船待发的壮观场面和商铺林立的繁荣景象，甚至连那一排排见证了千年盐业起伏盛衰的房舍也不见了踪影。犹如一位饱经沧桑、言语不多的老人静观着斗转星移，今日的张家沱也在悄然而又无奈地等待世事变

迁。

繁华张家沱

也许，若干年后，连同与之毗邻的汇柴口和老街，沉积千年的盐业遗迹终将荡然无存，张家沱也仅剩其名而已。然而，在许多自贡人的心目中，它昔日的盛景却是挥之不去的。

儿时，笔者曾与好友多次逛过张家沱。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里仍然是人头攒动、人声喧嚣的大集市，但已经不是大码头了。记忆中，在张家沱，一分钱可买一勺河虾，五分钱能吃一碗味精面。而最热闹的地方是菜市场，一毛钱便可采购到一大堆新鲜蔬菜。不像今天的菜市场到处都有塑料袋可买，有时，碰巧“捡到”便宜的妇女会急中生智，把裙子撩起来当菜篮，坦然面对路人异样的眼神。在讲体面和讲实惠上，她们宁可选择后者。

昔日繁华的张家沱

据说，在张家沱最兴旺的时期，除了扎满河岸的一排排船只及忙碌的船夫，除了肩挑背扛的运盐工人，除了接踵而来

的挑着蔬菜和草料的农夫，除了大戏台和闲来无事的一帮戏迷，除了对热闹喧嚣已见惯不惊的居民，牛马、木材、竹材、石材、篾麻、铁器等各行各业的生产资料，粮食、菜蔬、服装、瓷器、桌凳等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也都在这里交易。因而，每天云集张家沱的，还有大量商贩、购物者和游走之人——成千上万，络绎不绝。自然，方便人们吃喝的茶肆、饭馆和各种饮食摊点也就遍布于此。饭店虽不高档，价格和份量却很实在，就连如今还为广大市民所钟爱的豆花、回锅肉、巴巴肉、粉蒸大肠、水煮牛肉等家常菜，都能在这里吃到。

盐运张家沱

对旧时的自贡来说，张家沱的地理位置极为特殊和重要。除了张家沱一带本身就是产盐之地外，这里的宽阔水面和90度河湾，还使它成为了釜溪河上最重要的盐码头，无论水路、陆路，自流井和贡井两地盐场所产之盐大多在这里集结、始发。自贡盐运史上十来条黄金线路，至少有三分之二始于张家沱：水路，载盐之船编队从张家沱出发，沿釜溪河东进，驶入沱江、长江，最后抵达贵州、湖南、湖北；陆路，肩挑、马驮、车载的盐队穿越张家沱南端的汇柴口，之后一路南下，进入云南盐津，在此分流后，自贡井盐也就流向了云南各地。

盐商后人王锐在其小说《盐商世家》中写道，太平天国时期，大盐商王朗云曾命师爷亲率船队，冒险穿越了湘军设

在长江上的数道封锁线，将盐运至湖北销售。此后，川盐长驱直入两湖市场，自贡盐产量大增。打通“川盐济楚”航线，在自贡乃至整个四川盐业史上，都是极其重要的事件，其结果是，自贡盐业由此进入鼎盛时期，盐都自贡成为了“富庶甲于蜀中的精华之地”，而盐商王朗云也一举成为自贡首富。在丰厚利润的诱使下，盐商们展开过无数次冒险，如果失败，轻则血本无归，重则倾家荡产，凿井和盐运都是如此。可以说，作为自贡最重要的盐运始发地，张家沱展现了盐商们的冒险精神，这里也堪称冒险家的乐园。

在井盐被源源不断地运往外地的同时，归来的船队、马帮又把外地物产运到自贡，张家沱也就成了自贡最重要的仓储物流中心。曾几何时，从张家沱沿滨江路到王爷庙，是自贡最繁华的地段，因为这里有号称“四川华尔街”的全川最大的商品集散地。

文化张家沱

其实，从张家沱运送出去的，不仅仅是盐；而在张家沱卸载的，也不仅仅是商品。千百年来，在这里进进出出的，还有文化。张家沱是自贡文化与外来文化交融的枢纽。自贡能成为一个开放的城市，一个乐于接受外来文化的城市，就跟盐运和张家沱不无关系。张家沱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在其周边，曾建有多座庙阁。

火神庙，又名炎帝宫，由自贡盐场的烧盐工人于清嘉庆年间集资修建（又说建于道光二十二年，即1842年），其正殿

中曾供奉着炎帝（神农帝）和关羽的神像，供人祈福，可惜已毁。汲取盐卤之后，人们需将其烧制成盐，火在制盐过程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火神被拜祭也就不足为奇了。与其它盐产地相比，自贡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盛产天然气，而自贡的井，也就有盐井和气井之分。盐与火，是上苍赐给自贡的两大宝藏。此外，祭拜关圣人，是因为盐工们崇尚他的忠诚、仁义和礼信，这是人们能团结起来的基础。炎帝宫建成之后，逐渐形成了烧盐工人的行会组织——炎帝会。正如盐史专家宋良曦所说，炎帝会对当时的自贡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烧盐工人为了争取和维护自己的权益，同井灶主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可以说，火神庙是中国工人运动的摇篮。

与火神庙毗邻的川主庙，始建于清嘉庆中期，是人们供奉和祭祀李冰的场所。或因受到李冰庇佑，除了难得一遇的洪水季节，釜溪河水总是缓缓东流，这极大方便了自贡的盐运。由于河面不宽，水流平缓，釜溪河上的运盐之船多是快而灵的小船。自古以来，经釜溪河运出的盐和换来的财富，已不计其数，因而这条横穿市区的河流当之无愧地成为了自贡的经济大动脉。

至于与火神庙、川主庙同期修建的传奉祠，今人已知之甚少。倒是位于张家沱南端的观音阁曾经香火旺盛。只可惜，2009年的一场大火，已将其烧成枯架。

张家沱的文化底蕴，远不止于此。1939年，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厚黑学宗师李宗吾从成都回到自流井，居住在汇柴

口。归隐期间，年逾60的李宗吾常在张家沱喝茶、思索，仍在研究厚黑，以及民族性、人之性灵等问题。悠悠河水，两岸青山，如画的风景时时启迪和深化着这位声誉海内外的一代宗师的思想。

随着时间的推移，自贡已越来越繁荣，曾被沦为最大棚户区的张家沱也将在改造之后，再度成为大型商住区。没有了盐码头的繁忙景像，张家沱的盐味随着城市建设的推进而变得越来越淡了。或许，这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使然。不过，就像一个人有自己的家族和血脉，一个城市也有它的根。自贡的根就在盐业。无论何时，作为生活或曾经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当景仰和牢记这根，当把它深埋于心，哪怕在今天和未来，天车、盐场、井灶，以及所有能唤起人们无穷回忆和无限遐想的盐道遗风，与我们已渐行渐远。

所幸的是，本着“既展示历史文化精髓，又体现时代创意精神”的思路，在张家沱城市综合体项目规划中，并没有忘记对厚重的井盐文化的保护与展现。但愿未来的张家沱，仍有浓浓的盐味，仍是一代代自贡人的寻根和逐梦之地。

天鹅堡之晨（随笔）

◎周玉良



窗外一缕晨曦照进卧室，喳喳唧唧的鸟儿的叫声清脆悦耳，打破了清晨的宁静。

我掀开窗帘，满眼嫩绿，门前的樱花已然飘落了许多，树枝上长出了嫩嫩的叶子，亮亮的，同样可爱。

我打开门走出屋子，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禁不住深深地吸了几口，富含负氧离子的空气，洗礼着心肺，让人欣然而惬意。

蓦然，我想到，现在，全世界都被新冠疫情肆虐，此时的天鹅堡，清静而且安宁，真像世外桃源！

东边已是霞光万道，背阴的山坡显

得浓墨，厚重，而天鹅湖边向阳的一面山坡却被初阳抚慰，密密的竹林，高高的树木沐浴着朝阳，显得那么葱茏，那么富有生气；林间飘荡着薄薄的清雾，显得那么轻盈，那么可望不可及；湖面上一层清气慢慢游弋，不断蒸腾，晨风中，湖水碧波荡漾，波光粼粼，在阳光照射下，泛起一层层金光，就像千万条金色的鱼儿在水中嬉戏。湖边有几位早起的钓者，正放竿垂线，桶中已有收获；还有一位白衣老者，全神贯注的打着太极拳。

天鹅堡居民美好的一天就从这云蒸霞蔚的美景中开始了。

天鹅湖的出口有一座大坝，弯弯的

坝体犹如一张弓，雄踞湖边，拦截了满湖的清水，使天鹅堡森林公园顿生灵气。正是这座规模不大的二郎坝，形成了这里3.1平方公里水域，不仅造就了天鹅堡仙境般的康养圣地，创造出云贵高原上一颗亮丽的明珠——天鹅湖，盈盈的清澈湖水还可满足山下葫市镇周边的农田灌溉，给居住在高原上的村民带去福音！桥边的小山上有一座亭子，亭前石柱上有一副对联：“一桥多孔紧锁青龙白虎，双曲一坝拦截二郎神水。”多美啊，一语道出二郎坝的神韵！二郎坝多年来承载着从赤水市到官渡一线的公路运输任务，由于天鹅堡的开发，每天有无数车辆从坝上经过，二郎坝有些不堪重负，现在天鹅堡正在修建一座大桥——二郎坝大桥，从骑士广场至农贸市场，中间跨越一条山涧，建成以后，汽车就从这座桥上通过，而二郎坝就将成为天鹅堡居民的休闲胜地。

威尼斯水街是天鹅堡民最爱的地方之一，夏天的晚上，人们喜欢坐在水街湖边的藤椅上休息聊天，唱歌，跳舞。而四月早晨的水街显得特别宁静，湖中的锦鲤浮上水面成群结队觅食，超市、早餐店开门迎客；早起的安保人员和清洁工人匆匆赶往各自的岗位，一切都那么井然又那么和谐。

正值四月天，公路边的樱花蓬蓬勃勃的怒放着，粉红色的花儿一团团，一簇簇盛开在每一根树枝上，那么娇柔可爱，密密匝匝地把树枝也压得垂了下来，亲吻着树下摄影留念的人们，花的粉嫩和人的笑脸相映成趣，形成又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天鹅堡，你不愧是中国森林公园康养示范基地，你真是不可多得的人间天堂，你是上天赐予我们的可爱的家园！你清新的空气，你甜蜜的泉水，你的青山与绿水，你的晨雾与晚风，你的蓝天与白云，你的鲜花与美景，均是我最值得骄傲地拥有！

我爱你，天鹅堡！我爱你，天鹅堡四月樱花季！



白皮书

◎快刀手

每天，当乐满山重复着“我骄傲，我是特种兵！”这句话时，心里总是充满了万丈豪情。

1985年12月的某一天，一个穷山恶水连鸟都不屙屎的小山村，忽然来了几个接兵的，个个身材高大、虎背熊腰、孔武有力。当时，本村青年乐满山看了贴在黄桷树下的征兵布告后心都凉了，嘀咕道：

“体检政审都不怕，我就怕被关系户挤掉。”接兵的王排长听了笑着说：“我们这次秘密来武术村特招习武青年入伍，不惊动乡武装部，怕把不合格的关系户青年塞进来。我们自己带来了军医。政审从村组委会可直接了解青年人表现。为防止泄密，我们封锁了村口，人只准进不准出。招兵体检政审半天就完。等征兵工作结束后由部队把新兵个人档案转发给乡武装部。”

一个多小时后，王排长把“一人参军全家光荣”大红喜报和烫金色的“光荣之家”匾额送到了乐满山家……离别时，乐满山穿着崭新的军装，背着绿色背包，胸前戴着大红花，与其他新兵爬上了一辆大篷军车。军车启动了，老爸扯开喉咙喊道：“满儿！到了部队后要苦练杀敌本领，听从指挥。爸妈在家等着你的立功喜报！”此时，离爸妈越来越远，离军营却

越来越近。两个小时后军车上了盘山公路，往岔道一拐驶停在山坳草坪上，就听见王排长喊道：“到了。新招来的特种兵听我口令：下车。”乐满山才知道这次招收的是特种兵。他揉了下有点酸麻的双腿，满心欢喜地跳下车，一看四周杂树繁密，在高耸庞大的绿树冠下、深草藤萝之间跳窜着许多小鸟。此时，乐满山心潮起伏、热血沸腾：啊！神秘的特种部队，就该驻扎在这样神秘的深山老岭中。

“大家来唱军歌吧！”王排长领唱道：“‘革命军人各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罢，又唱：“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一群新兵就这样踩着雄壮的军歌节奏走进了军营。

“说这叫军营，小提大作了。说这是营房，也夸大其词了。准确说这几间小木屋，只能叫小分队宿舍，”王排长说罢，用具有穿透力的声音喊道：“所有新兵注意了，听我口令，喊到三，大家一起放下背包。一、二、三。”所有新兵将背包整齐划一、齐崭崭地放了下来。王排长叫来两个班长，教大家折被子，要折得四棱四角成豆腐块状。强调：“搞好内务卫

生是军队战斗力的体现。夜间紧急集合时打背包不准开灯，不准亮电筒，一切微光照明都禁用。这也是为了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从军事行动上说也是为了保密。”之后，两位班长闭着眼睛模拟起夜间快速打背包的示范……

当晚，一阵急促地紧急集合的军号声把乐满山吵醒，他快速穿军装、打背包，携这带那才花2分钟。王排长表扬说：“乐满山动作迅速，不错！”

紧急集合结束，乐满山刚一睡着又被起床号叫醒，他罩好军服上早操……从操场回来，刚一洗漱完，又听到尖啸的唿哨响起，大家集合，听王排长宣布当天的训练学习安排。而后，学习唱军歌：“战友战友亲如兄弟，革命把我们召唤在一起。你来自边疆他来自内地，我们都是人民的子弟……”值星官教唱了数遍后说：

“每天饭前至少要唱一首歌……”早饭后，乐满山主动打扫饭堂卫生，首长见了表扬道：“以雷锋为榜样，不错！”

上午，乐满山在队列训练时，又得到班长表扬：“很好，动作标准。”乐满山又偷着乐，心想：我乐满山乐事多，多得堆积如山。“乐满山”这名字取得好！

一个月后，攀岩、射击、格斗、汽车驾驶、暗杀、爆破、泅渡、侦察、潜伏、斩首、夺空、捕俘、营救、狙击、野外生存、反恐模拟演练皆操练了，唯有高空跳伞还没学……

即便乐满山没处在“国破山河在”的“烽火连三月”的时代，但他还是感受到了“家书抵万金”的宝贵！只不过他不一定知晓还有抒发他心情的这样的诗句。

然信件送达也只能是单方面的——

“尊敬的爸妈：二老身体可好？我已习惯了紧张、严肃、活泼，充满激情的部队生活。我们饭前唱军歌，去训练场唱：‘彩霞飞舞红旗扬，风吹树叶哗啦响，我们的步伐多雄壮，歌声那个嘹亮走向练兵场。我一天不摸枪，手指就发痒，一枪没瞄好我吃饭都不香。苦练，巧练，卯着劲儿练哪，我们的本领强，咳，才能打胜战。’还唱：‘走向打靶场高唱打靶歌，豪情壮志震山河……’打靶归来时，我们沐浴着晚霞的余晖高唱：‘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哦！对了，昨天我们下山帮助村里老百姓担水、扫地了。我们是人民子弟兵嘛！请二老放心，我在部队吃得饱穿得暖身体棒着呢，您们就等着我把立功喜报寄回家吧！……”这是乐满山写给爸妈的一封信，经首长审改后喊乐满山抄了一遍才成这样。待大伙信件累积后由通讯员统一寄出。信封上全落的是民用地址；信里提醒：“怕泄密，不能告知部队番号和地址，请勿回信！”

“战争需要军人，当兵是为了保卫和平！”这是乐满山的座右铭。为适应未来反恐反侵略战争需要，他和战友们多次扮成窃匪在“抢劫银行”的演练中、掌握窃匪惯用的伎俩践行着训练科目，每次从银行“抢劫”到大量现金后，首长都要宣布：“已把‘抢劫’来的钱交还给银行了。”

1986年临近春节，邱大校探亲回家时被警方扣留了，随行的王排长幸免，才带回了这个坏消息。3天后，王排长忧心忡忡地说：“杨政委说中央首长们已知这

件事，电文指示：‘实践长功夫，营救练技……’如何营救？等策划好后营救。告诉我，营救邱队长，你们有信心吗？”

“救出邱队长，我们有信心。”乐满山叫得最响，他是从坐着的板凳上站起来叫的，深知如同电视剧《加里森敢死队》营救人质那样充满着冒险刺激，难得有这样历练的表现机会。

这一天早晨，杨政委带上王排长、乐满山等8名军事技术骨干，驱车下山去了。杨政委拿着证件一亮，直接摊牌说：

“……因为邱是现役军人，身份特殊，掌握着有关军事机密，理应移交给我们部队。”乐满山见杨政委气势是拿足了的，只见那所长陪着笑脸，怯弱地说：“借我3个胆也不敢为难解放军啊！我还是要给局长打个电话……”“不用了。”杨政委斩钉截铁地说。“那程序总要走一下吧？我只告诉局长一声，军方拿着盖有‘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国防部’章印的特别证件来领人。这样说可以吧？”杨政委沉思片刻后点了下头：“好吧，就这样说。”于是，那所长就打电话给局长细说了情况后，对杨政委说：“现在我们来完清移交手续吧！”此时，乐满山憋着一肚子火气，他冲所长怒目圆瞪，恨不得冲上去扇那个找茬的所长一耳光……时间嘀嗒一晃10分钟，眼看办理羁押移交手续告罄，却突然从外面冲进来30多个手持冲锋枪瞄准他们的特警。“放下武器！不然就开枪了！”无奈，人在屋檐下哪有不低头，只好放下武器了。

“戏该收得场了吧！幸亏李所长识破你们是冒牌解放军，曾3次暗示地告诉

我，你们证件上盖的是红章印。请问‘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国防部’首脑机关，怎么可能只盖红章印了事？应该还要盖上3个钢印吧？”汪局长说完，用赞赏的目光睃着李所长：“好样的，没吓成怂包软蛋。”末了，对特警队长说：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快！把这帮胆大妄为，多次抢劫银行的冒牌‘解放军’押下去！”立即就有每3个特警押一个“特种兵”，这让自以为是解放军的乐满山一头雾水，问道：

“杨政委，这咋回事？我们不是解放军吗？不是说模拟演练‘抢’来的那些钱都还给银行了吗？”杨政委被特警押着，营救失败落得个飞蛾扑火而懊恼：“你还真信了？原打算救出邱疙兜后就告诉你你被绑定在贼船上。我说过‘在你们身后还有另一支神秘的特种部队’，那不过是几个扮成‘班长’角色的通缉犯，多次随我走私过枪支弹药和毒品……”“我不相信！我不相信！……王排长，快告诉我，警察是不是在配合我们军事演习？”乐满山问。王排长像泄了气的皮球：

“唉！……”长叹了口气，“演个球的‘习’。杨二狗说了实话，我们就是犯罪团伙。去年为了找帮手，我冒充接兵的‘招’你们入了团伙。乐满山，你是块当兵的料，可惜了……”“不！不！我要当兵，请求警察放了我吧！……”乐满山顿时号啕大哭，稀哩哗啦泪奔，歇斯底里地嚎叫道：“放开我！我要去当兵！当真正的解放军！……”可他每次昂头喊时，他的头，都被特警那有力的大手按了下去，按了下去……

刘孟奇

蝶恋花

丁酉冬，谒史忠正公衣冠冢于梅花岭，因有感于芜城旧事，遂赋此。

楚些招来梅岭蝶，惊绕寒丛，百恨攀枝结。最苦二分无赖月，霜辉泣尽空圆缺。

满目江山知几页，一页兴亡，一页青青血。风荐冷香犹自阅，烟尘总是添情节。

巫德生

十年

钝剑深磨懒问因，十年沧海十年春。
镜中华发愳能数，山内萱堂喜尚亲。
感物殊知庄梦渺，别家犹畏阮囊频。
念兹酸楚同谁诉，底事拂弦更拂尘。

彭梅

菊梦

桂月萍风枕簟清，醒前梦事却分明。
言欢把酒三生誓，剪烛焚香几世盟。
江岸烟深人迹断，天边雾合雁声鸣。
竹房苔色浮光冷，谁解黄花未了情？

罗毕锟

南歌子·次韵东坡端午词

丁酉年，四月初三，预作此词以寄次月五日。

蓄兰兮沐浴，灵符兮逐流。五桃朱索饰层楼。江畔纸鸢齐聚、过扬州。

遥想胥夫子，应怜洁惠舟。绣囊此日正歌头。酒绕浦边飞去、暗香留。

熊轲

山居茶中吟

碧靄苍苍截断霞，闲池浅影照寒鴟。
山门遇雨添残醉，驿路逢人自点茶。
笛起野田何处语，船移江馆半城纱。
兴酣解佩寻甘露，不羨朱袍鼎食家。

黄祖金

临江仙·游姑苏

初逢胜地风景异，山塘柳絮飘摇。
一江飞鸟向云霄。落红催晓月，湖畔静听涛。

登楼又恐多烦恼，凭栏提笔挥毫。
姑苏载酒唱民谣。江湖风雨后，何处不逍遙？



贺桂平

沁园春·水墨金州

水墨金州，三省康衢，位在其中。
看石头城下，清河映柳；万峰湖畔，翠柏迎风。真武凌空，盘江探险，共醉龙城夕照红。松崖寺，留沧桑旧迹，绝代丰功。

山川竟映苍穹，引多少文豪落墨匆。
有万屯汉墓，西南屏障；鵝关古道，盐海贞丰。品甸生姜，兴仁薏米，更喜民生大道通。歌盛世，显附唐魅力，天下齐同。

白衣居士

大安区作协换届有寄

万象心生事可期，广华张臂正扬旗。
留芳后世钦绚素，踵武前贤仰戒碑。
汉字形神须细考，井盐咸淡待深思。
龙乡故事知多少，桑海探骊未尽时。

陈萱

三多寨登高

初冬时节晴方好，多福园中欲等高。
红橘盈枝漫四野，雄鸡近午放三号。
黄翁巨制展长卷，郭叟清蔬佐白蒿。
寨堡石墙今哪在，苇花摇曳鸟啾嘈。

桂枝香·中秋偶感

釜溪散步，正自贡中秋，雨后寻

趣。河水奔流涌动，向前方去。游船破浪乘风里，举头看，灯光交错，自调华丽。月轮失影，又差相聚。

想去年，全家出旅，览纽约胜景，喜乐相语。圆月高悬异国，润明心愫。阴晴圆缺随尘去，世人悲欢会应序。浮生人事，总持心光，万祥泅渡。

李松哲

七律·煮茶

溪竹闲遮积翠乡，新茶邀约客来尝。
清泉吐水浇陈釜，巢鸟挑薪引火光。
细叶入时青夹绿，碧烟起后赤掩黄。
百花耗尽今春力，不及孟中一点香。

肖云

七律·思乡

苔痕处处掩墙痕，忆里巷中多晓昏。
烟雨几回迷窄道，晚风数次唱真言。
何须身老家园去，未必功成亲友原。
回首经年心有数，相逢渐少旧人喧。

刘明宇

迈陂塘

望良乡，百重烟柳，匆匆春又将暮。当时楼榭皆仍旧，几度落花飞舞。留恋处，犹记省，柔肠萦损分携路。梦依南浦。叹流景如梭，韶华似水，往事归霖雨。

初三近，寂寞秋千自驻。惠风十里曾妒。满池潋滟空吹皱，拂槛漫嗟寒暑。都作絮，何堪数，一朝纷入他方渚。莫伤白露。且下故园台，半杯香土，来与故人诉。

谢松林

题纳兰

山泽鱼鸟遁红尘，常有幽居避世心。
仕路艰辛难顺意，深情厚谊令人钦。

李秀芬

踏莎行 四月雨

绿草葱青，樱花饮露。悄悄夜雨心
空处。漫坡红绿竞人稀，时时鸟雀飞飞
去。

独上春台，花残少驻。花径漫漫幽
幽路。烟波惹绿醉垂柳，何能系得春人
住。



郭宏伟

醉春

一夜春风落万丝，
绵柔如酒醉芳枝。
不知玉液何人酿？
洒向凡尘都是诗。

王勤

茶赋

文注：古时蜀人称茶为葭藪

惟天南之嘉木兮，禀太钧之精德。
承乾坤之本色兮，涵天地之玄赜。汲灵曜
之刚烈兮，吮清虚之柔和。且其举止容
与，恬淡有方。逼之不惧，抚之不慌。宁
慨然以赴死，不违性而受琅。

尔乃飨乾元之甘泽兮，得坤舆之赡
养。擅四渎之精华兮，钟五岳之辉煌。瞻
鸿鹄之高举兮，眄鲲鹏于云上。虽同族于
草木，何同物而异境兮，奚共谓而独尚？
配兰茝而等美兮，焉比德于蕨蕡？

若夫临巉岩以放傲兮，处重渊而寄
狂。观羲和之匪惧兮，眄飞廉而未遑。不
畏乎霆霓至兮，何惧于雨暴风狂？既雪漫
以为衣兮，纵漼灔而何妨？於时草木先
陨，荼靡遭霜。众英催而萎绝，百卉败而
销亡。未若兹草，独灿未央。

于是懿灵表之可嘉兮，美芳声之远
畅。幸陆羽之竟陵兮，赏玉川于范阳。况
乃沸鼎俎以制茶兮，举匏尊而清尝。对尘
世之繁嚣，漱半匙之葭藪，除六藏之纤
秽，去百骸之尘垢。净膏粱之膻腻，融黍

稷之灵长。躅凡尘之纷扰，涤浮生之彷徨。

且夫葭蕡之与道逍遙，离虞詐之樊笼，远阴诡之庙堂。故其桀纣不能刑，尧舜不能赏。虎豹不能害，剑戟不能伤。与阴阳同其流，与万物合其方。

于是击缶鸣弦，为葭蕡之歌。歌曰：

葭蕡生矣，于彼朝阳。获乾坤之滋养，得日月之灵光。远庸离俗兮，笑看人世之沧桑；遁迹隐形兮，漫对红尘之滥觞。纵处深林与幽谷，非以无人而不芳。

林世鑫

瑶琴赋

斯以古琴，宇宙之器也。音色深沉，起调而绝唱；余音悠远，初拊而回江。昔神农削桐，取之七二，雕之玄凰；伏羲引绳，丝以五弦，合备阴阳。后增弦舜武，传世尧唐，镶之钟玉，绘之翠章。坠之锦绣，弥之华裳。且是一器三籁，蕴天地乾坤之象，含苍梧人文之芒。

携古器以出世，寻佳处而宫商。遍去五岳，来回昆冈，休憩建木，行尽谷汤，辗转广都，适时无常，凤凰于飞，椅梧穹苍。临深渊之幽幽，重巘叠嶂；近青壁之万寻，山险无量。延绵云沉，椒兰松玉，飞鸾琼枝，蕙茝秋菊，林荫水涧，清泉玉醴，怪石横目，果实淋漓，五才并许，唯宇宙之隐逸，寔谓之天之乐处也。

时万壑松风，行遁世之趣，且置琴怪石，集之玉泉，接之天水，拾之佳果，觅之悠云，采之椒兰，取之芙蓉，削之松

韵，研之紫檀。芳草净水，和之以沐身；芨荷古木，制之以为衣裳，环之以为佩，焚之以为香。恰群后德让，坐之于玉石，邀调乐之子夔，请泰容而高吟，观之以涓子，察之以钟仪，环坐之旷丘，闻音之轩辕。静心行指，云影飞逐，弦动水光，角徵俱彻，宫羽参差而绝唱。适时《南风》润泽，《萧韶》九章，伯公余音，巍巍山冈，子期侧耳，浩浩大洋，醉渔唱晚，水云潇湘，梅花三弄，白雪春阳。音起山之雄厚，音漫水之悠长，扁舟渔火，傲雪迎霜，疏影弄月，轻度暗香。寔清风习习，拊乾坤之经纬，引百凤之来仪，鸟兽率舞，草木齐芳，飘渺入云，虚推银璜，天人之和，无言躁降，天地神韵，日月垂扬。斯以器鸣而音绝，泰然而踉跄，御之而辟淫，行之以德尚，享之以天地之醇和，慕之以宇宙之休光。

辗转杏坛，抚之风淡，弦歌未已，清和脱凡，情禁无阙，余音旷远，淡雅何许，意犹难绝也。稍按琴论道，辨琴以成器，取天地之法，行万物之则，化尊卑之伦，合文武之礼，望神明之察，生至人之乐。其琴德而不可测，清心而不可及也。

嗟夫，斯以古琴，变幻无穷，钟子何忧，老童吟唱，千载之尽，冠绝翕响，应是大音希声，至乐无乐，天下听音者众，天下识音者几许也？

大安区作家协会第八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 决议



大安区作家协会第八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3月20日，由于疫情形势，以网络的形式召开。按2014年区作协会员大会通过的《自贡市大安区作家协会章程》规定的理事会职权，经认真审议，慎重表决，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调整后的新理事会为大安区作家协会第八届理事会，成员名单如下（以姓氏笔画为序）：王劼、李飞鸣、李觉英、胡林妹、袁继伟、黄明鑫、龚伟、辜义陶。

二、大安区作家协会第八届理事会全体理事一致通过大安区作家协会设立主席一名，常务副主席一名，副主席三名，秘书长一名（暂空），副秘书长一名，理事两名。

三、大安区作家协会第八届理事会全体理事一致通过大安区作家协会

主席：李飞鸣

常务副主席：袁继伟

副主席：龚伟、辜义陶、胡林妹

秘书长：（暂空）

副秘书长：王劼

理事：黄明鑫、李觉英

大安区作家协会第七届理事会自2017年选举产生后，各位理事戮力同心，倾力奉献，完成使命和任务。协会向各位理事的辛劳付出表示衷心感谢！第八届理事会全体成员将传承区作协成立二十周年以来的优良传统，协会贯彻全心全意为作家服务的宗旨，履行团结引导、联络协调、服务管理、自律维权的职能，把协会真正办成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之家。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坚持党对作协工作的统一领导，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与时俱进，改革创新，保持和增强政治性、先进性和群众性，再创佳绩。

第二十一条 理事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情况特殊的，也可采用网络、通讯等形式召开。 (王劫供稿)

大安区作家协会第八届理事会 第二次会议顺利召开

3月28日上午9时整，大安区作家协会召开第八届二次理事会。区作协理事会上全体理事参加了会议，区作协主席李飞鸣主持了这次会议。



会上，主要讨论了七个重大事项，一是研究了《龙乡文学》杂志改版的意见；二是通过了《大安作协班子分工》(2020)、《大安作协活动管理制度》(草案)、《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等重要文件；三是讨论了作协微信公众号建设的有关事宜；四是讨论了入会条件与会员管理规范的意见；五是通过了倪建勇等5名同志的会员申请；六是决定增补理事；七是研究了抗疫征文的评审方案。

(王劫供稿)

针对《龙乡文学》刊物、作协理事职

能与责任等，常务副主席袁继伟、理事黄明鑫提出了极具建设性的意见。副主席辜义陶、龚伟、胡林妹，副秘书长王劫，理事李觉英也纷纷建言献策，大家表示要继续传承老一辈大安作协人吃苦耐劳、敢于担当、甘于奉献的精神，努力将大安作协建设成一个有影响力、有竞争力、有凝聚力的模范文学组织。

最后，区作协主席李飞鸣进行了总结。她希望全区作家勤下笔，忌懒笔，以严谨的创作态度，将精品意识贯穿于文学创作的始终；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坚持党对作协工作的统一领导，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与时俱进；提高政治站位，唱响主旋律，持续推动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她诚挚希望理事会所有理事继续鼎力支持区作协工作，以饱满的工作热情、扎实的工作作风、良好的精神状态，不断推动作协各项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共同开创大安作协文学事业的美好未来。

大安区文化馆、区图书馆、区 作家协会举办“抗疫征文” 评审会

5月14日，由中共大安区委宣传部、民革大安总支、区文化广播电视台和旅游局主办，区文化馆、区图书馆、区作家协会承办的“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征文评审会在区文化馆多功能厅举行。

意等多个方面进行综合考量。经过几位评委事前审阅，现场投票，以及充分讨论，最终评选出一等奖1篇、二等奖3篇、三等奖5篇、优秀奖10篇。下一步，主办单位将对本次评选出的19篇作品进行表彰，所有获奖作品将在《龙乡文学》上刊登。

据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大安区文化馆、区图书馆、区作家协会在今年2月开展征集“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文艺作品的活动。活动开始后，共收集到全市文学爱好者应征稿件70余篇，大家“以笔为援，以文战疫”，用心用情用力记录下这一个特殊时期的特别感受，为这次疫情防控攻坚战贡献出我们的力量。



自贡市作家协会主席李开杰审阅稿件

席李飞鸣、副主席辜义陶、秘书长王勘等
人参会，会议由常务副主席袁继伟主持。

会上，常务副主席袁继伟提出：“要在区委宣传部的指导下，积极组织会员学习贯彻党的文艺政策，牢牢把握文艺创作导向。”随后，副主席辜义陶、秘书长王勘、组长李阳也纷纷建言献策。

最后，大安区作家协会主席李飞鸣做了总结讲话。她希望协会作家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服务大局，与时俱进，提高政治站位，唱响主旋律，创作出更多更优秀的反映时代精神的好作品。

(王勘供稿)



自贡市作家协会秘书长
陈学华审阅稿件



大安区作家协会副主席
胡林妹审阅稿件

大安区作家协会诗歌组采风行 讨论会顺利召开

5月14日，大安区作家协会诗歌组采风行讨论会顺利召开。大安区作家协会主

大安区诗人作家，采风青龙湖

5月28日，大安区诗人作家一行9人在区作协李飞鸣主席的带领下，驾车来到青龙湖景区采风。

青龙湖管委会热情地接待，召开了座谈会。管委会行政部王正廷部长对大安区作协开展的“热爱家乡，醉美大安”采风活动表示赞赏，对诗人作家的到访表示热烈的欢迎，期待诗人作家们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品，歌颂家乡深情的土地。

在会上，青龙湖片区建设发展服务中心陈勇副主任详细介绍了青龙湖景区的发

展规划。在省、市、区各级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下，青龙湖发展前景广阔，将打造成集文化，旅游，休闲，疗养，运动为一体的国际旅游度假区，成为自贡的城市会客厅，成渝都市的后花园。在管委会全体人员的努力下，将于今年底开启马拉松赛事及群众性欢乐跑运动等声势浩大的活动项目，激活这片美丽的土地，届时，欢迎各地的朋友参加。



区作协李飞鸣主席在会上讲话，要求诗人作家以笔为媒，宣传大安，吟颂家乡，为提升大安旅游品牌，推动文旅创新，脱贫攻坚，创建天府旅游名县作出积极贡献。

接着，举行了别开生面的诗歌朗诵会。诗人李飞鸣，袁继伟，龚伟，陈萱，郭宏伟，华伯清诵读了自创的诗歌，老诗人万德友交流了自己创作律诗《自贡青龙湖国际度假区》的体会，整个流程充满浓浓的文化气息。

会后，诗人作家兴致勃勃地走进青龙湖，为创作美文诗歌采撷素材，积累生活。



大安青龙湖，碧水蓝天

光绪进士王开甲遗事（上）

◎ 王典平

清光绪年间，富荣东场大坟堡（今自贡市大安区）地界上，出了一个大事件，产生一位大人物——王开甲荣登进士。这在当时，川南小镇偏居一隅，整体教育文化水平低下状况下，可是一件了不得的事。然而，进士王开甲逝世百多年来，他的面貌非常模糊，他的事迹非常零散。本文试图积铢累寸，也仅获点滴痕迹，未能多有发现。权当抛砖引玉，期待日后再有更多史料，还原这位传奇人物的全貌吧。

仙滩渡船，撑出远大航向

自贡珍珠寺王家，是一个规模巨大的家族。自明朝初年随着“湖广填四川”的滚滚人流由湖北入川，至清朝后期已历二十余世，可谓瓜瓞绵绵，枝繁叶茂。乾隆己卯年（1759）年始建的珍珠山宝善祠总祠之下，有金、木、水、火、土五个分支。每一支均人才辈出，业绩非凡。名声最著者，当数十九世纪中后期第一次川盐济楚期间崛起的盐业四大家族之首——木支的王三畏堂。

王开甲（1837~1893），本名纯五，字鼎臣，号纶三，是王家入川后的第十七世孙。光绪丙子年（1876），他39岁

时以“开甲”榜名，高中恩科二甲进士。他是珍珠寺王家在清朝从乾隆至光绪时期百多年间仅有的一名翰林（王荫槐），三名进士（王廷弼、王开甲、王荫槐）之一，属当时素有“才子之乡”富顺县的众多进士之一。

今大安区和平街道唐家坝—柑子坳—田湾一带，乃珍珠寺王家土支聚居地之一。与其他“×家坝”不同的是，唐家坝并非唐姓人家居住地。《四川省自贡市地名录》对唐家坝释义为：原系乡绅王开甲祖业，王家曾葬坟于坝内，坝内有大塘二口，后谐变唐家坝。



图1 仙市水码头（摄影/王典平，于2008年11月）

开甲年轻时家境贫寒，在仙滩一带操舟摆渡为业，找几个辛苦钱来维持生存，奉养母亲。他命运的转机，来自偶遇一位贵人——首席大盐商、王三畏堂总理

王朗云。一次，王朗云在仙滩坐船渡河，偶然碰见开甲，在船上短暂闲聊之间，即发现这个年轻人才思敏捷，应对适度，顿起爱才之心。当即决定帮这位远支族侄赡养母亲，带其到家塾中就读。开甲聪慧的天资有了用武之地，从此鹏子翻身，命运逆转。先是考取同治甲子科举人，而后又中光绪年进士，官至吏部文选司掌印郎中，“赏戴花翎，钦加三品衔，晋授中宪大夫”。

王朗云“振拔寒儒多成名”“不以远近亲疏而遗之”，提拔了不少族中贫苦学子读取功名，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当然，也助推了朗云本人的事业，实现了双赢共赢多赢。扶助开甲，也是王朗云一生中慧眼识英才的典型例证，给他带来丰厚的回报。

任职文选司，文好刘光第

开甲所任吏部文选司掌印郎中，职责是“掌天下官吏班秩品命”，略相当于中央组织部加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管人事的副部级、厅级官员。明清官制，称六部之吏部为天官、户部为地官、礼部为春官、兵部为夏官、刑部为秋官、工部为冬官。吏部为各部之首，文选司又是吏部之首。这个衙门负责四品以下官员的审核工作。关乎为数众多的全国中低级官员前程，是他们最怕也最敬的衙门。那些在地方上牛逼的知府，见了文选司郎中，会立刻打躬作揖陪笑脸。因为，郎中大人的心情，会一定程度决定他们的去向是秀美富庶的江南，还是千里之外的蛮荒之地。如此地位如此官，自然消息灵通，实权在握。

王开甲的社会活动记录中，值得关注者，乃吏部任职期间，与戊戌六君

子之一的富顺同乡刘光第的一段交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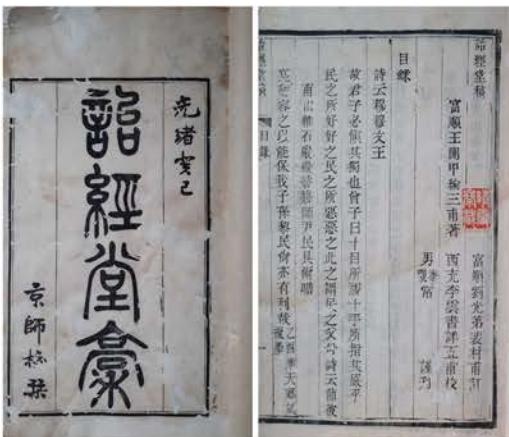


图2 《诒经堂稿》书影（供图/王毅）

余少闻先生辑录之《刘光第年谱简编》载：

光第少交游，避应酬。惟与吏部郎中王纶三甚相得，朝夕过从，谈学论世，至夜分不忍罢。而纶三锐志于学，先生许为豪杰之士。至是病故，先生为文祭之，并表其墓。九月（旧历八月）纶三家属扶柩出京，先生送至通州，留二日，始返京。

另版刘光第年谱亦有零散记载：

自流井王开甲（字纶三），原官吏部，光第“与斜对门居日夕相见”，倾脸馨谈，契分颇为不浅，其锐志为学之隐，同乡多不能知。……因病去世，……其子王岱云送柩出京，光第送至通州。

同乡王纶三常欲接济刘光第，被婉拒。

刘光第生于1859年，比开甲小22岁。1885年刘光第母亲病故，居丧三年后到京就职，至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服刑，居京有十余年，与开甲约有五年的交集。二人同出富顺寒门，同在京城为官，岂不惺惺相惜？故有“常欲接济”之心。

然而，刘光第在京做官十余年，择友而交，安贫守素，坚持不接受馈赠。家务由夫人亲自操办，本人粗衣素食，步行

上班，“一布袍服，十年不易”。因而婉拒了开甲的美意。

即便如此，这对忘年交的情谊却非常深厚。不仅开甲的灵柩由其子“送柩出京”时，“光第送至通州”（当时那可是不近的距离），且担负了开甲著作编订的繁杂事务。开甲逝世百日后，遗稿由其家人集作《诒经堂稿》。载明“富顺王开甲纶三甫著 富顺刘光第裴村甫订 西充李云书详五甫校”。《诒经堂稿》收入作者政论性文章33篇，五言诗2首。由开甲族侄、翰林编修荫槐作序，称开甲之文“婉挚和平，有可咏可歌之致”，当为王氏家族乃至本土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开甲零散的著作，还有《子章族兄墓志铭》《开甲为族姑母王孺人撰》等诸篇传记、墓志铭。

刘光第先生还怀着对故人的感念，受托提笔，书写了王开甲墓碑的碑文。透过那工整的楷书，仿佛能窥见光第先生沉郁的心情。

魅力男生，提携后学

在京其间，王开甲还自然流露出关爱贤士的魅力，奖掖提携后学，让他们从困顿中走出，开辟人生新天地。

万慎（1856~1923），原名万人敌，字斐成，号慎子，泸州人。曾任泸州中学堂堂长，铜梁县知事，四川咨政局、清末咨政院议员，叙永、泸州修志局总纂。与苏启元、温筱泉、陶开永等以诗酒解愁结成“怡园”诗社，并参加了朱德组织的“振华诗社”。

1894年，开甲逝后次年，仍处于哀伤中的万慎，撰《王纶三先生哀辞并序》，记述了当年情状：

光绪壬午冬，慎应京兆试。报罢，

落魄京师。侨寓延望庙街泸州馆。馆无岁修费。老屋数椽，大风雨，栌檩榱，桷岌岌震，欲来压人。寄食于门阑之斯，家书断则悬釜待炊，奴子率逃去。顾性好诗、古文辞，穷极势迫，抑郁无聊，则高读秦汉人文，或为诗歌以舒忧娱悲，以适己志。独居寡俦侣，暇则徘徊馆门，呼三驺对饮。间一披裘，步讴吟市中。裘敝，虮虱缘领上，几满。市中儿咸相视瞠也。

会富顺王纶三以吏部主事官京朝，与同舍生许舜丞大令习。过许，闻余读书声。叩许，许曰：“是喜为诗，且多闻、健谈。”先生参户入，索观余诗。余录都门杂感诸诗应之。先生大激赏之，谓有明七子风。观余文，亦谓佚荡有气，非乡三老抱兔园册而来者。明日，使族子植青太史来订交，并言于同乡诸先达。时成都杨虞棠官起居，负才，好为诗，亦好奖引士类。闻先生言，呼车过访，谈甚洽，因广为延誉。由是人稍稍知余姓字。

看来王开甲这位混得不错的组织人事干部没有忘本，对落魄学子没有冷眼相待，而是热心扶植。抑扬顿挫的读书声，链接了高门与寒土的感情。佚荡有气的诗文稿，定格了长者与晚辈的缘分。不仅自己“大激赏之”，还随即派专人“订交”，又是微信又是抖音，大肆宣扬，“言于同乡诸先达”，生怕众人不知道。万慎的名字方才“广为延誉”，或许他的人生由此而奠基，走上阳关道。此种魅力男生，怎不让终身受益的贤士感佩一生？

注：王开甲昆仲后裔，多散居全国各地。本文内容，部分为现居贵阳的王典沛先生，现居武汉的王文渊（典浩）先生提供。深致谢意！

（未完待续）

牛佛镇民间传说一辑

◎巴 骄

【牛佛渡】



很久以前，在川南的沱江边有这样一个地方，河水清澈，山花烂漫。人们在这里或放舟撒网，摇桨荡歌；或耕耘田园，春种秋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世代繁衍生息，安宁而祥和。

在一个昏暗的傍晚，一场灭顶之灾悄悄地向村落中的人们袭来。天空乌云翻滚，雷声隆隆，大地震颤，大雨倾盆而至。眼见沱江洪水一浪高过一浪，席卷着田园和房舍，人们拼命地在滔天洪水中挣扎。突然，一头老水牛顺水飘来，游向惊慌失措的人们。一趟又一趟，老水牛把困在水中的人驮到高处。众人获救了，可老水牛却累得精疲力竭，趴在岸边不能动弹。天色微明，洪水退去。沱江岸边，在

老水牛卧倒的地方，形成了一座牛形的山峦。人们相信老水牛是神牛，已坐化成佛，便把这座山称作牛王山，把山下的渡口称作牛佛渡，寓意神牛坐化成佛普度众生。

小村落恢复了安宁。方圆数十里、上百里的人们，纷纷前来焚香祭祀。越来越多的人迁徙到这里来居住，以求佛祖保佑。小村落愈发兴盛，到后来发展成为场镇。镇上新建的房屋鳞次栉比，在清代就形成了九街十八巷的规模，成为沱江下游最大的水陆码头和商贸重镇。

【鸭儿凼】

从前，贺乐堂巷与面房街的交汇处有一个天然水池。池水清澈，终年不涸。相传有一对雌雄金鸭，双双游栖于池中，人来不惊，悠然自得。一天，一个过路人看到金鸭，顿起贪念，欲窃金鸭为已有，于是设计捕捉。金鸭受惊，腾空而起，金光闪闪，幻化于云霄，从此再也没有回到这里来。后来，鸭儿凼渐被新修的建筑包围，池水也开始变得混浊，并慢慢枯竭。再到后来，鸭儿凼更被人当作倾倒垃圾的地方，最终被填成平地。至今，人们提到

牛佛，就会想到“九街十八巷，中间有个鸭儿凼”的民谣，而鸭儿凼只能存在于美丽的传说中了。

【月亮岩】

位于贯山村4组，沱江右岸。此处陡险峻峭，鹰猿见愁。清《富顺县志》云：“岩距牛佛渡约十里，有石浑圆如月”。传说很久以前，有一个晶莹剔透的巨型白玉盘镶嵌在岩壁上，如同天上的圆月，银光泛泛，熠熠生辉。夜行船只，视若航灯。有一年，沱江发大水，一条小船顺水漂到岩前，船夫见此宝物，惊异之余，顿起贪念，就用手中的竹篙去掇白玉盘。突然，只见银光一闪，晃得船夫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等他睁开眼再看时，“月亮”不见了，悬崖上只留下圆圆的月痕。

【响岩】

响岩在薄刀岭下，江水涨时灌入岩口，声震若雷，数里可闻。石壁上有清时里人温州府知府廖修明所书“响岩”二字。

廖修明为什么要在这里题书呢？说起来还有一段传奇故事。相传廖修明进京赴考，成绩优异，夺得文魁。接下来，就由主考官亲试。因这位主考官曾到过牛佛古镇，对这里的山川风物情有独钟。遂问廖：“汝知响岩否？”廖沉思良久，无言以对。考官不悦，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得山水之养，则当怀感恩之心。汝不知响岩之所在，那就等你找到后再来

吧！”

就这样，廖名落孙山。回到乡里，垂头丧气，逢人便问响岩在哪里。有人指点他，“你家对岸不是响岩吗？”廖恍然大悟，慨然曰：“吾只知诗书，而不明故里！”从此，廖愈加发奋，但不再是死读书，读死书了。开始更多地留意山水，关心民瘼，终成大器。为不忘落榜之憾，廖便书“响岩”二字于斯，以为自励。后来，廖做了温州府知府，深受当地百姓拥戴。

【龙爪寺】

龙爪寺，亦名龙山寺，坐落在牛佛镇会家坡，位于富庙公路右翼。关于龙爪寺的神奇传说有很多，现采撷一则于此。

有一天，龙爪寺的石缝里长出了一条碗口粗的地瓜藤，人们发现时就这么大。这一奇怪现象，给人们带来了莫名的恐惧，担心会有什么灾难将要降临。大家商议的结果，请来村中最为勇敢强壮的一个猛汉去砍掉地瓜藤。猛汉挥臂抡斧，折腾一天，累得精疲力竭，也没能把地瓜藤砍断。第二天，更为奇怪的现象出现了：昨日辛苦一天砍出的口子，一点儿痕迹也看不到了，地瓜藤完好无损。就这样日复一日，前一天砍出的口子，经过一夜就完全长合。总是前功尽弃，每一天都只能重新开始。

就这样耗费了将近一个月功夫，众人无可奈何。一天下午，猛汉正专心致志地挥斧猛砍。突然，好像有人在身后发出叹息：“唉，什么都不怕，就怕你去我

来！”猛汉环顾四周，一个人影也没有发现。他被吓得浑身直起鸡皮疙瘩，立即收拾工具，早早收工。夜里，猛汉翻来覆去睡不着，总想着那奇怪的声音，不停地琢磨“你去我来”是什么？什么“就怕你去我来”？百思不得其解。黎明时分，猛汉听到报晓鸡鸣，忽然翻身坐起，一拍脑袋：“嗨！‘你去我来’不就是指锯子吗？”

天刚见亮，猛汉便带着锯子来到山崖边，立即锯了起来。不到一个时辰，碗口大的地瓜藤就被锯断了。可是，石缝中那半截地瓜藤却汨汨地流出了殷红的血液。这血流哇，流哇，一直流了七七四十九天，把龙爪寺上下那片平坝染成了朱红色。后来，人们便把这里叫作红朱坝。红朱坝的泥土，随便取一小块浸泡在净水中，水就会变成红色，可用来代替红墨水书写。

【庆林寺】

相传远古的时候，沱江河来了一个水怪，至于水怪长得如何怪戾，没有人亲眼看见。可水怪每年都会兴风作浪几次，水怪游动时两岸近河的动物牲畜尽被掳去，将两岸变成汪洋，淹没村庄、房舍。沱江两岸的人们，为不惹这水怪发怒施威，减少洪涝灾害，每年四月初八，就要携家带小，把上等祭品献给水怪。但这水怪还有一大毛病，每隔30年就要吸一次金童玉女的处子血，不满足水怪这个欲望，它就会给两岸生灵带来灭顶之灾。金童玉女，一胞双胎，龙凤呈祥，世间哪有这么

好找的，更何况，水怪只吸六周岁的金童玉女的血。自然水怪的淫威就会常常发作，两岸百姓被迫离乡背井，远走异域。

有一天，一个得道高僧林海法师云游至此。一眼望去，满目疮痍，哀鸿遍野。法师欲替天行道，剪除水怪。这水怪也非等闲之辈，八百年修行未成正果，于是与林海法师拼杀起来，恶战不休，从水里到陆地，再从陆地到天上，三天三夜，难分胜负。终于，林海法师发现水怪头上有一个发出绿色光环的犄角，在水怪发功时会射出刺眼的蓝光。法师已有胜算，口中念念有词，拂尘一扬，犄角飞落。令法师始料不及的是犄角被击断时喷出了一种无名毒液，法师屏住呼吸疾退，仍有一滴溅到袍上，立即燃烧起来，法师来不及发功自救，瞬间化为灰烬，魂归西方极乐世界。

水怪犄角被砍，早已半死，坠入河中。百姓才重新过上了没有洪灾的日子。为纪念拯救苍生的林海法师，就在当年大战之地修了一座庙，取名庆林寺。

可是，故事并没有结束。原来水怪坠河后没有死，过了几百年，水怪又开始肆无忌惮地伤害沱江两岸的生灵。

有一天夜里，庆林寺住持悟觉法师得到观音菩萨托梦，要求此后81天都不得关闭庆林寺的山门，说是有一神物将于此期内降临寺中，当发生天灾人祸时，神物就会显灵拯救众生。悟觉法师遂按观音菩萨的要求，夜夜都不再关闭山门。过了80天，这日傍晚时分，狂风夹着暴雨从天而降。不一会儿，庆林寺大雄宝殿内便积水一尺多深。悟觉法师与寺中和尚，瓢盆

锅碗齐上阵，也根本不能把水舀尽，越积越多。眼看大有水漫庆林寺之虞，悟觉法师顾不上菩萨的告诫，于是下令关闭山门，以阻止狂风暴雨。子时三刻，风雨中一阵霹雳之后，一种奇特的声音呼啸而至庆林寺，山门被猛烈地撞击了三下，“嘣、嘣、嘣”，震得大雄宝殿摇摇欲坠。三声暴响过后，金光四射，一团红光折而刺向沱江之中，溅起百丈水柱。

第二天，雨过天晴，悟觉法师到沱江边挑水，发现有一座金光灿灿的金钟在江里。悟觉法师明白了，观音菩萨指点的神物就是这尊金钟，立即合掌当胸，虔诚地祷告起来。金钟突然开口：“悟觉，不必悔过，我是来镇压水怪的。”原来，金钟降伏了水怪并将其重重地压在身下，只允许它百年翻一回身。从此以后，沱江的大洪水不再频繁发生，而是要到百年左右才会有那么一次。

【鲤鱼石】



在壬子山脚下的沱江边，有一大一小两座巨石，形如鲤鱼栖息江畔。相传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年久旱无雨，眼看地里

的庄稼颗粒无收，村民们一筹莫展，无计可施。

有一户人家的女儿名叫美姑，正当二八年华，虽已定亲，尚未出嫁，待字闺中。看到父母整日劳作，付出的辛劳却换不来收成，非常难过，下决心去找龙王论理。于是来到江边，化身而成一条鲤鱼，游向东海去找龙王。她的未婚夫得知，匆匆忙忙地从牛佛渡赶来，站在美姑下水的岸边，焦急地等啊等，唤啊唤。一站就是三天三夜。

龙王得知此情，动了恻隐之心。三天后，终于降下了甘霖。美姑变成的鲤鱼游回来了，当靠近岸边的时候已精疲力竭，无力变回人形。她的未婚夫扑通一声跳入水中，将美姑拥在怀里，忧喜交加，说：“美姑啊美姑，不管你走到哪里，今生今世我都要与你相拥相依。你既作鲤鱼，我就作鲤鱼！”说完，他也变成了一条鲤鱼。

从此，沱江岸边就有了这一对鲤鱼石。在内侧的那条就是美姑；守护在旁边，在外侧为美姑阻挡风浪，体形大一些的就是她的未婚夫。千百年来，美姑和她的未婚夫化作的鲤鱼石，就这样相厮相守在一起。过去，每当风调雨顺的一年过去后，老人们总要说，那是美姑给大家带来了丰收。

【观音洞】

观音洞位于藕塘村7组，清《富顺县志》云：“有石栏迤逦而上，可容百数十人，夏凉冬温。中有石柱一，高与洞齐；

石床一。里人孝廉方正卢心能题诗在焉。”卢心能何许人也？他就是清末著名教育家卢庆家的祖父。卢心能的书法造诣非常了得，八旬犹能作细楷。其观音洞之题，是在清嘉庆年间。

说起观音洞的由来，则是有关卢氏家族的一段传奇故事。牛佛古镇的卢氏，原籍福建龙岩。其入川始祖东乾公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来到牛佛古镇时，家境并不宽裕，后白手兴家。

初，卢氏入川始祖东乾公在新桥附近帮一余姓人家做农活，由于勤劳忠厚，颇受余姓主人赏识。光阴荏苒，转眼三年，卢氏始祖便向余姓主人请求，讨要一席之地来安葬其先祖君覲公的骸骨。余姓主人听后，欣然允诺，并任其选择。东乾公大喜，随即写好讨地契约以作凭证，余姓主人亦毫不犹豫地在契约上签字画押。接着，东乾公便请来风水先生反复勘察地形，最后将墓地选定在狮子山头柏树林中。阴阳先生夸赞说这是一块风水宝地，墓主的后人定会大富大贵。

卢氏先祖君覲公灵柩落葬日期则由阴阳先生约“天星期”，即专门选择“穿钉鞋、戴铁帽、鱼爬树”之时下葬，果然应验。此墓葬因位于狮子山，卢氏族人称其为“狮子坟”。入葬后，周围近十里村落鸡不鸣、犬不吠。余姓人家却凡事不顺，日渐衰败，特请风水先生为之察看究竟。那风水先生认为系卢氏“狮子坟”葬后所致，还为余姓主人出谋划策，说唯一办法是在卢氏“狮子坟”后的半山腰凿一石洞，以打断卢氏祖坟的龙脉，方能使其衰落，让余家重振。余姓主人言听计从，

依允行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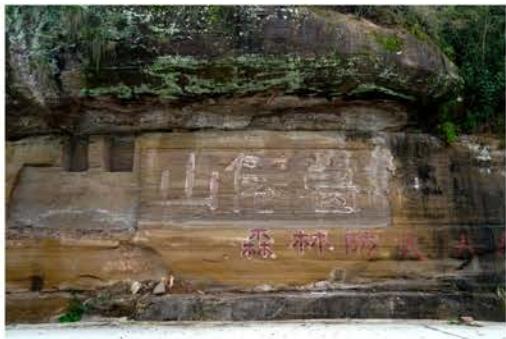
石洞凿好后，唯恐此举做得太明显而引起卢氏族人不满，便又在洞口石壁上建一寺庙，请来和尚撞钟击鼓，诵经念佛。谁知竟事与愿违，弄巧成拙。原来卢氏所葬祖坟是那狮子山形之嘴部，狮子一旦听到撞钟击鼓之声，遂情绪激昂，愈加勇猛。故而余家日渐衰颓，卢氏日益鼎盛兴旺。特别是卢氏长房更是人丁兴旺，能人辈出。其后嗣卢心能，以及嗣孙卢庆家、卢文鉅（铁铮）父子等，都是享有盛誉的知名人物。

注：本文节录自巴骄著《牛佛镇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年10月第1版 ISBN 978-7-5097-7216-4）



庙坝葛仙山与崇菴寺

◎ 陈述琪



自贡东部边陲小镇——庙坝，是沱江入自贡境域第一镇。东南与隆昌相邻，西南与牛佛接壤，北与内江一水之隔。民国时期，境内有观音阁、牛王庙、南华宫、崇菴寺、川主庙、东岳庙、药灵寺、土地庙等十余座，寺庙相连，香火鼎盛。因其地势平坦如坝，称之为“庙坝”，庙坝之名沿用至今。2005年，我市行政区划调整，庙坝镇从原富顺县划归大安区管辖。

庙坝场镇之西有山曰“葛仙山”，据民国《富顺县志》载：“葛仙山距县（指富顺）九十里，发脉隆昌之天峰诸山。入县境，少折而西顿起诸峰，峥嵘磅礴。”葛仙山因纪念葛洪而得名，葛洪（284—364），为东晋道教学者、著名炼丹家、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晋丹阳郡句容（今江苏句容县）人。三国

方士葛玄之侄孙，世称小仙翁。他曾受封为关内侯，后隐居罗浮山炼丹。著有《肘后方》等。当地人习惯称此山为“大脚仙”，山上有巨石，巨石之上有一长1米、宽30厘米、深近20厘米的巨大脚印，传为葛洪来此得道成仙，借石一步登天，飞身而去留下的脚印。

在入山公路左侧石壁上有“葛仙山”三字摩崖石刻，长4.4米、高1.3米，字径三尺许，深三寸，县志载：“颇似宋人书法或云唐刻。”虽有风化，然字尚清晰可识。可惜，在这极为珍贵的摩刻下，有今人所写宣传标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大煞风景。

宋淳熙甲辰年（1184），建崇菴寺，明永乐二年（1404）重修。庙宇恢弘，金碧辉煌。寺前照壁，刻有“西蜀名山”四个大字；寺内有明代大学士李长春《葛仙山》碑记；达天上人楹联：“法性山高，顿落群峰之峻；醍醐海阔，横吞众派之波”；尚书李本修《修殿庑碑》；内江何起鸣题“第一名山”石刻。

整个寺庙三进二院，东西厢房对称。第一进为文武殿，供奉弥勒佛。出殿拾台阶三级为庭院，绿树葱茏。左右是对称戏楼。第二进为大雄宝殿，殿中供奉释

迦牟尼佛，金身盘足趺座，其像高四公尺，慈悲垂眉，光显巍巍，佛光普照。金像左右二胁侍为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出大殿又是一所庭院，院中一眼古井，井深莫测，井水甘冽清醇。花木扶疏，清幽雅致。庭院右侧厢房为客室、方丈室，左侧厢房为僧舍、五观堂。第三进为金鸡楼，楼高18米，分三层，正殿供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第二层为藏经楼，富藏大乘佛教经典。第三层供奉一昂首挺立之纯金雄鸡。相传是当年筑寺时之啼鸣之鸡，后被人盗去。

寺前置石制灯杆座，每年农历正月初一至十五，燃灯时，灯杆高立，两排红灯，在黑夜里闪烁。每逢庙会，鞭炮之声不绝于耳，善男信女，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甚是热闹。有书载：“白昼千人拱手，夜点万盏明灯”，可谓盛况空前。

民国初年，能源大师主持崇菴寺，任方丈。大师有四弟子，洪钟、洪玉、洪成、洪哲法师。民国二十二年（1933），内江马路局招标拍卖崇菴寺庙产，经庙坝场佛教协会据理力争，每年留租八石，雇大师四弟子看守佛寺至解放。

清咸丰年间，为避太平天国之乱，葛仙山临险筑寨墙，约有三公里，辟有五道寨门，曰千佛门（西门）、保和门、东门、如意门、崇福门。这些寨门是寨内通往寨外的必经之道，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如今，千佛门（西门）、东门尚保存完好，其余则消失在历史的风尘之中了。

葛仙山集中保存有唐宋以来石刻佛像及摩崖题刻，其中以千佛岩为最胜。千

佛岩石刻依据释迦牟尼佛“末法时期，有千佛出世”而刻成。计有千尊佛像，言其多而得名，每尊佛像高约35厘米，依岩分层趺座，栩栩如生，惟妙惟肖。1988年4月，富顺县人民政府公布“葛仙山摩崖造像和石刻”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千佛岩尚有一处摩刻，经笔者考证为南宋时期郑晁叔《咏葛仙寺》三首七绝诗题刻。诗曰：“羊肠百折滑侧足，踏险冲泥访葛公。当是山灵亦相靳，竹舆常在雨声中。”其二：“大笑抵掌欲绝倒，万事可怜今世间。不应天公亦翻覆，送云送雨上西山。”其三：“浮游大白惜分襟，不特于吾有断金。欢喜使君多善政，乱山深处尚讴吟。”

郑晁叔，南宋孝宗乾道四年（1071），路经富顺监，赴宁州任职。其好友、富顺知监李深甫邀之共游葛仙山，郑作七绝《咏葛仙寺》三首答谢惜别。后来李深甫将诗深镌于千佛岩左侧飞仙台石窟龛内避风凹崖间，今尚存六十余字可识。

乡人多云此处为明代李长春题诗处，实乃未加细辨，以讹传讹所至。李长春诗刻在“尚书醉石”处，惜古迹已湮没成几块残石，题诗亦不明下落，或许深藏苔藓中，或许被人为凿损不存了。据苏铁生、何光宗《富顺古诗三百首》录李长春《咏葛仙山》诗如下：“仙山斜日眺苍霞，把酒凭高四望赊。绿木细春云碓乐，丹枫晴染玉炉砂。林间掬井虬龙起，台上吹笛布鸽哗。呼吸似应通帝座，谁将笑语入天家。”诗后尚录有跋文：“万历甲辰（1604）九月二十四日，同守泰卿元交、

甘济时叔与、李长荣仁甫、李允祥云卿游大葛山，共饮仙台之下。余入石龛中结跏趺坐，引满浮白，听越客呼吟，童立台畔吹洞箫以和之，酣畅丙夜始返禅房两宿。李长春题。”其编者《附记》亦摘录如下，以备稽考：“李长春半生在外为官，至礼部尚书，致仕归里遍访家乡山水名胜，作诗以志，足见古人真情。《咏葛仙山》诗由李允祥书，刻于葛仙山壁间，成为一景，名‘尚书醉石’。”李长春（1545—1607），字元甫，号棠轩，富顺庙坝镇（今大安区庙坝镇红光村）人。明穆宗隆庆二年（1568）二甲第一名进士。历官翰林院检讨、编修、侍读、侍讲，曾参修《两朝实录》、《大明会典》，后升御史、礼部尚书。为人气节慷慨，擅长文学，尤工诗词。著有《棠轩诗文集》。

明甘济时《葛仙山》诗如下：“飞舄遥从玉局来，三花掌上为谁开、才知学士焚香地，却是真人跨鹤台。一抹峨眉如对叠，几排阊阖足衔杯。琇岩亦有丹砂种，九转从将问化胎。”明李崇阶《戊午秋同潜夫天峰开士游葛仙寺步石壁韵》四首如下：“幽寻几度憾蹉跎，共向西风一买舸。碧渗丹泉何代井，蓬飞石发此峰蓑。山川不觉经秋老。词赋空怜蚀藓多。几片断云千丈壑，其如仙去不归何。”其二：“浩眺冥搜挈侣游，秋高山水一囊收。天将绝巘留真境，雨引空江泼远眸。乌兔两丸金练液，英雄九辈桨推鸥。罡风吹得千岩醒，谷应松篁解啸讴。”其三：“轩轩遗像蘸初霞，靓止生人道气赊。有晋书中怀抱朴，无勾漏漫请朱砂。烟携老衲藤偏疾，鸟助骚人语不哗。傅道此真翁

自写，可容写处识翁家。”其四：“但能游即是行仙，江上孤峰许醉眠。会佛如来都是药，了将心去别无元。人因火井疑丹井，我向金川寻稚川。萝薜初衣今幸遂，相携物外定何年。”《富顺古诗三百首》收入时有编者《附记》：“李崇阶，滇南诗人，爱富邑风物华美，人物荟萃，遂寓居焉。”

葛仙山文峰骏悬崖绝壁有“龙盘虎踞”四字题刻，明四川布政使李维桢题“龙门石窟”于崖间，可惜早已苔藓尘封，无法目睹尊容了。如能恢复这些景观，葛仙山之大幸矣。

清代道光进士、内江人王果曾将葛仙山美丽风光归纳为十景：曰仙台飞舄、曰佛洞停嵒、曰神井甘泉、曰丹亭碧雨、曰云池清冽、曰纽石玲珑、曰东谷松涛、曰西江波月、曰崖榕荫蔽、曰北巘鹰翔。明代李长春《葛仙山》、清代王果《大葛仙山游记》，是葛仙山最为重要的两篇历史文献，值得认真研究。

盐场脊梁——烧盐匠

◎ 曾能怒

“烧盐匠”是自贡盐烧盐工人荣耀和调侃的自称，也是传统社会习俗对烧盐工带有歧视性的称谓，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人们对“匠”字含义的曲解。“烧盐匠”这个称呼的产生，源于其本身特定的技艺与地位，实质上代表了烧盐工对“工匠精神”的朴素理解和尊崇，成为带有鲜明职业色彩的俗称。它对于七〇后出生的人来说比较陌生，烧盐工曾是盐场典型而最具代表性的工种。自贡盐源于地下井矿，从打井采输卤到熬成盐的整个生产过程中，“烧盐匠”是终端产品盐的直接生产者，是产生经济效益的核心环节，故制盐车间在盐场通常被视为“饭甑子”，受到全力支持和重点保护。千百年来，“烧盐匠”见证了盐都盐业历史的兴衰，成为盐业文明地集中体现者，是盐场生产的中坚和脊梁。

自古到近代，由于“烧盐匠”所处的恶劣环境与繁重劳动，在传统制盐生产中久负盛名，老一辈盐都人家喻户晓。烧盐工长年经受高温和重体力劳动，工作强度与同时期的森工，并下矿山同类齐名。在80年代之前，自贡盐场曾拥有上万名职业烧盐工人，他们用辛勤的汗水和丰富的经验技术，每年烧出成千上万吨优质原盐，不仅满足了川内的需要，还远销大西南，承载起千年盐都的盛誉而闻名全国。

烧盐工是盐业生产的骨干和支柱，为盐场和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盐是盐都的标志和名片，烧盐工不愧为自贡产业工人的优秀代表和典范。

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进步，现代化的真空制盐生产技术，逐步取代了古老传统地制盐方法，手工制盐走完了它沧桑辉煌的历程。“烧盐匠”这个职业和群体称谓，也随着时代发展进步，企业生产方式的改变，逐渐在人们记忆中淡化消逝。各大盐场的最后一代“烧盐匠”早已改行并陆续退休，如今已岁至暮年。但对于曾经当“烧盐匠”的人生经历，仍然铭记着深切而难忘的情结和感怀。

历史就是时代给人留下的记忆，在当年“文革”的中后期，不少刚刚脱离蹉跎岁月磨砺的男女知青，被招工或顶替进盐场，就从父母手中接过盐铲，继承了

“烧盐匠”这个传统职业。那个时期自贡各大盐场，虽陆续开始建起真空制盐，但因规模小，工艺设备落后，缺乏生产经验，产质量都很低，处于艰难的摸索和过渡阶段。故手工制盐仍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和产量重点，那个时期烧盐工因地位突出，不少人把“烧盐匠”尊号自诩为“岗位职称”，彰显着一种乐观与自信，充满了自豪。我们都知道，日常生活离不开盐，但盐是怎样生产出来的，真正了解其

过程的人并不多，这里顺便加以简介。从传统制盐操作经过近代工艺改进，手工烧盐分圆锅，小方锅和平锅，其中体力最繁重是平锅。平锅为众锅之首，烧平锅最具挑战性，它是“烧盐匠”群体的典型代表，使不少人心存胆怯，望而却步，非体力和意志坚强者不能胜任。所以烧平锅绝大多数为年轻人，老工人因年零和体力差别，多为烧体积小的圆锅和小方锅。在那些年代，车钳铆焊电五大工种，名额少又属技术工种，基本上是有人情关系或能利用权力“开后门”的人，才能分配到的“国际工种”，而烧盐，斗车和平抬工之类，则是无须“开后门”的自选岗位。烧盐工历来被人看不起，鄙视重体力劳动，是社会残留下的顽固旧意识，在人们心目中，烧盐是下苦力“无技术”没前途的工种，它是人处于低端社会地位的标志，所以烧盐工传统上自称为“烧盐匠”，也是长期承受社会歧视和压力的自嘲与无奈。烧盐工被国家劳动部门定为特繁工种，粮食定量48斤/月，无学徒期，按熟练工待遇，工资26元/月，半年即可转正定级，但定级工资标准却与其他工种没有什么区别。烧盐平锅长15米，宽4米，深60厘米，面积60平方米，用钢板焊接而成，如同一个大水池，让人望而生畏，后面相连一个30平方米的副锅（预热卤水用）。烧盐用高压天然气，灶下发出轰轰声响，蒸汽弥漫，盐水翻滚，场面撼人。那时实行的每周六天工作日和八小时工作制，一口平锅定员两人，并按“三班倒”生产，每班产盐3.5—3.8吨，全部用人工体力完成。烧盐不仅要靠强大的体力支撑，也需要掌握熟练的技术和经验，否则会因产量低和盐质未达标，受责或退盐。手工烧盐

操作必需净化卤水，加豆浆用桶挑，待卤水沸腾后，用长把竹编“灶笠子”，反复捞除漂浮的盐泡杂质，做到“提清化净”。在卤水沸腾蒸发的浓缩过程中，还必须密切观察沸卤的盐粒“落渣”结晶状况，掌控好时间火候，及时采取措施，使烧出的盐粒大洁白，量高质优，整个生产过程全在繁重的体力下进行（只有少数厂安装了捞盐机）。当观察到锅中结晶盐达到固液比例时，即开始压火捞盐，烧盐工冒着高温蒸汽，用十多斤重的长铁耙，一耙接一耙的将滚烫的带水盐，从锅首拉拖到锅尾成堆，再用铁铲奋力将盐快速铲抛上晾盐棚堆积，完成捞盐这一过程，是烧盐工劳动强度的高峰，是耗费体力最多最重的环节。待捞盐完毕后，再抬热盐水管淋盐净色，待下一班来，再将沥干的盐翻铲到副锅平台上，以便斗车装运。因盐沥水需要时间，下班翻铲上班的盐，即接班翻盐，这种接力交换方式，只能调整时间间隙，减轻不了任何劳动强度。烧盐工的双手，先起血泡后长茧是常态，衣裤鞋洗涤晾干后，仍然会泛出一层盐霜，长年四季，上班全身汗如雨淋，下班便是筋疲力尽。班中若体力不支或突发疾病，中途退班就医，烧盐工称为“丢干柴”，这种现象其他工种极为罕见，故烧盐工之辛苦劳累可窥一斑。夏日是对烧盐工最严峻的考验，整个灶房如同蒸笼火燎，酷热难当，热浪和盐水蒸汽卷面扑脸，唯有的降温排气扇反带来不适，急速的热风更让人浑身愈热发烫，任何降温措施，在烧盐工所处的特殊环境里，都难以发挥作用。在高温下的灶房里，容易造成人意识疲困。盐锅边口离地面不到二十厘米，火膛燃烧使两侧走板凹凸变形，行道高低不一

样，有的地方与锅边口齐平，形成隐患，若体差突发昏厥或不小心跌进沸腾的盐锅里，后果不堪设想。盐场例证史载，凡遭遇此举不幸者，其状惨不忍睹，难有活命之机，生还者几无。所以安全生产更成为烧盐工的重中之重，但从社会现实中看，人们对烧盐工劳累辛苦，精神高尚，对国家贡献大的这种评价共识，往往与烧盐工的实际社会地位相距甚远，充满矛盾。在那些年代，特别是谈婚论嫁时，工种成为一大障碍，对方听说是“烧盐匠”，马上就会谈虎色变，退避三舍。相对女性烧盐工压力似乎小点，但对于男性却是极大的灾难。长期以来，不少男性烧盐工熬成了大龄“青年”，仍单身难找到女友，成为一个时期尴尬的社会像。因而，有关“烧盐匠”历史的闲闻轶事，也在盐场和社会上甚为流传，据老盐工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进盐场干活叫“蹲场合”，烧盐的地方称“灶上”或“圈子”。烧盐工因长期在高温下干活，挥汗如雨，常衣裤湿透，干活体热而不舒服，本身就是缺衣少吃的穷工人，哪有多少轮换的衣裤。故干脆上身赤膊，下半身赤裸，只用一块围帕拴在腰上遮羞，内里也不穿裤衩，觉得这样既凉快，干活也方便，其实是一种辛酸无奈地选择，所以场合上不准女人进灶房，自然成了盐场特有而不成文的“规矩”。在旧社会，能在盐场找到工作的妇女，本就微乎其微，更谈不上有自由恋爱的机会，绝大多数青年烧盐工的婚姻大事，仍靠父母包办和亲友介绍，灶房成了与女性隔绝的“禁地”。抚今追昔，从历史的角度看，一个时代要根本改变“烧盐匠”的劳动条件，提高其社会地位，无论在何种制度下，都任重而道远。那个时代

的“烧盐匠”，虽为社会底层体力劳动者，属于被压迫受剥削阶级，但在以盐为传统支柱产业的自贡，因其所处的盐业生产重要位置，在政治上却有着不同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烧盐工人可以加入“袍哥”组织，虽然轮不到做“五大爷”之尊位，但当个什么“么叔”之类的普通成员却没有问题，其工作饭碗也可以得到保障，而“戏子”和“理发师”等职业者，却没有资格参加“袍哥”而被拒之门外。另据自贡史料记载，在20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国民党抓了烧盐工人作壮丁，引发了盐场工人的愤怒，发生了盐工攻打“五云村壮丁所”事件。为解救被抓的烧盐工兄弟，上千名盐场工人包围五云村，进行了激烈抗争，迫使国民党当局作出了不摊派烧盐工当壮丁的保证，以致后来再没发生过类似的事件。

从历史到现代，有关“烧盐匠”的传奇故事和生产趣闻，在盐场和民间世代流传，成为民俗盐文化的一部分。烧盐工人作为传统盐业生产过程中，产品的直接生产者，其古老精湛地制盐技术，连同行业神奇的凿井采卤工艺，已载入盐都悠久璀璨的盐业历史，成为蜚声中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烧盐匠”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敬业精神，应得到社会和人们的表彰和尊重，使其优良传统成为制盐产业的宝贵财富，让它的无私奉献精神和民族浩气，在盐都的发展历史中永放光彩。

安怀堂风云录

◎ 龚伟

公元2010年4月一个晴好的下午，应文友李觉英之邀，我去他家作客。那是一栋普通的红色砖混楼房，位于贡井区虎头桥公路边。在这栋房子三楼的一套二室二厅里，李觉英热情接待了我。这位五十开外的男子，有着宽阔而黝黑的面庞，敦实的体魄，健谈、开朗的性格总给人一种和蔼可亲的感觉。他看上去比往常更开心，原因是作为普通教师的他，荣获了全国优秀教师的光荣称号，这是他没想到的，为此他看上去特别开心。李觉英有把漂亮的小提琴，轻舒手臂的他灵巧的指尖在琴弦上轻快地摆动着，于是，那看上去极其平常的小屋便荡起了轻快、优美的旋律。

晚餐时分我们开始在酒香里推杯把盏。酒，是一种好东西，它可以让诗人们“斗酒诗百篇”，让色香味美的菜肴渲染出更融暖的氛围，也让我们的交谈更加欢快、愉悦。所有的谈话都是轻松愉快的，李觉英不自觉地谈到了他父亲，他的家族，还谈到了三多寨李陶淑堂、刘安怀堂。他说：“我知道你了解三多寨，但我知道的事你却未必知道。毕竟我是三多寨李陶树堂的子孙，也是刘安怀堂的后人。”他边说边为我和他的小酒杯把酒斟满，“嘭”地碰了一下，我们一饮而尽。

“你想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刘安怀堂吗？”他注视着我很认真地问道。看得出他心情特好，摆龙门阵的兴头正浓。我笑了，点点头算是对他的回答。他开始向我娓娓道来：

“50年代以前，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自贡盐场由井盐发家致富的盐商，都会修建些不同规模的豪华住宅。那些住宅一方面用来居住，另一方面也是各个家族重要事务的管理中心。它一般是以‘某某某堂’的形式命名，作为一个家族的象征，按当下的说法，它就是一张名片、标签，因为那些堂屋可以折射出盐商家族在社会上的名望、地位和影响。正如自流井老盐场的一句俗话：“你不姓王，不姓李，老子不怕你。”这王，就是“王三畏堂”，李则是“李四友堂”，这李、王两家是自流井老四大家族的两大家族。当然另外两大家族也就是“颜桂馨堂”和“胡慎怡堂”。此外三多寨我祖上的“李陶淑堂”、“刘安怀堂”也是颇有名望的家族之一。

刘安怀堂占地约1000平方米，用了整整三年时间于民国初年建成，它坐落在三多寨东北面山巅上，呈西北向东南的堂屋走向。堂屋的主人就是我外公——刘庆

堂——自流井盐商。刘安怀堂的“安怀”二字是有出处的。所谓“安怀”，出自《论语·公冶长》，即孔子对学生颜渊、子路谈志向时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他的意思是说，让年老人的安心，让朋友信任，让年轻的子弟们得到关怀。当然啰，安怀堂还有另一层意思：我曾外祖父刘举臣最初是在富顺县赵化镇开中药铺“安怀堂”起家的，也就是说，取这个堂名，也是对祖上创业之初期那些艰难是岁地纪念念。新建的刘安怀堂构造新奇、时尚、装修华丽。楼房主体呈纯象牙色。它融东、西方文化、建筑艺术风格于一体，洁白的雕花墙体，圆形拱门、底楼走廊外边罗马柱造型独特它的外形型设计、构造和贵州遵义会议旧址有些近似，但又有所不（1）、后者为两层，安怀堂为（2）、后者走廊为木质栏杆，安怀堂为石质雕花（3）、后者是独立楼房，刘安怀堂侧面建有配房数间；另外和楼房连接的花园更别有一番情致：园子里兰草、蕙草、茉莉花、海栀子香气四溢，当清晨从睡梦里醒来的时候，那清幽沁人心扉的香气会给你一个好心情；隆冬时节白梅花开了满枝头，随风飘落之时，恰似飞舞的雪花，梦幻般让人浮想联翩，寨子上的人们盛赞它为‘香雪海’；池子里游鱼浮动粼光光闪；葡萄架上一串串黑珍珠似的缀满清晨露地葡萄惹人喜欢；还有两棵巨大的银杏树高耸云间。中间是个坝子，它是孩子们玩耍的地方。那园子在我年少的父亲看来简直就是天堂！

就在这天堂般的住宅里，一些丝丝缕缕的往事却是鲜为人知的。“知道孙瑜

不？”他突然问我。“你是说老电影《武训传》的导演孙瑜？”我愣了一下，望着他迟疑的反问道。他点点头，继续说道：

“就是他。20世纪五十年毛泽东亲自撰写文章，标题是《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毛泽东在篇文章里，严肃批评了《武训传》的内容，也由此这部电影被禁止放映。80年代中后期《武训传》才得到公允地评判。就是这个被称之为诗人导演的孙瑜，就曾住在刘安怀堂。”

孙瑜出生在重庆，但他是自贡人。他祖父17岁那年不甘心仁寿老家杨家山的贫苦生活，离家出走，一个人来到自流井。在自流井，他做事情还算顺当。当过短工、学徒，后来开了一个打铸银器的小店子，再后来他在自流井成家，娶了老婆梅氏。但这个梅氏红颜命薄，她生下孙瑜他爸不久就去世了，接着，他祖父又娶了一个姓刘的女人，这女的也就是孙瑜的继任娘娘（继祖母）。在生意场上，孙瑜的祖父有些财运，他和我祖上合资开凿了“上丰井”、“汲卤井”两口盐井发了财。两口盐井经营一段时间后出现亏损后卖掉了，他祖父便在贡井石灰窑采泥塘购买了一套青砖瓦房，并且买了几亩田租给人耕种，自己则悠闲自在，能安享清福。在这期间，孙瑜他爸考中光绪年间的举人，这在当时可是光宗耀祖的大喜事儿。但是他继母刘氏却是个怪物，对孙瑜他爸向来就是鸡蛋里头挑骨头，总是爱找茬，眼看中了举人，又是讨老婆（娶妻）的时候了。她居然强行要孙瑜找一个肥得像堆肥肉似的女人，那女的是她远房亲戚，家住贡井住鹅儿沟，绰号人称“五花肉”。

当然，这是终身大事，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孙瑜他爸当场就和刘氏闹翻了，一怒之下离家出走。这位倔强的举人当然不愁饭吃，他在重庆轻而易举地找到一个教书的工作，就这样安顿了下来。不久娶了个大家闺秀，那女子端庄贤惠知书达理，很有教养。她姓王，就是后来孙瑜他母亲，她是重庆小什字街一家香粉老店“桂林轩”王家大族的女儿。后来就有了他和两个姐姐以及两个弟弟。孙瑜12岁那年，先后和他母亲、他二姐还有姐弟几人回到自贡贡井，那是孙瑜第二次回贡井老家，就在那年，我们同宗祖辈的李子瞻和他二姐喜结良缘，娶亲那天就是孙瑜陪她二姐孙成琚来到三多寨的。

1937年7月7日，日本人策划了“7.7卢沟桥事变”，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时东北、华北等东南沿海城市的中央工业基地和大部分群众纷纷迁往内地躲避战乱，上海沦陷前夕，孙瑜也从上海历尽艰险回到重庆，几经周折后来到自贡三多寨寓居在她姐姐孙成琚家里。

有一天，孙瑜在他姐夫在李子瞻的陪同下来到了刘安怀堂。刘安怀堂里我父亲刘云汉、李陶淑堂的李融宣、李声庸、刘毅恭（我五舅）等人正在排练川剧折子戏赵熙的《情探》。那时候，三多寨的盐商、富人十分盛行看川剧，尤以李陶淑堂的人最为痴迷。自贡有名的“凤仪班”、

“富春班”都是李陶淑堂、刘安怀堂的常客，他们上演的《穆柯寨》、《双贞烈》、《情探》等剧目受到了三多寨地主、盐商、达官显贵的喜爱。受此熏陶，我外祖父刘庆堂组织了一个业余川剧社，

名叫“咏育社”，当时咏育社在三多寨很有名气，主要吸收了一批青年人参加，又聘请了几个著名的川剧老艺人进行训练。这个剧团相当于我们现在“卡拉OK”性质，办来自娱自乐的。

那是个隆冬时节，天气虽然明朗，但冬天的寒意依然弥漫在三多寨冷清、安宁的山野之间。孙瑜戴顶黑色绅士帽，外罩麻灰色的大衣，侧分的黑发油光可鉴，他高挑的个子，清瘦但和颜悦色的面庞给在场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他和李子瞻谈笑之间走进刘安怀堂“彭城第”大门后，看见我父亲和剧社的小青年正在锣鼓喧天兴头十足的场面便停下了脚步，饶有兴趣地观看起来。很快小伙子们看见了他俩，兴冲冲地围过去，经介绍，小戏迷们得知陌生人就是赫赫有名的孙大导演时，一下子就兴奋起来，那情形就跟今天的歌迷粉丝见到了刘德华一样。李子瞻和孙瑜的示意大家坐下。微风吹过，偶尔有白梅花的香气随着冷风飘忽。孙瑜微笑着环视了一下四周自言自语地说，这房子修得真好，院子也别有一番情趣哟！如果是在上海，这样的房屋倒不足为奇，但在这个偏僻的地方能见到确实有些意外啊！接着他说道：“你们排练得很好哦。只是如果能结合眼下国难当头这一历史重大历史事件来编排折子戏的剧目那就更好了哟。你们想想，可不可以借用一些历史剧来编排呢？比如，《屈原》、《易水寒》等剧目都可以改编成折子戏的，用来唤醒我们身边的人们，以‘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决绝精神投身于这场关乎民族存亡的战争不是更好吗？”……孙瑜的一席话让小青

年好像一下子找到了方向似的，一下子茅塞顿开。后来在我父亲等人的要求下，孙瑜住进了安怀堂，以便于指导他们新编川剧折子戏《易水寒》和《屈原》。在这过程中孙瑜和我父亲那些咏育社的年轻人曾合影留念，那张弥足珍贵的照片可惜在“文革”抄家过程中损毁了。父亲为此一直耿耿于怀十分痛惜！我父亲解放后进入自贡川剧团成为了一位专业的川剧编剧，这和孙瑜来刘安怀堂对他的教诲、指导有很大的影响。”

“真没想到！”我自言自语地感慨道。

“没想到的事多着呢，来喝烧酒！”李觉英笑呵呵的，再次把酒杯斟满，我们一饮而尽。

“在三多寨的走廊栏杆上有八块碑文非常珍贵。它是刘光第亲手撰文为我外祖祖（外曾祖父）写的一篇寿序。”他有些兴奋地继续对我说道：“安怀堂的建成和刘光第有一定关系！”

有一年，我外曾祖父刘举臣和外曾祖母黄宜人两位先人准备因为六十、五十大寿大宴宾客，作为义子的刘光第亲自撰文手书一篇寿序《诰封奉政大夫刘举臣六十暨配黄宜人五十寿序》用以祝寿。这是一篇“以规为颂”的寿序。在寿序里，刘光第以慈禧太后六十寿辰本欲在颐和园举行规模庞大的庆祝盛典，但就在这时日本侵华战争爆发，面对清军连续战败，西方列强虎视眈眈的严峻现实，慈禧太后不得不取消了颐和园的祝寿大典这一事例，规劝举臣公居安思危：“余谓方今时事阽危，高瞻远瞩之士，宜有深怀，约乡里贤

人长者，尚诚朴，去奢伪，正人心而厚风俗。悉罢一例浮虚不急之务费，储财积谷，择深谷险远能保安之地为守备，以防大患。”在这里刘光第的“择深谷险远能保安之地为守备，以防大患。”这一建议为后来我外祖父所采纳，所以有了偏僻之地三多寨的刘安怀堂。

有关我外曾祖父刘举臣和刘光第的关系有些文史资料说法不一，有的说刘光第是刘举臣认的同姓不同宗的族侄；有的说举臣公认识刘光第时已经是饱学之士了……这是不客观的。我外曾祖父，祖籍广东，康熙年间湖广填四川，刘氏祖先自广东迁至威远县观音滩（今双河口）一带务农。道光末期，随着富顺一带井盐产销的日渐兴盛逐渐带动相关行业迅速发展起来。刘氏祖先由此举家迁往富顺县赵化镇居住，并开一家小型的中药铺，取名《安怀堂》。在二三十年的经营中积累了相当部分财富并开始购置房产。在此过程中，安怀堂的我外曾祖父刘举臣结识了以剃头为生的刘光第的父亲。在彼此的接触中，刘举臣发现幼年的刘光第很有灵气，绝顶聪明，但出身贫寒，在那个年代穷人家的孩子是没钱读书的，正如诗人导演孙瑜在《武训传》里反映的那样，即便读了书也没资格参加科举考试。况且刘光第的父亲是剃头匠，在清代，有两种人在社会上的地位是最低的，这就是剃头匠和妓女，这两类人在当时的四川连加入“巴郡”都是不可能的，参加科举考试就更不可能了。于是，刘光第的父亲欣然接受我外曾祖父刘举臣的提议，将刘光第收为同姓不同宗的义子，接到安怀堂（富顺赵

化安怀堂），请当地有名的私塾先生对刘光第和亲生儿子刘庆堂传道授业。外曾祖父后来迁居自流井斑竹林，刘光第也跟随来到新居。这样便改换了他的门第。刘光第果然不负厚望，连中秀才、举人、最后进京殿试高中进士，为光绪所赏识，任刑部主事，四品京堂着在军机处行走，参与变法。听我母亲说，刘光第是个很有血气的男人，当时在北京菜市口刑场上，他是唯一绝不下跪受刑的。在他看来，他上跪天，下跪地，再跪父母双亲和皇帝。所以绝不跪其他人，刽子手出于对他的敬仰也就随了他的意。当那把锋利的大刀准确地从他后脑下的颈骨和脊骨之间扫过，人头落地的瞬间，刽子手听见翕动的嘴唇在说话：“好刀法！”这是来自落地头颅的声音，人头落地，身躯却依然站立不倒，这让行刑刽子手大惊，立即双腿跪地喊道：“给刘大人道喜啊！”这句“给刘大人道喜啊！”我母亲从年轻时听说到现在，每当提起刘光第，她都还在念叨。

戊戌变法失败，刘光第在北京菜市口被害后暴尸刑场多日而无人敢去收尸，因怕受株连。最后还是我外曾祖父刘举公冒着极大风险并出资，暗托可靠人士装殓，极其隐秘地由陆路从北京运往通州，然后装船沿运河运往扬州，转入长江，再溯江而上到达四川泸州，又转入沱江，逆水而上运回家乡赵化原籍安葬。后来我外曾祖父还把刘光第的子女接回家中，一直给予培养，教育直到成人。客观地说，刘光第为振兴民族大业而早殇，被国人所怀念并载入史册，与我外曾祖父在思想上、经济上帮助和支持是分不开的。

公元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我父亲李云汉收到一封来自四川省文史馆的来信，寄信人是当时四川省文史馆负责整理戊戌六君子之一——刘光第历史材料的王善生，他是我五舅公。来信内容主要是询问我父亲是否保存有刘光第的历史遗物和其他材料（王善生了解刘光第与我家族的关系）。我父亲回了信，在信里我父亲介绍了“刘安怀堂”刘光第石刻寿屏的相关情况。五舅公收到回信，了解到相关的情况后，立即向当时担任四川省副省长兼省文史馆馆长的张秀熟汇报，张秀熟随即叫王善生给我父亲复了信，请先寄去样本审阅。我父亲收信后，通知了在安怀堂废墟中找到石碑残片的李道微，李道微是我四哥，搬运石碑残片时我也参与了，至今还记忆犹新。四哥后来将此石碑残片上的字迹拓印成纸样寄达成都。不久，富顺县文化馆派来两名干部持王善生信函与刘汉云取得联系，收集挖掘工作就这样开始展开。

刘光第石刻寿屏，是公元1895年安怀堂刘举臣公六十大寿暨其夫人黄宜人五十寿辰由刘光第亲自撰文并用颜楷体书写的一篇祝寿序，由刘庆堂（举臣公之子，我外公）请当时自贡市著名建筑、石刻家陈葆初临摹雕刻在石碑之上而成。石碑共八块，两面皆刻有碑文。采用的是湖北楚石，质地坚韧。每块高104厘米、宽44厘米、厚8厘米，双面镌文。有两块石碑一面刻寿联，大字径约14厘米、小字字径约4厘米；两块寿联背面及其他各块两面均刻寿文，每面竖刻文字六行，满行为14字，少数有空格，故每面80余字不等，字

径约为5厘米。此碑当年刻成之后，存于老宅双河口竹林湾，三多寨新修安怀堂落成之后由双河口刘氏宗祠运至三多寨镶嵌在“安怀堂”底楼过道顶上。解放后由于安怀堂年久失修，房屋坍塌拆毁不知去向。

1981年，在李云汉和富顺馆工作人员的多方搜寻下，这组石碑共八块全部找回，但部分石碑和字迹已经损毁了。记得当时找到的八块中有一块已经断裂了。在找回来以前，那些石碑还在默默无言地为它的主人们家服务哟！它们有的是附近村民们猪圈里面的石栏板，他们在为那些吃了就睡，醒了就吃的老爷们遮风避雨；有的匍匐在鸡窝里，成为了雄鸡们卧榻的地方；有地躺在臭水沟里，他们硬朗的质地在有的污水中沉默着。看得出啊！那些刻着珍贵文字的石碑在“十年动乱”里也在为他们的新主人鞠躬尽瘁哟！那八块石碑找齐后，至今还保存在富顺县文物管理局，这也算有了个好归宿……”

夜深了，客走主人安。道别之后的我匆匆上了一辆出租车。透过车窗，路边熠熠闪亮的街灯缓缓向身后远去；那些霓虹灯璀璨的光芒毫无声息地被抛在身后；夜宵店暗淡灯光下宵夜的人们在觥筹交错的推杯把盏之间，在猜拳行令之间和吵吵嚷嚷之中逐渐被脚下飞转的车轮碾碎、消隐。

我想起了刘安怀堂，那是一个月前留给我的印象：阳光从东方空旷的原野上斜照下来，它把灰暗、褪色的，泥灰剥落的“彭城第”勾勒出一个清晰的轮廓。在古老的青砖灰瓦和石墙构建的堂屋左侧，突兀的连接着当下瓦窑里烧制的红砖墙，它们和20世纪初建成的安怀堂古怪的不很协调的焊接在一起，仿佛一个庞大的爬行在这山巅上正在蜕变的怪物。正门、侧门、窗户为红色的砖块封闭着，似乎它要让安怀堂久远的过去，和着这日渐坍塌凋敝的住宅封存起来，不让它重见天日。不过我想，这种可能性不大……。



老家的回忆

◎ 自贡嘉祥外国语学校初二年级 余元皓

我常常想起我的老家，想起我的爷爷和奶奶。

老家是一栋不大不小的二层独立小院，楼上有一间房，一个小花园和鱼池。楼下除了几间房外，还有一个小院子，院子里种了许多花草树木，在爷爷的精心栽培下，小院显得一片生机勃勃。特别是靠墙的黄桷兰树，是爷爷20多年前栽种的，如今树已经长得又高又茂盛，我在二楼的阳台上就能伸手触摸它的枝叶。一到夏天，黄桷兰花持续不断开放，淡淡的幽香为闷暑难耐的夏日增添了一抹清新爽利，邻居们都十分羡慕。每当这个时候，奶奶总要将最大最好的黄桷兰花摘一些送给他们。

爷爷个子不高，一米六几的身高，平时笑呵呵的，一直住在老家长土。我小时候是在老家长大的，记得那个时候爷爷总爱坐在自家小院里的躺椅上，拿起扇子边扇边看我和小伙伴们追逐嬉闹。爷爷从不因为我们顽皮而发火，一直都十分慈祥。晚上爷爷睡觉时，那鼾声如同打雷一般响，于是我便戏称爷爷叫雷公。而爷爷也会笑呵呵地说：“那你就是一个小雷公了哦！”

奶奶厨艺很好，会做一手好菜，如回锅肉、佛跳墙、糯米鸡、红烧肉……，

其中红烧肉便是奶奶的独门绝技，也是我最喜欢的美食，百吃不厌。每一次回老家，奶奶总会做不少色香味俱全的红烧肉给我们吃。奶奶做的红烧肉，香而不腻，不仅肥肉和瘦肉的厚度刚好，而且闻起来香气扑鼻，让人垂涎欲滴。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奶奶总要露一手，让客人们吃得尽兴。我吃着奶奶做的红烧肉，边吃边开玩笑说：“奶奶，要是你在华商国际城开一家红烧肉店，保证天天满员，说不定到时候还要预约呢！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小余的红烧肉。”奶奶笑眯眯地说道：“好，就叫小余的红烧肉。你来当一个小老板，我来当大厨，你爷爷当服务员。”我也高兴地说道：“太好了！”

在老家，那个不大不小的小院是我成长的摇篮。爷爷那打雷一般的鼾声是我小时候欣赏到的最优美的交响曲，奶奶那色香味俱全的红烧肉是我吃到的世界上最好的美食。

怀着美好的心情，我又想起老家，想起爷爷奶奶了。

编辑简评：本文以细腻的笔触，叙述了老家，特别是爷爷奶奶的细节描写非常生动，个性特征鲜明，首尾照应好。

折多山之巅

◎ 江东南湖校区六年级6班 陈怡静

窗外山风猎猎，我随爸爸妈妈们坐在温暖的车中，向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折多山进发。

在前一刻，天空还是晴朗的，纯洁的只有那澄澈无比的蓝天，以及那纯白的云。现在，天空片片云便聚起来，遮蔽了耀眼的太阳和澄澈的蓝天。天空暗了下来，风呼呼地吹着，疾速地滑过车窗边。

终于，我们来到折多山的山脚下，我们拉上衣服，戴上帽子，下了车。

风吹得更猛了，黄沙被风吹起。这里的人们，纷纷用手拉下帽檐，企图挡住那漫天的黄沙，我也不例外。在这狂风之中，似乎人随着沙都是虚浮飘移的，唯一在这狂风之中不为所动的只有那块刻着红字“折多山”的巨大石头了。

我们逆风而行着，在通往观景台的楼梯前停住了。这个观景台位于著名的折多山之巅，是折多山的最高点，海拔高达4980米，是观赏蜀山之王——贡嘎雪山的好地方。

我从下往上看，只见楼梯笔直地向上伸去，楼梯上有一半结了大约有10厘米厚的冰。楼梯上几根小细绳上的象征藏家吉祥如意的经幡在空中飞舞着，一个个人影从经幡下隐隐约约钻出来，一会儿暴露在天

空之下，一会儿猫着腰隐没在经幡之中。

我跟着爸爸妈妈一步一步地向上攀去，绕过结冰的地方，躲过密集的人群，在飞扬的经幡之中穿梭。不知为什么，五彩缤纷的经幡，在我眼中，它把那些攀登的人影衬得格外神秘、好看。我一手抓着经幡，避免被风吹倒；一边弓着腰，避开那被风吹得飞扬起来打在我脸上的经幡。

就这样，我们逆风而上，登上了山巅。

遒(qiu)劲的风越吹越猛，使眼前的景象更加壮丽、豪迈。远远的贡嘎大雪山屹立在眼前，而山下那些山丘显得那么渺小，一大一小相得益彰，给我们展现一副壮美的图画。此刻，我张开双臂，快乐得想对着天空大喊，我的头发如同那些飞扬的经幡一般。

神秘藏区的刚劲之风依旧呼呼地吹着。

观景台上，人们都在快乐地指点评论。我站在折多山之巅，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满心的是兴奋与自豪。

编辑简评：本篇游记散文，突出主体，层次清楚，细节鲜明，写出了有关特点，写出了自己的美好感受。

又随爷爷去牧牛

◎凤凰学校六年级2班 刘旭燊

又是一年国庆长假，我们一家再度前往阿坝藏区金川县爷爷家。

早上喝藏区的奶茶，吃酥油，啃馒头的生活让大家有点儿不适应。但还好，多几天就习惯了。

第三天下午，我终于可以随着爷爷去山上接牛了。表弟见了，问爷爷：“我可以和你们一起去吗？”“当然可以，山上冷，再去带一件外套吧！”爷爷答道。我与表弟飞快地跑回里屋，拿上衣物，又飞奔向爷爷身边。就这样，我们启程了。

“爷爷，现在咱家有几头牛啊？”“有八块牛。”见爷爷这样回答，我才反应过来。“块”是当地的方言，无论是个、片、只等量词，在金川都用“块”来表示。我回过神来后，我又问：“爷爷，母牛又产小牛了吗？”“是啊，还不少呢，两块小公牛。”不知不觉，我们脚下就没了水泥路，山下大渡河已是一条银绸一样；山脚下小屋已成星星点点，点缀在大山之中。我侧着身子，尽量不让荆棘刺到，也提醒表弟，让他小心荆棘丛。远远望去，只见草丛中有几片黄白色的花斑，爷爷告诉我们，那便是我们家的牛，他们正嚼着鲜嫩香甜可口的草呢。爷爷说：

“你们到那儿站着，牛怕生人，等我把它们赶走了你俩再上来。”说罢，爷爷前去赶牛，而我们在草丛边站着。

牛群过来了，有的牛头上牛角很

长，见着我们，它把头低着，甩着头，用鼻孔大出气；有的牛牛角不长，一见我们头一摇，尾巴一甩，很快就走过去了；两头小牛并排走在最后，牛角刚冒小尖儿，调皮地闹着、玩着……

我数了数，一共七头牛。爷爷告诉我们，还有一头在更后面。它找不到回家的路，一会儿它会跟着这些牛群来。路上，表弟问：“哥哥，牛为什么自己找不到路呢？”我想了一想说道：“你这样想吧，它们天天上上下下，下下上上，来回的路都走了上百回了，能找到回家的路吗？”“原来是这样。”弟弟笑了。

不久，身后传来一声声“哞……”的叫声，牛听见了都回头望，原来是爷爷赶着最后那头牛来了。爷爷说：

“它可能是口渴了，到下面水沟里喝水，不过它也知道该走了，我到时它正往这边小跑过来呢！”

牛，是忠诚的动物。在金川，人们都把牛放在一片开阔的草地，没有栅(zha)栏，它们也不会乱跑，就算去喝水，也不会走很远，也会定时等着主人来带它们回家。赶着牛，走在回家的路上，我和表弟觉得蛮有趣。

编辑简评：本文写特别生活，写出了有关特点，造句流畅；全文人物、动物细节生动，自然亲切。

雨天的故事

◎ 绿盛南湖校区六年级2班 陈乐希

雨天总让人忧愁、不安，可是那天在这风雨之中，我却感到了欣喜温暖。

那天，我走在回家的路上，天灰蒙蒙的。望向天空阴沉的脸，我不由加快了脚步，心想：不好，快要下雨了，得赶快回家！“隆隆——”果然不出我所料，一阵闷雷响过后，我的头顶上，落下了两三滴雨点。风也变大了，把路旁的大树吹得

“沙啦啦”响，好像都在嘲笑我这狼狈的模样。哎，刚刚和同学玩过，要回家，老天就这样对我吗？我一见到前面有个超市，就连忙奔过去，躲在了门口。

“哗哗”，雨越下越大，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怎么办？看来一时半会儿也回不去了！我来回踱步，周围的人匆匆打伞而过。

“小妹妹，你需要伞吗？”一个温柔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嗯？”我转过头，看见了一个个子不高，但衣着整齐，面带甜甜的微笑的阿姨。“我看你在这里迟迟不走，就想着你需要伞回家。”阿姨轻拍我肩，准备把伞递给我。我刚想接过伞，可转念一想：不行，我拿了伞，阿姨怎么办？我说：“不行，阿姨我不能要您的伞。”“我的家离这不远，几步就到了，你就拿着伞回家吧，天晴了你把伞还

到超市的收银台，我会去取。”阿姨说完，留下了伞，走了。我呆呆地站在那里，望着她在雨中的背影渐行渐远。

我默默撑起了伞，走回家的路上，心中涌起一股感动。

滴嗒，滴嗒——在伞下的小小空间里，我，感到无比温暖，我在心里说：“阿姨，谢谢您！”

编辑简评：本文写社会生活，以小见大，表现人性的高尚美好；故事详略恰当，人物细节描写生动，造句流畅。

秋 声

◎ 自贡成都外国语学校高一（1）班 余卓颖

不同的季节拥有专属的声音等待你去聆听。

秋雨滋润大地也轻叩我的窗，特别是在这宁静夜。我的心也更加平静，因为秋雨之声是大自然的赏赐，是天籁之音。她没有夏季狂发，也没有冬雨的料峭，

“赤日黄尘势已穷，凄风苦雨却匆匆。”在陆游的诗中她可是苦雨。读诗思雨引人以淡淡的遐思。

一片秋叶在秋雨中归根同雨声相融。闭眼，放慢你的呼吸，伫立窗前，那沙沙的声音便无比清晰。仔细聆听那可是秋叶的低语，向你娓娓道来它曾在枝头的风采与见闻。让你在聆听中联想它们的故事……因为“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在杜牧笔下她有着曾经的迷人。

秋风舞动，秋雨翩翩，让你忘记夏日的劳作去追逐与春的相似——温柔、贤惠。此时的她似乎与秋高气爽有了距离，但你一定会联想，因为那一定是明天，这不禁让我精神抖擞起来，因为她将带走我此时即便是那点淡淡的忧伤和寒意。即便升腾起“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的对秋风秋雨的生畏而吟诵，那也是杜甫忧国忧民的对昨天与前天感

叹。——朋友们，在这夜幕下的秋风秋雨中你是否也在聆听？

秋，是隐忍的，也是收获的；秋雨，是柔和而甜美的；秋，是有声音的、是会吟诵的——不仅是她，还有你，还有秋虫、还有南飞的大雁以及整过天宇……此时我似乎才真正地感受到了，这才是聆听秋雨的意义。

指导教师：岩人

编辑简评：本文语句优美，想象丰富，景随情生，情景交融。文章开阔了读者的视野，充满了艺术魅力。

我和我的表妹

◎解放路中学一年级6班 陈泊言

一个时期，我的表妹住在了我的家里。

说实话，我不喜欢她，因为她一来，分享去了妈妈对我的部分关心。直到那一天，我改变了我的思想和情感。

叮叮叮，那一天，家里的电话响了起来。刚回家的我，接起了电话。“喂，乖乖，我和爸爸有事要很晚才回来，你去表妹学校接一下她吧！”我还没说话，妈妈就挂断了电话。我心想：凭什么要我去接，我本来就不喜欢表妹？我一脸不高兴地走到了表妹的学校门口。这时，我的手表又震动了几下。我一看，是妈妈发来的信息，上面写着：幺儿，接妹妹要到班级门口接，是一年级三班，不然她会找不到你的。在保安叔叔的指引下，我来到了教室门口，旁边的家长纷纷议论：这是谁家的姐姐啊？都学会来接妹妹了，真好！我听了这话，骄傲地昂起了头。叮叮叮……表妹他们放学了，表妹一见我就飞快地跑来把我抱住，激动地说：“姐姐，姐姐，你来了！”表妹大方向老师介绍：“老师，这是我的好姐姐！”老师把她的作业放到我的手里，说这个算数一定要计时哦，还有……我很认真地听，这让我突然感受到了什么，哦，一份责任！

表妹的懂事、可爱让我改变了自己的偏见，她也越来越粘我了。

一天，我有急事，出去了一会儿，回到家后，我就听到有人在嚎啕大哭。我

一瞧，这不是表妹吗？我跑过去，抱着她说：“妹妹，你怎么了？”只听她抽抽噎噎地说：“我……找你……没有找到，我……就……”我说：“小傻瓜，我现在不是回来了吗？”这时，她又如阴天转晴天，一下子不哭了，咯咯咯地笑了起来。一会儿，她说道：“姐姐，快带我去玩病人与医生的游戏。”表妹对我的依赖，让我很感动。我温柔地说：“好好好，姐姐立马就带你去玩游戏。”我牵着她那热乎乎的小手，走到了我的房间。

可是，我认为作为姐姐，有时该凶也得凶，不然就会把她惯得娇弱了。

表妹又央求我带她去玩滑滑梯，我原本是不同意的。可是，看着她那恳求的眼神，我心一软，就带着她下去了。我们玩着玩着，突然表妹大叫道：“啊，蚊子！”接着见她翻了出去，摔倒在地，大哭起来。我见她没什么事儿，便吼着她说：“蚊子有什么可怕的，你瞧，现在是不是受伤了？起来，坚强点！”表妹一边小声哭泣，一边慢慢随我走回家里。回家后我又批评了她，她之后再也不脆弱了，变得坚强起来。

我那可爱又可亲的表妹啊，你是我的好妹妹！

编辑简评：本文叙事具体，人物细节描写生动，表现了成长的美好。

他们的故事

◎贡井区育才学校六年级1班 刘曦月

秋，一个丰收的季节，又一个新的学期开始了。

雨是一个忧郁的小学高段男孩，成绩不好，也没什么才华，所以没有什么朋友。

风是雨同班的一个开朗的男孩，成绩很好，不仅会踢足球，还会拉小提琴，所以很多人喜欢他。

一次体育课，风非常踊跃地参加了跑步比赛。雨为了让人看得起自己，竟然也参加了跑步。一声哨响，风飞快地跑出去了，雨由于身体不好，刚跑出去就摔了（班上的同学都看不起他，就没打算要帮助他）。还好，风在，风跑出去听见雨的叫声又立刻返回来搀扶雨。雨却对风不理，好像根本没摔着似的，立马站了起来。

音乐课，风拉他的小提琴在大家面前展示了一番，同学们连连称赞，只有雨一直眼睛瞪着风。风唱歌时也唱得很好，大家纷纷鼓掌，只有雨坐在角落，阴着个脸。音乐老师看雨一直木着个脸，就请他来唱歌，可是雨刚一张嘴唱歌，五音不全，引起了同学们的哄堂大笑。

时间流逝。这是一次半期考试，风的成绩还是像以往那样好，三科平均95

分；雨的成绩依旧差，三科平均分不及格。一天，老师安排了风当雨的“老师”。一天又一天，阳光的风很真诚地帮助着雨。这样，两个男孩的关系渐渐变得好了起来，后来成了朋友。

一学期，又一学期过去了，雨的成绩很好了。

又一个秋收的季节里，两个男孩收获了茁壮成长的硕果——他们两个都考上了理想的重点初中。

编辑简评：本文故事有层次地发展，人物细节鲜明，中心思想深刻。



我学种蔬菜

◎大安区广华山小学校五2班 黄星铭

习近平爷爷曾经说过：“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幸福不会从天降，美好生活靠劳动创造。”这两句话，我五一假期里在学校的劳动基地学习种蔬菜，有了深深的体会。

五月五日是劳动节的最后一天。一大清晨，我和爸爸就来到学校，在班主任张老师的带领下，和其他同学、家长一起来到学校的劳动实践基地，我们将在班级菜园里学习蔬菜种植。

种植前，我们先对刚圈出的菜地进行清理整平。张老师和宋梦婷负责清理小石块儿；宋梦婷妈妈负责松土，只见她手里的锄头上下翻飞，可熟练啦！我和爸爸负责的是清除杂草。爸爸教我紧紧拧住草

的根部，使劲往上拔，说是只有彻底拔出草根，以后才不会再长杂草。因为天气炎热，不一会儿，我就觉得小脸发烫，头上也开始冒汗了，汗水流进眼睛里涩涩的，我赶紧用手背去抹。旁边的爸爸看见了，笑着说：“用汗水浇灌的蔬菜会更茂盛哦！”我们加快了进度，不一会儿，杂草全部清理干净了。

为了运一些新泥去菜园，我们能够找到的所有可以装运泥土的工具都找来了：水桶、塑料盆、簸箕……把泥土从操场一角运到菜地里。你瞧：土堆旁，老爸正握着铲子奋力地往桶里装土；同学们铲的铲，提的提，抬的抬。就连我们的肖校长也来帮忙了，看，她正手提一满桶的泥

土和同学们一起奔波在运土路上……

地很快平整好了，随着宋梦婷妈妈的一声：“现在，咱们可以种菜咯！”同学们将早已准备好的菜苗拿了出来：茄子苗、辣椒苗、丝瓜秧、藤藤菜、血皮菜……应有尽有。我们根据菜的种类将菜园进行了合理的规划：藤藤菜用来镶边，长出藤后他们斜斜地倚靠在白色的栅栏上，会别有一番韵味；丝瓜种植在靠围墙的地方，这样藤蔓才有更多向上攀爬的空间；茄子苗、辣椒苗、莴笋苗、血皮菜比较多，这四种蔬菜就交错种植在园子的中间，这样整齐又美观。

所有准备工作都做好后，爸爸开始手把手教我种蔬菜啦：挑好菜苗后，先从打好的土窝里刨出一些泥土，将菜苗放进土窝中，接着把土覆回来盖好菜的根部，并用手压实，最后再均匀地撒上一些泥土，这棵菜就种好了。我们又找来一些塑料薄膜，把它覆盖在菜苗的根部，老师说这样既能防晒保湿，又能恒温固土，可以大大地提高菜苗的成活率呢！

菜苗栽完了，该浇水了！老师和两位家长一起把两根水管接在一起，套在水龙头上。爸爸拿起水管，“瞄准”一棵棵菜苗，随着老师一声令下，宋梦婷打开了水龙头开关，水喷涌而出，让这些已经有些缺水的菜苗饱饱地喝了一顿。

蔬菜种好了，时间也接近中午了，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大家早已热得满脸通红、满头大汗，可看着菜园里刚种好的一棵棵蔬菜，我一点儿也不觉得热了，心里只想着：菜苗啊，你们快快长大吧！

这一天，我才真正明白了：劳动也许是累的，但它带给我们更多的是欢乐和希望，我们幸福的生活要靠劳动来创造！

指导教师：张跃

编辑简评：本文开篇引用习近平爷爷的话，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结尾的点睛之笔不仅与文章开头相呼应，更是突出了文章的主题。整篇文章写出了小作者的真情实感，字里行间透露出儿童的情趣，让人读起来倍感亲切。

抗击新型冠状病毒顺口溜

病毒无情人有情， 静候武汉传佳音！

◎大安区广华山小学校五年级3班全体同学

武汉传来新病毒，防护之心不可无。
冠状病毒来得急，万众一心齐抗击。
遇到疫情不着急，预防措施要切记。
口罩一戴健康在，不要出门免意外。
疫情时期别乱跑，传染肺炎不得了。
室内通风勤洗手，信谣之心不可有。
不聚餐来不聚会，别给病毒留机会。
今年过年不串门，串门只串自家门。
坚信科学跟党走，相信医生信心有。
病毒无情人有情，静候武汉传佳音！

指导教师：钟惠芳

编辑简评：孩子们集思广益，妙笔生花。采用七言律诗的形式，让预防新冠的小常识脍炙人口，深入人心。少年强则中国强，孩子们加油，中国加油！